熙朝新语

清代历史资料丛刊

清·余金 著

清代历史资料丛刊

熙朝新语

清·余金辑

熙朝新语

共一册 全书

定价一元一角

上海古籍书店影印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号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古—28) 1—10000

影印说明

《熙朝新语》十六卷，徐锡麟、钱泳同辑。本书早期刊行时，曾取徐、钱两人姓氏偏旁，托名"余金"纂辑。书中杂录清初至[illegible]各朝史事，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水利、农艺、人物轶事等各方面，可供清史研究者和一般爱好文史的读者参考阅读。

原书刊行于道光四年。影印前曾用嘉庆刻本和其他本子校正了不少错误，并加了圈点。

上海古籍书店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余自少至老。以衣食奔走。嘗七上京師。側
聞名公卿緒論。仰見
國家聲明文物之盛。上自
朝章掌故。下逮嘉頌謳謠。楊厲無前。新奇
可喜。日有所聞。難以悉數。每擬筆之於書。
往往記憶不眞。歲乙亥自滇南歸里。道出
武昌。於市肆中得欽人余德水所輯

2276:25

熙朝新語一書。展卷讀之。與余曩昔傳聞異辭。俱足互相印證。其書多采諸前人著述。中無一臆撰訛傳之語。且又旁蒐軼事。發潛闡幽。凡登臨耳目所經。巷議街談所及。自

國初至今二百年來。有關於政事文章人心風俗者。靡不具載。亟令生徒鈔錄成帙。

略加編次。釐爲十六卷。付諸梓以公同好。書名撰人俱從其舊。示不敢掠美也。我朝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自今億萬斯年。詞林佳話。藝苑名言。日積月累。不可祈覇。續輯之作以俟將來。

嘉慶戊寅春三月吳郡守𩀱老人翁子敬

稷莊氏書

[illegible]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盛京長白山爲我朝發祥之地。高二百餘里。緜亘千里。山上有潭曰闥門。周八十里。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明中葉有望氣者言其地將生聖人。統諸國。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名佛庫倫浴於池。浴竟有神鵲銜朱果置衣上。女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之故。因命之

門。天生汝以定亂國。其以愛新覺羅為姓。語畢。毋凌空去。子乘小舠順流至河。步登岸。折柳及野蒿為坐具。端趺其上。適其地有三姓構兵不解。有取水者奇其貌。歸告眾。走問所來。具以實告。眾驚曰。天生聖人也。舁歸奉為主。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十數傳至

太祖高皇帝。英明神武。滅哈達輝發烏喇葉赫諸國。開拓疆土。建元天命。再傳至

世祖章皇帝。拯民水火。統一天下。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肇基於此。考諸往古。元鳥降
祥。姜嫄履武。後先同揆。信有眞也。

范文肅公文程爲
本朝開國元勳。文臣第一人。天命三年。文程見
太祖高皇帝於撫順。偉其貌。詢知家世。謂諸貝勒曰。
此名臣後也。天聰三年。從征有功。時官文館。尚未有
大學士職銜。而文肅所領皆樞密事。崇德元年。改六
館爲內三院。授秘書院大學士。每議大政必資籌畫。
八年。擡隸正黃旗。是歲

世祖章皇帝即位。明年爲順治元年。四月闖賊陷明
北京。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來乞師。遂
召文肅於湯泉決策進兵時抱病力疾趨
朝進議曰。自闖寇倡逆。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
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衆百萬。橫行無憚。揆其
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拷劫財貨。士
忿矣。掠民貲。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
之以驕。可以一戰破也。我
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恤其士夫。

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復言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區夏。非乂安百姓不可。於是大軍遂發。扶病隨征。申嚴紀律。妄殺者有罪。二十二日敗流賊兵二十萬於山海關。我兵長驅而西。民多逃匿。爲州檄宣諭。言義兵之來。爲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師入燕京。文肅建議首先爲

明帝發喪。易梓宮。備儀衛。文肅親紀其事。

國初有內三院。一國史院。二祕書院。三宏文院。各設大學士一員。學士一員。順治十五年九月改內三院爲殿閣。一中和殿。二保和殿。三文華殿。四武英殿。五文淵閣。六內閣。十六年初以覺羅巴納哈爲中和殿大學士。額色赫爲保和殿大學士。蔣赫德爲文華殿大學士。洪承疇爲武英殿大學士。文淵內閣未補人。裁三院學士官。另設翰林院掌院學士一員。以折庫納爲之。十八年七月復改殿閣爲內三院。康熙九年

復改內三院爲殿閣。復設翰林院。

天聰八年四月。

太宗文皇帝命禮部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爲舉人。取中滿洲習滿書者剛林敦多惠。滿洲習漢書者察不害恩國泰。漢人習滿書者宜成格。漢人習漢書者齊國儒朱燦然羅繡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柱王來用。蒙古習蒙古書者俄博特石岱蘇魯木。共十六人。俱

賜爲舉人。并

賜衣一襲。靴四丁。宴於禮部。崇德三年八月。
賜新中式舉人羅碩。常鼐。胡邱。阿濟格。畢禮。克屈。王
文奎。蘇宏祖。楊方興。曹京。張大任。于變龍等十名朝
衣各一領。授半箇牛彔章京品級。免四丁。六年七月
賜新中式舉人滿洲鄂貌圖。赫德。蒙古杜當。漢人崔
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爲鳳。緞朝衣各一領。是時取
上之額雖少。名臣多出其中。
太宗文皇帝用范文程議。特選士於盛京。沈文奎登
第一名。字清遠。浙江會稽人。世居曹娥村。客遊遼化。

大其收拔孝之行。受知登第。充秘書院纂修官。順治元年。隨從入關。累官至兵部尚書。人皆知本朝開科進士第一人爲傅以漸。不知實自沈文奎始也。

順治三年丙戌科狀元傅以漸。山東聊城人。授修撰。官至大學士。榜眼呂纘祖。直隸滄州人。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探花李奭棠。順天大興人。授編修。官至侍郎。是科會試首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次題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詫三題王道之始也會元卽李奭棠三藝渾穆蔚然開國氣象二甲七十七人三甲二百九十三人國初諸大老皆出此科大學士四人傅以漸李霨魏裔介馮溥尚書八人沙澄高景傅維鱗冀如錫宋之繩艾元徵魏象樞劉楗督撫三人袁懋功朱之錫林起龍左都御史一人劉鴻儒侍郎十五人李奭棠石闕張爾素陳協王天眷胡兆龍梁清寬梁清遠田六善楊時薦于嗣登朱裴李棠馥楊運昌王度左副都御史二人董篤行右副都御史一人張泝通政使二

人。胥淑載、劉芳藺。大理卿一人。王景祚。內院學士一人。夏敷九。

宛平王文靖公熙。順治四年進士。時年甫二十。改庶吉士。習滿書。拔前列。世祖召見宏文院。命以滿語奏對。大加褒賞。尋陞國子監司業。累官至大學士。

先時廷對策俱用四六。順治己丑科世祖臨軒策士。命不用四六舊套。劉子壯對策稱旨。親定一甲一名。與榜眼熊伯龍齊名。熊典試浙江。

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啟傳。士林榮之。

山陰孟月心永光。工寫眞。明季薄遊遼東。後歸
本朝。以畫祗候
內廷。為
世祖所知。
命內侍張篤行受其筆法。

合肥龔尚書鼎孳。歸
本朝後。頗與涿州相國齟齬。當時兩非之。後顧黃公

刑尙書有云。天壽還陵寢。龍輴葬大行。羲聲歸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年溝瀆死。苦志竟誰明。文人之筆能爲人文過如此。

順治己丑探花張玄修天植。由編修至太常轉通政。端午

世祖召入龍舟賜宴。人稱異數。

順治七年。織造龍衣機上有異光。三日不止。欽天監占以爲一統天下。政治文明之瑞。

順治壬辰會試。分滿漢爲二榜。蒙古入滿洲榜。漢軍

人漢人榜是科滿榜中式五十八人殿試一甲一名麻勒吉二名折庫納三名巴海乙未科滿榜亦取五十人殿試一甲一名圖爾宸二名賈勤三名索泰自此兩科以後仍停滿榜與蒙古漢榜合而為一

無錫鄒忠倚字于度幼遊錢塘祈夢于忠肅祠見忠肅倚其身授以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粒因名忠倚後閒居其夫人戲以瓜子排作狀元二字壬辰會試中式五十四名殿試果一甲一名與夢俱合

順治乙未冬

召日講官五人進講。王熙講尚書堯典稱
旨。並
命嗣後講官不必立講。遂侍坐。其後講官因得侍坐。
自王熙始。
徐元槩字道力。順治乙未進士。
廷試時爲文敏捷。
上顧見起草。奇之。及
召對便殿。側聚少年習清書者中。選元槩列最後。
上問其年。對曰。臣年五十二。

上曰。不欺翰林居清要。須用不欺之臣。遂用爲庶吉士。

陳澤州相國初名敬。殿試榜有通州同姓名者。上命加廷字以別之。官學士時奉命進所作詩。上覽其詠石榴子云。風霜歷後含苞實。只有丹心老不迷。誦之至再。官至大學士。仍兼經筵。故事大臣入閣不復侍經筵。兼之者桐城澤州二相。蓋曠典也。

涿州馮文毅公銓歸

本朝。官中和殿大學士。順治十年。銓母范太夫人壽八十有七。
世祖特命畫史繪銓母像。加寶璽以寵之。
馮文敏公溥子源濟。年十九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至秘書院侍讀學士。以事降東城兵馬司指揮。遷淮安府山清同知。丁憂起復授翰林院侍講官。至
國子監祭酒。宦迹亦奇。
無錫秦松齡。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召試詠鶴詩有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

上大加稱賞。以爲有品。

蔚州魏敏果公象樞。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時

世祖初親政。象樞上言宜愼起居。盡啟沃。責備時宰。人皆危之。

上深嘉納。在諫垣時疏凡三十餘上。尋因事牽涉。左遷。康熙初

召授貴州道御史。具疏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數年間官至左

都御史。劾最貪知州曹廷俞。薦舉淸廉知縣陸隴其。
又舉學道公明者二人。去貪墨者二人。吏治肅然。遷
刑部尙書。上言臣忝司風紀。職名未盡。敢援漢臣汲
黯自請爲郎故事。乞辭新命。而領現職。
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尙書銜。嘗曰。法自天子。
寬之則爲施仁。自刑官寬之則爲骫法。以病乞歸。
御書雙松堂額
賜之。以寵其行。
順治己亥會元朱錦。上海人。由庶吉士授編修。先是

同邑潘尚書有家人朱錦。其子遊庠。入謝潘。潘曰。汝子係

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再論主僕也。因還其券。朱感泣矢報。潘曰。我富且貴。安賴汝報。朱顧請不已。乃曰。現今文廟圮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欣然營構棟宇一新。此百餘年前事。至康熙壬子。會元公娩。同日文廟正梁朽壞下折。刻有建造人姓名與會元同。始知即其後身也。

順治己亥狀元徐元文。康熙庚戌探花徐乾學。癸丑

探花徐秉義。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來所未有。

馬章民世俊。性朴素。襟褐時負不能具軒。策蹇驢。老蒼頭擔宮袍隨之。傳爲士林佳話。

張文貞公玉書。文春容典雅。渢渢乎盛世之音。其撫諸仙猿居青山二碑。敘述聖武神功。尤爲詳贍。足以昭示萬世。紀平定江南事。紀滅闖獻二賊事。紀三路進師下雲南事。皆瑜緒詳明。足以彰開國之鴻烈。紀順治間樂掖及錢糧戶口三篇。皆資掌故。紀陝西殉難官事一篇。足與史傳相

參。他若遊玉泉山記。遊化育溝苑後苑記。遊喀喇河屯後苑記。遊熱河後苑記。皆足揄揚太平愷樂之象。其餘碑誌亦多

國初將相事迹可備者。

益都馮相國溥。二十一歲鄉舉報到。酣眠不醒。大夫人大驚。以水噀面。乃張目曰。夢登泰山。雲氣擁身。而行至一殿上。碧霞元君迎之。置錦幔張樂飲酒未終。見海日如車輪。大驚而醒。醒時猶帶酒氣。

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大風。山東恩縣郝村陜中

冰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峯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雲集。造物之巧有不可思議如此者。

即墨藍晃者潤。順治丙戌進士。官翰林。性廉介不畏倩素。故事直隸江南皆以臺臣視學。

世祖特簡詞臣。以潤爲安徽學使。諸剔積弊。

上謂廷臣曰。居官如藍潤可法也。會直省監司名不稱。

上以翰林官習法度。以潤品行端方。出爲福建參政。

此詞臣爲監司之始。

嘉善曹子顧爾堪順治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召試瀛臺南院。上霽顏顧問久之。嘗與吳學士偉業等同注唐詩。書成稱旨。特被褒嘉。儒林以爲佳話。

順治十四年二月。給事中張文光言。魯哀公誄孔子

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加謚曰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謚文聖尼父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尊為宣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一年始進謚文宣王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酒李若琳不加攷訂請易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不過仍元武宗舊謚而不稱王耳臣謂大成文宣四字豈足以盡孔子請仍改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上從之

徐立齋元文爲諸生時。赴試金陵。船家一啞子見之。怒迎笑曰。狀元來矣。後果如其言。遂一船與之。俾溫飽終身。

立齋官修撰時。嘗從

幸南苑。

賜乘御馬。

命學士折庸納執韂。乃元文館師也。遜謝不敢。乃改

命侍衛。文嘗晚對便殿。夜分

賜饌。

世祖又問從者得毋饑乎。
命侍衛與之食。嘗被
命進学齋說一篇。学齋
世祖讀書所也。
上賜覽稱善。爲刊行之。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第五名戴王綸。乙未榜眼。第八名熊伯龍。己丑榜眼。同榜三榜眼。亦奇。

鎮國公敬一主人。

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居瀋陽。性淡泊。如枯禪老衲。好讀書。善彈琴。工詩畫。精曲理。樂與文士遊。以康熙九年七月薨。著有恭壽堂詩。

法黃石若眞。母夢應眞人室而生。故名若眞。學問淹博。順治乙酉以五經中式。丙戌成進士。由編修再遷祕書院侍讀。與時相不合。外用浙江道。謫福建禦鄭寇有功。遷浙江按察使。平反王式謀告案。浙人詫爲神明。

新城傅麗農展。修軀偉貌。鬚眉如戟。博學強記。嘗過

一友家其女爲狐所祟。聞傳至曰。傳公正人。將來必貴。吾去矣。果不復來。傳中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江西道御史。

國初時山東有李神仙者。游行京師。庚子北闈鄉試前。有兩生密詢試題。曰。公等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次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五後字四可字。

吳縣黃端木向堅。父孔昭作宰滇中。姚江道梗不得歸。向堅於順治八年十二月徒步出門。涉歷艱險。周徧於猺獞之地。跰躚𪊨面。至白鹽井始遇二親。以十年六月歸里。承歡二十年。父母歿。貧土營葬。不再期得疾以歿。世稱完孝。好事者爲譜之演記傳奇。至今世多演之

黃恒夫吉士讀書靈隱。偶憩冷泉亭。見文宗屏去騶從。攜一小童入寺。良久步行大寺。僧皆趨出。黃公以尊名問僧。僧遞與文宗。云寺中有一士子。未識其面。夜

過乎青聲不穀當培植之。文宗唯唯而去。僧來報喜也。趙詢之。方知所寓居之旁。有黃巾巫鳴偵者。係文宗房師。趙寄寺中。絕無人知。前輩之斂跡韜光而不悻。提獎後進如此。

句容笪重光求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異之。訪其人與訂交焉。旣而辛卯金陵塡榜。卯某道士也。折卷判笪。官欲易之。道士已聞唱。直書。官呵曰。爾知笪字如何寫。道士曰。竹下加旦字。官曰數也。

國初時浙江用兵。諸暨陳氏女年十六被地賊所掠。逼之不從。杭人郭宗臣朱聘生尚御公督方數義蘇金贖難民。聞女之貞。亟贖之方送家。忽友人贖一童子至。問之卽其夫也。翌日贖兩嫗卽其母與姑也。正義喜問訊間有兩翁跟蹤從其後。蓋卽女之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人皆以爲貞節所感。三人爲之治酒肴具衣帨。合巹而歸之。高義亦足多也。

五岳皆祭於山。獨恒岳祭於曲陽。自漢宣帝神爵元年始。而恒山實在渾源州。相傳絲望於山川。北至大

茂山。大雪不能前。有石飛墮。遂祀焉。即今曲陽廟。石長不滿丈。濶僅四尺餘。濮陽蘇侍郎穀。疑石晉後燕雲。隋遼。宋遂遙祀於此。然史漢唐書之文甚明。不始宋也。沈存中筆談云。北岳謂之大茂山。半屬契丹。以大茂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內。今祠乃在曲陽。蘇說本此也。明弘治中。馬端肅公曾請改祠於山。事下禮部。竟格於倪文毅公。按南園漫錄云。倪公父謙。夢命祀曲陽。禱於神。神指孝侍一人與之生公。因名岳。以是固執不肯改祀云。順治十七年。

上允刑科給事中粘本盛之請。罷曲阜廟祀。改祀渾源。千年因循之誤。至是始釐正焉。

順治甲午。四明金良於鄉試前。夢見天榜解元乃金良也。寤而喜甚。及揭曉。解元乃鍾朗。夢中僅見其半耳。又己亥八月再行會試。朱若臣士綬夢看榜。會元朱姓。單名金字。偏傍左邊不甚了了。因其呈禮部。更名錦。榜發會元則朱錦也。二事相類。豈神或戲之與。不然何其巧也。

貌圖字麟閣。滿洲科目解元。幼貧。嘗爇馬通讀書。光

好爲詩。滿洲文學之開，實自鰲公始。而滿洲文字則創於達海公。役諡曰文成。

金壇蔣虎臣超。順治丁亥探花，以編修督學順天。未幾卽告歸。不過里門。泝巴峽登峨眉。寓伏虎寺。至癸丑正月。端坐說偈而逝。初生時其祖母夢峨眉老僧至其家。故幼不茹葷。至是果驗。

劉貞猷于壯。少穎慧。讀書一目數行。嫻文奇肄中崇禎庚午舉人。領薦後夢神告之曰。爾須求之鄉作房考。方中春榜。及至京。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攜書包

絃其門。一簾特秀出。執手與談。見其書且寫學名宋
之端也。大驚。隨至其家。見其父。乃開紫殿者。贈官硯
數事。珍重而別。後遭流寇之亂。燹式不振。吞官炙
本朝順治己丑會試之期。已高令校得首卷。郎劉世

本朝最重品名之典。京朝官惟閣臣尚書總憲得
賜謚。侍郎以下不得與。如葉文敏方靄。沈文恪基。以
久在侍從。朱端懿文運以廉介受知。加太子太保。皆
予謚。蓋異數也。

順治乙未進士李贊元。原名立。由翰林遷御史。秦

命披湖北。收漢陽大猾段世昌杖斃之。世昌謂家人曰。少時遇道士。即以終身言。他日過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嫁盡時也。

長洲宋維新懋禧。順治癸巳補博士弟子員。我聞執嚴。師絕意進取。多智略。三遇暴客。俱以計脫。晚號禪悔。受戒選翁和尚。常作八悔警言。曰幼不肯學老時悔。富不惜福貧時悔。酒不節飲醒時悔。賭不戒貪輸時悔。健不養生臥病悔。忿不顧身傾家悔。善事因循臨同悔。惡念纏綿墮落悔。真見道士之言也。

崑山王聖開。室畢氏名著。字韜文。歙縣人。國初時。著父勦流賊陣亡。尸爲賊所得。衆議請兵復仇。著謂請兵則曠日。賊知備。即於是夜率精銳入賊營。賊方飲酒。驚駭間。著手刃其渠。衆潰。以兵追之。殺自相殘踐死者。與父尸還葬於金陵。子歸後。裙布釵荊。無往時義勇氣矣。其詩集序中有云。黎花槍萬人無敵。鐵胎弓五石能關。又云。入軍營而殺賊。虎穴深探。奪父尸以還山。龍潭安葬。又云。室中椎髻。何殊孺仲之妻。隴上攜鋤。可並龐公之耦。其自紀殺賊奪尸

事有云。相期智勇士。慨爲賊同仇。蛾賊一時淨。萬年固金甌。忠孝義勇兼而有之。可謂奇女子矣。

熙朝新語卷一終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康熙初孫屺瞻在豐爲侍講學士時嘗言。
聖祖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人之心責己。皆
御筆自書。書法直過歐顏。見章奏有德邁二帝功過三王等語。謂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過。戒羣臣以後不許如此。陸清獻公隴其嘗謹述其事。

靜海宮夢仁初名宏宗。久困場屋。一夕夢鄉前輩林會元春以一冊予之。恭字子仁。因更名夢仁。康熙庚戌果中會元。

崑山徐司寇乾學爲禮部侍郎。時朝鮮使者鄭載嵩訴其國王受枉。語頗悖妄。乾學上疏劾其不敬。上喜曰。此文有關國體。遂陞左都御史。已而王果上表請罪。

吳人張姓。以星卜游公卿間。嘗許繆念齋彤狀元。康熙丁未果第一人及第。吳中驚以爲神。門外車馬不

絕。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韓宗伯菼時教授隨巷。託友代問。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還問功名乎。及韓中會狀。張遁去。

廬陵張貞生少入塾。受經。卽有志聖賢之學。官侍講學士時言事激切。命下考功議革職。上愛其才。止鐫二級。出都時王阮亭司寇等賦詩餞行。張留別詩云。秋風送客復乘船。江遠帆孤一夢懸。披草燈前期報

閩披肝殿上願回天
璧明豈是誠難格。臣愬遐齡衍未全。賴有宗工交勸
勉臨岐申贈綣綢鞭歸二年
諭以原官起用至京卒贈詩書箴是人禽之界與驕
在義利之間二語於座右以自警
湖州沈閣學涵於康熙辛未閏端午。
御試紫禁朱櫻出上闌詩。
上閱至末句云結根幸荷栽培久長抱丹心對紫微
嘉歎久之。曰。沈涵故自不凡

康熙四年十二月兩江總督郎廷佐奏報溧陽縣民獲玉璽。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命貯寶庫賞獲璽人顧起龍等各銀五十兩。

山東郯縣孝子王祚昌。刲股療父。父病立起。奉特旨給旌。後不爲例。

本朝高文良公其倬詩爲勳業所掩。實一代作手也。嘗賦恩賞花翎黃馬褂詩云。冠飄孔翠天風細。衣染鵞黃

御氣凝。莊雅獨絕。
湯文正公既官參議。康熙己未舉鴻博。
召試授侍講。命錄平日詩文進覽。首篇係
親耕耤田頌。
上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時事。又閱詩至末首有年老才將盡憂
多道轉親之句。
上俯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對曰。臣幼遭亂離。
半生在憂患中。常隨事體認。於道轉覺親切。詩辭朴

揣。不勝惶恐。

天顏和霽。從容顧問甚詳。一時咸歎優禮儒臣為

國家盛事。

范忠貞公承謨。大學士文程子。初充侍衛。復舉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官至浙閩總督。死耿逆之難。有畫壁詩傳於世。檇李董漢策。尚書份元孫。博聞宏覽。忠貞特薦以科道用。旋被臺參放歸。忠貞殉難後。浙人建祠於孤山。董往謁。詩云。淚灑西臺夢欲迷。怒濤風急柏長堤。天涯渺渺無知己。匣劍金庭

作鶴樓。握機密啟奇謀斷。篋有陰符遜五湖。却悔囊錐猶未試。女牆空見夜啼烏。

康熙庚戌一甲一名德清蔡宮贊啟僔。二名德清孫司空在豐。三名長洲徐司寇乾學。即於是年十二月

召對宏德殿賦詩。即日被

命同直南書房。又同主順天鄉試。為鼎甲盛事。

孫司空在豐充講官時。扈

蹕南苑。園內有虎突出。

上以

御用弓矢授在豐。射得之。

上大喜。顧大臣曰。孫在豐文武材也。

丹陵人楊鼎。幼失怙。母子煢煢相守茅屋一椽。僅蔽風雨。鼎力耕養母。暇則釣於溪。得魚以爲母日用。言笑起居不敢有違。偶與人爭。母呼之立解。雖曲直勿論也。年近三十卒。其母悲痛。目爲之昏。所居荒棘中心多怖。一夕夢鼎語曰。母勿怖。兒爲母伴。驚覺足底有物。晨起視之。則大蛇蟠屈其上。母駭甚。恍悟夢中語。曰。得非兒所化耶。果爾當首肯。蛇昂首者劉之者。

母牀以大竹爲之。竹節皆通。可藏物。蛇自牀下入竹中。夕則復來。鄉里聞之。數爲奇事。後數年母去依舅氏。臨行啟視。竹中蛇已不知所往。

康熙十七年。御史戚其範題爲星占之理可憑據者之來伊邇請

敕令軍士應期征剿。以奏蕩平事。臣竊惟天道至微而難窺。非淺學所可輕議。臣以愚陋書生。何敢妄談。但事關軍國大計。不敢不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臣謹按。五星之占驗往往不爽。惟熒惑

星。其應尤速。此司馬遷所謂天子必視熒惑所在也。天文志曰。熒惑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各以其舍命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殃。天官書曰。熒惑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殃速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今年十一月十五。火星退度。其在柳土者無可占驗也。惟自十二月十八火星退鬼金之宿。逆二十一。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退至二十五度而留。留至正月十七而止。夫鬼金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

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論其時則自十二月十八至正月十七止論其地則自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丙當主旱兵自相殘害一月之丙端倪必見五月之丙消滅無餘此必至之應也說者曰火星退度亦有未必盡應者臣以為火星退在四水宿則不應蓋水能克火火故不能為厲也火星退在四土宿則亦不然蓋火土相生也亦不能為厲也至於火退鬼金則火能爍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而愈

熾。況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也。吳貴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則逆寇之滅亡所必然耳。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進退。但以星氣之占驗。其理如此。請

敕軍士速應星象。以圖剿滅。則蕩平指日可期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施行。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是年吳三桂病死。次年世璠伏誅。雲南平。

歸安嚴侍郎我斯，嘗夢至一山僧舍中，見座師及房師諸同年俱僧服，訝之。諸公曰：當忘却此地耶？因問山何名，僧云崧山。忽悟曾脫鞋於階，視之尚未爛。尋病，數日卒。口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難返舊林泉。崧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

山西衛既齊官檢討，以言事忤
旨，謫霸州州判。翰林建言既齊其一也。歷官至順天府尹。御史陸清獻公隴其亦以言事當謫，既齊面奏陸爲縣令時深得民心，今皆思其遺論，遂得邀免。衛

與陵初不相識。曰後亦不相往來。正如郦奚不見叔向之事。人兩賢之。

丹徒張九徵字禮佐。九歲通五經。壬午未冠領鄉薦。丁未對策。近制部院督撫陋弊。語多者數曰。此長沙痛哭書也。既奏。擢一甲二名。授編修。

平原趙謙字崧亷。康熙丁未採花。由編修歷官至江南總督。以閣河事鐫級。補侍讀學士。民爲立生祠。次年

上南巡。民數千執香跪前。求仍放趙爲江南官

上遣鑾召諭至舟前曰汝做官好江南人爲汝蓋一小廟焉因火焚旋陞漕運總督

德清蔡石公啟僔領順治甲午鄉薦時尚未舉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至垂泣蔡怪而問之曰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蔡乃夜往其家語之曰吾爲爾消釋此事然我不可歸歸則心跡不明即襆被臥其家天明召營卒至謂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但繳劵付余卒亦感動不取息令婦舁歸焉夫然後歸夫人徧笄聞望于居舟公車北上有妓欲從蔡禁賦

羅江怨詞云。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攪攪心難定。欲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鳳攀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重。怎能兩事都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嫦娥共。竟去不復顧。康熙庚戌果以第一人及第。

德清蔡爵築室落成。夢人授以四紅箋。各書大一字。後孫汝琛官至一品。曾孫啟僔庚戌狀元。元孫升元壬戌狀元。彬辛酉解元。方悟四一字之兆。爵壽亦百

八歲

忽遣叛兵逼建城。鎮臣惶而走。欲命將其屬張逆輩者請戰。數卻賊。張好著半被緋袍。躍馬入陣。戰酣輒袒露半袖。驍勇絕倫。軍中號曰半邊紅。鎮帥思之。諡殉以死。一軍皆哭。後人弔以詩曰。漢將一身當敵騎楚歌千古怨關叢。何事茅簷諸故老。貧脂閒說半邊紅。

平湖陸浮素九歲時值鼎革。其父爲馬將軍所獲素伏草中避出求代父死將軍愛其文秀以歸畜之

曰。兒能讀扇上詩。即赦汝父。棻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繡。教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即今之武惠王矣。將軍大喜。釋其父乞爲己子。棻哭別其父而去。已而將軍物故。得脫歸。康熙己未舉鴻博入詞林。

聖祖愛其才。一日七遷官至內閣學士。

打箭爐故係中徼外地也。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漢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舉種奉貢。越山坂負繈而至。皆此種

類。蜀漢時武侯征孟獲。於此造箭。因名打箭爐。唐韋皐拒吐蕃。李德裕拒南詔。皆扼大渡河爲險要。宋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議欲因兵威復越巂。藝祖以玉斧畫所繪圖。曰外此吾不有也。於是爲黎雅之極邊。冬時河道平廣。可通舟楫。自玉斧畫河之後。河之中流忽陷五六十丈。河流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舂撞號怒。舟筏不通。名曰噎口。殆天設險以限羌蠻也。元明時番人俱於此地互易茶馬。自明末流寇之變。商民避兵過河。攜茶貿易。而烏斯藏亦適有喇嘛剳

爐。彼此交易。漢番雜處。於是有坐爐之營官。管束往來貿易諸番。我
朝定鼎。德威所被。直通西域。打箭爐一區。盡入版圖矣。

聖祖御乾清宮。講官張玉書進講畢。
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對曰。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講辨加詳耳。
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言行不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全與所言背

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暗合。此即眞理學也。大哉

聖人之言。僞學聞之汗浹背矣。

康熙癸丑春。

天子御講筵。從容謂學士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惟職經史講誦。給內廬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愼擇醇謹通達者以聞。時與編修桐城張英名入對。

上心識之。自是再四諮詢。對者無異詞。遂有

內廷供奉之命。

賜邸舍於澄懷園之西。辰而入。終戌而退。

上舊所御讀書處曰

南書房。在

乾清宮之西南隅。

命處其中。飲膳給於大官。執書使中涓。紙筆之屬。悉

自

御府。珍果之屬。撤自

御饌者。日數至焉。

上御乾清門聽政後。則

君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講史。率以爲常。此南書房供奉之始。

高文端公之父都統蔚瞻贈那成詩云。與君一世爲兄弟。今日相逢第二房。想見勳戚大臣國爾忘家之義。

顧八代字文起。鑲黃旗人。以軍功授戶部筆帖式。擢吏部文選司郎中。康熙十四年

聖祖御試旗員。擢八代第一。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自他職改入翰林官。實自八代始。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

上諭部院諸臣朕因天氣炎熱移駐瀛臺今幸天下少安四方無事然每日侵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卿等各勤職掌時來啟奏曾記宋史所載賜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傳爲美談今於橋畔懸設罾網以待卿等遊釣可於奏事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邸舍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誰謂東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見於今日也特諭仰見

聖祖喜起明良一心一德之盛

桐城張相國英長子廷瓚。康熙己未進士。由編修一歲中遷至侍讀學士。乙亥六月
上召翰詹八人至暢春園。
賜宴賜扇。英父子皆與焉。
長洲彭定求。康熙丙辰會狀。弟寧求。康熙壬戌探花。孫啓豐。雍正丁未會狀。弟兄鼎甲并祖孫會狀。爲吳中盛事。
康熙己未狀元常熟歸允肅。授修撰兼日講官。進講周易毛詩。舉止端詳。敷奏明暢。湯文正公斌歎曰。講

廷得正人。天下有賴矣。

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詞。十一月初一日奉

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諸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有貧窮艱支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衣食用副

朕求賢重文之意。欽此。戶部議酌給俸廩併柴炭銀兩。真曠典也。次年三月初一日平明。薦舉人員齊集

太和門以魚貫入。

上御太和殿。鴻臚唱行三跪九叩首禮畢。

命赴體仁閣下。大學士捧題出。題二道。璇璣玉衡賦
省耕詩。俱坐地作文。巳刻大學士傳
旨賜宴。凡會試殿試館試狀元庶吉士俱不
賜宴。此乃
皇上十分隆重之意。當說。
命赴體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
設饌十二色。皆大盤高攢。
賜茶二道。時果四色。後用饅首卷子紅綾餅粉湯各
一套。白米各一大盂。又

賜茶訖。復就試。陪宴者大學士學院學士蔣漢各二員。皆南北向坐。謂之主席。以賓席皆東西向也。餘官皆不與。

欽取彭孫遹等二十人爲一等。李來泰等三十人爲二等。已仕者照品級授講讀宮坊編修等官。未仕者概授檢討。總充明史館纂修。

長洲吳廷楨字山掄。少試有司。二十三次皆第一。顧不得中。嘗夢泥金報至。己名第八。丙子入陝西籍獲儁。又以冒籍黜。己卯

召試第一。紆駒舉人癸未殿試二甲五名合一甲數之適符夢兆。

高文良公改庶吉士後。即乞假歸閉戶讀書數年。然後就職。前輩之虛心好學如此。

徐州李蟠爲舉子時。嘗夢神人衣冠甚偉。予一槎付之。中有黃金絲糾結成狀元二字。果以康熙丁丑第一人及第。

姜西溟宸英。工古文。布衣時

聖祖卽知其名。屢試不售。薦入史館纂修明史。分撰
一統志。月給俸錢。衣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丁卯順
天鄉試。已擬第二。四二場有點竄壽典舜典一語。爲
監場御史所貼。後以丁丑會試中式。殿試進呈卷在
二甲第四。
上問有浙江姜宸英乎。內閣學士韓菼對曰。宸英在
史館。識其字蹟第七卷當是。
上曰。老名士也。積學能文。至老猶篤。可拔置一甲三
名。爲天下讀書人勸。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杞縣任瞻斅。明末閒練鄉勇以禦流寇。後歸南京爲後軍都督。王師下江南。投誠隸旗下。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又中乙未進士。一邵陽吳芳。崇禎己卯舉人。官至左都御史。投誠後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五河錢世熹。鼎革後棄官爲浮屠。久之還俗。應試爲諸生。康熙庚戌成進士。年已七十餘矣。

葉文敏公方藹。官翰林學士時。修四書講義至老莊元冠不以弔爲

聖諱。商於同僚。俱不能對。翰林與繙繹維乾對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註改元字以避諱。方爾問何所本。維乾曰。中庸慎獨乃原字。小註改謹字。方爾大悟。然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為避諱也。深加敬禮。人服其虛心。

王司寇士正謁武侯祠詩云。武興賊郭亂山青。蕭蕭丹青古殿陰。三代僅存魚水契。千年猶聽臥龍吟。世家聲尚成忠孝。祖德高光式靈臨。禮樂可興身未死。中原人識老臣心。全集不載。想係初稿後刪之也。

康熙四十年

聖駕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獸鱗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必俟千月乃成。非遇

聖朝。未易呈瑞。

鄞縣屠維甫粹忠。垂髫時讀書里中董氏。大書戊戌成名四字於壁間。後果中順治戊戌進士。累官至兵部尚書。先是

聖祖以粹忠老年矍鑠。

御書修儀堂扁額賜之。又

賜御臨趙孟頫行書曰。白鹿城頭百萬兵。碧油幢下

一書生。如今始識儒冠貴。臥聽元戎報五更。乃大司

馬之預兆也。

宜興任葵尊宏遠。官御史。上疏請定服色。三品以上

始許衣貂裘猞猁猻。王阮亭先生口占戲贈云。京堂

詹翰兩衙門。齊著貂裘猞猁猻。昨夜五更寒徹骨。滿

朝誰不怨葵尊。

康熙壬午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江南武進莊令

興浙江桐鄉俞長策。初以五經違例貼出。仍具題請
旨賜爲舉人。一體會試。嗣後願做五經者聽。

合肥李相國天馥。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多通顯。置酒新第。史侍讀夔。郎席賦詩。有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之句。時人比諸唐人鸞掖鯉庭之盛。

陸清獻公令嘉定時被參。魏果敏公象樞上疏力爭。其略曰。陸隴其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賢聲播於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

今被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不敢聞。但有此清介之官。正當爲羣僚作榜樣。爲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守與德爲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留以長養百姓云云。有

旨報聞。一時傳誦。從是累官至順天巡撫。辛酉歲入覲。

上賚予甚厚。亟

賜誥。有都圻王化始。絲綸重臣膺之句。尋擢兩江總督。如陸公之遭際。

聖君可謂不負所守矣。

宣城孫樓眼皁之父勳。故給事中也。父孫翁艱於嗣。一日見市中一僧以火然指。問之。曰。願得一茅庵。足供大士像。旁可坐臥誦經。足跡不出門。而免持鉢之苦。久之無一檀越辦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為師了此願。僧即罷爇。延至其家。爲結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見僧入後堂。問之。則夫人臨蓐得一子矣。方駭異間。庵中人來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痕宛然。

劉吏部體仁客鳳陽。一日同友人蘇茂遊銘過龍興寺訪老衲。流連竟日始別。蘇歸邸中。夢劉來。笑吟詩

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覺而異之。忽聞剝啄聲。則劉僕至。云已坐脫矣。

熙朝新語卷三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本朝大典禮。例由翰林編檢以上撰文。壬寅冬掌院靜海勵文恭公。詢於青陽吳文簡公曰。記得歷常中有一人善四六文者爲誰。吳曰。華亭黃之雋。文恭立授數題令作。奏上名稱
旨。庶吉士撰文自此始。

康熙庚辰。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年十九釋褐後。請假歸娶於揚州許氏。繪玉堂歸娶圖。題詠甚夥。郭元釪

一絕云。朶鐙十道簇香輪。花滿游纓路路塵。似有行人傳盛事。公然許史是天親。

洪洞李檢討因篤。康熙初膺薦舉。以母老家貧力辭不赴。既被敦促入都。
召試入翰林。卽上疏乞養。情詞懇切。昔人比李令伯之陳情。殆又過之。鈕玉樵以爲
國初兩大文字之一。部議以纂明史。不允其請。奉
旨特准終養。出都之日。士大夫詩文贈送者數百人。海內高之。其疏云。臣某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

雖遠離。泣血陳情。籲
恩歸養事。臣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
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
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
學士臣某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姓名聯塵薦
牘。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撫臣促臣應
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十。屬歲多病。又緣避寇

墜馬。左股受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衵家。分承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籲。懇蒙移咨吏部。謂咨中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僞託。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為推御之端。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

十八國扶桑。輦路三千。雖通醫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窮乎所不忍言者。則是王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缾罍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將予臧而負聖朝。非臣犬馬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苟能推錫類之仁。推於士庶。寧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

情。實之仕路。荒閒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卑閒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譲之語。概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謭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知臣獵名邀世。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數沃倫。無顏以對

皐上。而循陔負疚。蹐進貽譏。則於薦臣亦爲有靦面

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
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嗚呼
天眞應。號泣就道。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輙
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
于祿位也明矣。況
皇上至孝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尚厚俗。遠遵
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
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邃。情壅

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慚惶。忝竊非分。僉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
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
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追論母。欲斷不可。欲去不能。聽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
代題。臣隱切下情。惟有哀祈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
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相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
子銜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
國方長。簪名有日。益圖力酬
知遇。務展涓埃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陳情。事理字都逾格。貼黃雜亂。統祈
鑒宥施行。

秀水徐嘉炎既舉詞科後。從益都相国修禊於萬柳堂。會者十六人。酒半相顧問。包咸註浴乎沂。是祓濯抑是澡洗。宣城施愚山云。沂水之上則非澡洗矣。嘉炎謂古無裸體入水者。惟齊懿被弑時。有邴歜閻職入申池浴。池與沂水不同。且是賤者之事。非士大夫所行。又時屬夏月。非暮春也。暮春入水。恐無是理。衆以爲然。康熙辛酉

王師收滇黔。羣臣獻頌甚夥。惟嘉炎獨仿鐃歌鼓吹曲。自聖人出至文德舞止。凡二十四章。因事立名。與繆襲韋昭何承天輩相表裏。乙丑元夕。

上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都盧尋橦魚龍曼衍之屬畢進。羣臣從觀者皆有詩。獨嘉炎作紅門花火記。文筆奇麗。稱於一時。

聖祖南巡。江南民王來能獻煉金養身祕書一冊。

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

聖訓煌煌。足破漢唐宋明諸主輕信方士之謬。

康熙三十二年。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
上曰。鄂羅斯人材頎健。從古未通中國。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耳。

江都汪舟次楫。由贛榆縣訓導薦舉授檢討。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請封爵。舊典用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往。

上重其選。

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聞。入

朝人多俛首畏縮。楫獨鶴立班中。大臣遂以楫對。充

正使

賜一品服至琉球國。王讌楫。手自彈琴以悅賓。楫故善音樂。縱談琴理。王大悅。乞楫書殿榜。縱筆爲擘窠

書。王大鶚以爲神。果官至布政使。引疾歸。

上南巡。糧强起迎謁道左。

上熟視曰。汝老耶。朕幾不識矣。

賜御書以榮之。

朱竹垞彝尊年五十。出布衣薦舉鴻博。

召試一等。授檢討。旋充日講起居注官。出典江南省

試。拜

命之日。即不見客。將渡江誓於神。試畢入京。無所攜。

惟載書兩簏而已。盜劫其居。得錢二千。白金不及一

論。已廉覈不發矣。復以吏議當落職。

上特宥之。僅左遷焉。相傳竹垞性嗜酒。嘗與高念祖同入都。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迹之已闌入酒肆。玉山頹矣。其跌蕩如此。而清操如彼。所謂大德不踰。小德出入者耶。

宥還。徐侍講用錫。充康熙乙未房考。嚴絕請託。或銜之。嗾御史劾其把持科場。

聖祖廉得其情。將本鄉還。

金壇于虛舟澍。精金石考訂之學。錢香樹先生見於

京邸。左圖右史。積帖充棟。所少丹鉛。辨析不少置。戲曰。予欲為張仲揚柯丹邱其人耶。濟曰。人各有癖。樂此不疲也。嘗道經秦郵。泛舟珠湖。仰見天際白雲如竹數百枝。枝葉皆具。下有雲片若怪石。儼然圖畫。因作竹雲題跋。

嘉定孫松坪致彌工詩。康熙初

上命御前大臣採訪朝鮮文獻。致彌膺薦。

賜一品服衆遣。奉使詩有苜蓿漫教從博望。馬周只恐負常何之句。後登戊戌進士。官至侍讀學士。以布

衣先假一品服而後登第服官事亦奇矣

嘉興馬維翰貌僅中人而抱負甚大中康熙辛丑進士丙大臣驗看諸人皆跪馬不可九門提督隆科多訶之馬夷然不動隆轉笑曰不料渺小丈夫風骨乃爾馬曰區區一跪未足見維翰風骨也

錫文正公載順治己丑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以理學自任撫吳時以上方山五通廟戕民士女燒香祭賽大爲風俗累上疏請廢其廟得

旨允行於是海內五通廟悉行燬毁神像投之水火

一時快之。公由江蘇巡撫內陞尚書。至京

陛見。

上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謹者不多見。爾前

陛辭時。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仰見

聖主知人之明。而公之簡在

帝心。從可想見矣。

長洲馮勉曾恭由布衣薦舉鴻博。

召試一等十三名。授檢討。性至孝。父嘗館閩中。已與祖及母家居。歲凶乏食。爲村塾師。得升斗奉養。與妻采杼以食。後父客死阻兵。弗獲歸櫬。徒步入京。游公卿間。膺薦得官。乞假歸。入閩尋父櫬不得。伏地哀慟。有老人指視其處。遂扶以歸。人謂孝思所格。神示之也。

華亭黃之雋。康熙辛丑進士。在翰林日。聚同巷八人爲八仙會。以杜少陵飲中姓氏爲上八仙。人取其一以自署。又以世俗所傳鍾離洞賓輩分署之爲下八

仙。彼以上八仙呼。此以下八仙應。故爲參錯。不得呼姓字稱謂。錯者罰飲。時號酒仙。著香屑集十八卷。皆集唐人句。爲古今體詩九百三十餘首。對偶工整。渾若天成。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長洲尤西堂侗。明季諸生。我
朝以選拔授永平府推官。以事免。少時有聲庠序。所作駢儷各種。膾炙人口。嘗以西廂詞句題作文。流聞
禁中。
世祖知爲徐立齋元文師。因取觀之。歎曰眞才子。及

召試官翰林。偕諸儒進呈蜀詩文。
上見其名曰。此老名士。西堂以此六字刻堂柱。左曰
章皇天語。右曰
今上玉音。極文人之榮。
施愚山閏章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
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愚山跪榻前
移晷。幸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世所希
有。
蔡文勤公世遠。康熙己丑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之

門。是時文貞以程朱之學教後進。公故習宋儒書。旣見文貞。毅然以聖賢自勵。顏其所居室曰二希。言學問不敢望朱文公。庶幾眞希元。事業不敢望諸葛武侯。庶幾范希文。可見其志矣。

王樓村式丹。少知名。年六十始領康熙壬午鄉薦。癸未捷會狀。當鄉試時已定解元。及得吳楚琦卷。改王爲第六。其實吳遠不逮王。知三元亦前定數也。

海寧查慎行初名嗣璉。康熙癸未庶吉士。胞弟嗣瑮。官編修。族姪昇官諭德。時稱三查。

上賜鮮魚。愼行紀
恩詩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頗稱
旨。一日忽奉內傳煙波釣徒查翰林。葢以別二查也。
愼行又有煙蓑雨笠尋常事。慚愧猶蒙記憶中之句。
一時以爲佳話。
康熙癸未會試十八名進士宮懋言之祖名偉璆係
崇禎癸未中式十八名。且俱係詩四房房考俱翰林
李姓。初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牘。覺而喜曰。此纔
祖武之兆也。

常熟蔣文肅公廷錫。康熙癸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少時工寫生。名與惲南田埒。及貴。都中極重之。大抵以逸筆寫生。而風神生動。非識超膽大筆有仙韻者莫能爲之。性愛士。一藝可觀者皆羅致門下。指授之。故其客潘馬所作。皆能亂眞。而文肅眞本不可多得。

高郵賈國維。以工書侍

內廷食俸。

聖祖常以內翰林呼之。舉順天鄉試。以冒籍被劾。蒙

恩賜復會試。落第。又特賜進士。一體殿試。遂以第二人及第。異數也。

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偕夫人祈子於天童。大師爲集衆僧。問誰願從錢居士往。衆未應。一飯頭老僧。自言願往。已而司寇果生子。初名鼎瑞。易名芳標。中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既而假歸。一日與客坐齋中。有僧持一緘至門。云自天童來。舍人拆視。殊不駭訝。但云君至奈何。明日晨起。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遊處。擲筆而

逝。

武進趙太史熊詔。恭毅公申喬長子也。生前一夕。祖夢神授一軸。雲彩蟠結。熊詔二字。因名之。果中康熙己丑狀元。

熊相國賜履官侍郎時。上萬言疏。有名臣風度。其畧曰。臣荊楚鄙儒。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聖恩高厚。中夜汗流。伏念臣雖至愚。自幼讀書辨志。

竊以聖賢爲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上達。
且以出位陳辭。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至今。臣之
罪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彰念民依。虛己下詢。採及芻蕘。正微
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臣備員侍從。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庶幾高深之一助。惟
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

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失民業。嗚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恤。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寖多。近而數甸。遠而直省。流離瑣尾之狀。所在皆是。惟官吏之朘削。徭賦之科征。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蓋小民終歲勤勞。耕耨僅能自給。而夏

稅秋糧朝催暮督。賣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況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朘剝。剜膚及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於捶撻敲扑之下。閭閻之膏液有盡。而猾吏之貪囊無底。愚蒙之皮骨僅存。而有司之欲壑無厭。就使年豐歲稔。尙難保須臾不絕之命。一旦水旱。其不至轉徙流亡。塡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

不獨守令之過。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
朝廷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
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日課以厲民之行。令日之守令誠有難言者。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敢不貪。表直影端。源汚流濁。此又理勢之所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一心。爲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亦不敢謂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付畀。有察吏安民之權。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

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寧靖。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之興。一害未之除也。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憑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稱循卓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所劾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夤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

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如是而欲其激濁揚淸。興利袪弊也。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轅。炊沙而望成飯耶。所以比年來旱潦頻聞。死亡載道。而此輩竟若越人觀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不知其爲國歛怨已不可解。在廷諸臣習爲膠痼。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汚之蹟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微示其意。曾未嘗直暴其汚穢殘酷之所在。而

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國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

以久竊威權。貪戀祿位。方恃此以爲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正未知何月而有再蘇之望也。伏乞

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如舊久任。其貪汚不肖者立卽罷斥。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能事。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

勅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

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蓋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秖足爲厲民禍世之具。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舉。此不易之論也。此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傚。九土之觀瞻於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於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此

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動之機。罔有不關之草野而關之廊廟者。今朝政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爲之斟酌損益。蘄爲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於不拔。遠之子孫率由無愆。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紛擾攜貳之虞。三代聖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者此也。我

國家章程法度。一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

返。事之極敝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聞略加整頓。去其所爲太甚之弊。而急公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倏弛倏張。

王言屢褻。朝政滋繁。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

國家制度文爲詳愼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衣挈領。綱舉目張。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貽謀垂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業在此矣。

奏上。

上深嘉納。飭部議行之。

康熙三年。以八比多剿襲。鄉會試改用策論。甲辰會試。海寧沈昭子珩。以二場擬上

太祖

太宗尊號表最工中會元。錢唐高澹人士奇以詩受知於
聖祖。不由科甲。
欽賜翰林。官至詹事。陪宴唱和。扈從不離左右。
恩寵無比。異數也。無錫杜雲川詔以諸生迎
聖祖駕於惠山。進迎
鑾詞及梁谿望
幸詞。蒙

召見
御舟。
賜綾書詩一幅。巳而被
召至京。一日
特召待
詔者八人入
南書房。
命寫
御製金蓮花賦。各賦紀

恩詩一首。詔又獨進一詞。蒙
恩拔置第一。旋
命纂修歷代詩餘。又
命修詞譜。辛卯舉京兆試。壬辰會試。
欽賜進士。改庶吉士。為諸生時。每鄉試前輒夢試題
是予之燕居一篇。卒不驗。及辛卯領薦。主司為楷公
甫齋。乃悟前夢之巧。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浙江巡撫金鋐疏稱。海寧縣民
陳雲生母林氏年一百八歲。尚勤紡織。請

旨旌表。
敕部給銀建坊。
賜名貞壽。
康熙庚戌。六合縣民于振家。庭樹產白鳥二。總督麻
勅吉表進於
朝。
丁姓女。幼孤無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議婚。
女曰。母老矣。又鮮兄弟。兒不願適人。願終身養母。母
不能強。及母卒。從兄某爲議婚。又不許。獨處三十餘

年。閨範嚴肅。里中人咸稱曰貞女。堂邑黃中丞圖安。七十喪偶。聞貞女名。遣聘焉。先一日。貞女召其從兄語曰。明日當有議婚者。吾將許之。兄及娣姪輩漫應之。弗信也。詰旦黃氏蹇修至。先是貞女縞衣數十年。至是乃易吉服。既許字。卜葬其母。然後于歸。年五十餘猶處子也。中外子孫多人。待之皆有恩禮。東昌人至今稱之。

餘姚勞麟書史。世爲農。躬耕養母。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學自任。舉動纖悉必依於

禮。終身弗懈。引進後學。委曲盡誠。雖傭工下隸。皆引之向學。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販賣者。近麟書居。不忍貨僞物。鬻兒牧童戲爲鐀繖機穽者。聞麟書講學。悉毀之。年五十九無疾卒。門人桑伊佐調元爲刻餘山遺書行於世。

吳江金文通公之俊生時。母夢人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入閣後。蕭山瞽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衆大笑。已而摩挲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富貴極人臣。衆乃服。

文登賽從儉卜葬其親有里鄰與之爭地神示夢云是宜爲賽氏兆當世科第爾不能葬此也乃罷爭康熙丙午元日五更時近村人見賽塋前有二炬遠行是秋從儉曾孫玉鉉舉鄉試明年登第己酉元旦復然玉鉉子璋亦於是科聯捷以後每發一科甲輒見火炬率以爲常然則風水之說未盡子虛矣

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武林黃夫人顧氏名若璞著有臥月軒文集多經濟大篇有西京氣格常與婦女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

大計。巾幗中有此等人。亦奇事也。

熙朝新語卷三終

熙朝新語卷四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
皇太后六秩聖壽。
上恭進佛三尊。
御製萬壽無疆賦圍屏一架。
御製萬壽如意太平花一枝。
御製龜鶴遐齡花一對。珊瑚進貢一千四百四十分。
自鳴鐘一架。壽山石羣仙拱壽一堂。千秋洋鏡一架。

百花洋鏡一架。東珠珊瑚金珀禦風石等念珠一九。皮裘一九。羽緞一九。哆囉呢一九。嗶嘰緞一九。沉香一九。白檀一九。降香一九。雲香一九。通天犀珍珠漢玉瑪瑙雕漆官窯等古玩九九。宋元明書冊卷九九。攢香九九。大號手帖九九。小號手帖九九。金九九。銀九九。緞九九。連鞍馬六疋。并令膳房粒米一萬粒作萬國玉粒飯及肴饌等物進獻。四十九年

皇太后七旬大慶。先期

諭禮部。蟒式舞者乃滿洲筵宴大禮。至隆重歡慶之

盛典。向來皆諸王大臣行之。今朕欲親舞稱觴。壬午
進宴。
上近前起舞進爵。
聖天子大孝尊親。誠曠古未有也。
聖祖諭大學士等曰。書冊所載。有不可盡信者。如風
不鳴條。雨不破塊。風不鳴條。何以散天地抑鬱之氣。
鼓盪萬物。雨不破塊。何以播種。又云蓍叢讀書。朕曾
取百枚。盛以大囊。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之不可
盡信者。亦有似乎荒謬。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

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鄂羅斯來朝云。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爲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謬。又從前有書吏三人。徧傳西邊異獸形圖。部議重罪其奏。朕從寬免死。令其往覓是獸。後將軍祁里德等來自軍前。奏云果有是獸。目在乳傍。口在臍傍。巡哨侍衛等曾親見之。蒙古名其獸曰鄂布。又有飛者名曰積布。蒙古名惡人爲鄂布森。積布森。是即山海經所謂刑天無首。以乳爲目。以臍爲口也。故將發遣書吏放還。又神異經云。北方

層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為鼢鼠。穿地而行。見日月光即死。今鄂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即斃。其骨類象牙。土人以製椀碟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為實。又古人以天市垣為中國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度至四十度。在穀雨立夏小滿三節氣。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所據。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康熙五十四年

諭大學士等曰。朕常立小旗占風。并令直省凡起風下雨之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是日西北風。而山東是日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礮聲竟可聞於二三百里。從前盧溝橋演礮。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中云北方苦寒之地。冰積千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鑑類函有云。鼢鼠有重至萬觔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牙亦似象牙。但稍黃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又地理

上應天文。中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彼地四面有江。土人呼崑崙爲枯隴。推算天象。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西。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之相合者也。

聖學淵深。非管窺蠡測者所能擬議矣。

杭州柴南屏謙作中書時。恭和

聖祖御製冬至詩。有雪花欲共梅花落。春意還同臘意舒之句。

上嘉賞謂有翰苑才。尋陞御史。

杜雲川送友之官天長僕馬已戒。口占一絶贈行云。擬尋有約竟何嘗。判袂匆匆語未遑。半樹花前嫌日短。至第四句屬思未就。少頃疾書曰。一帆江上到天長。眞巧對也。

明季士大夫爭立門戶。互相傾軋。不特賢奸如水火之不相入。即賢與賢奸與奸。又復斷斷不已。本朝定鼎後。屢奉諭旨。痛改明季陋習。此風漸息。郭瑞卿琇爲御史。參

明珠余國柱等。可謂不避權貴。錚錚有聲者矣。然如靳文襄公輔治河。功業昭然。言官多有指摘。郭亦不免訾議。康熙二十七年
聖祖諭大學士曰。近來議論靳輔者甚多。靳輔爲總河有年。挑河築堤。漕運並未遲誤。謂之毫無効力不可。但屯田下河之事。亦難逃罪。即欲寘之重典。亦須留七八年。朕曾閱河防一覽。於治河洞悉。凡事皆慮永久等論。於是浮議始息。仰見
聖明在上。幹濟之臣得以保全祿位。長享榮名。不可

誚非厚幸也。

靳文襄公過邯鄲呂祖祠。見壁有題詩云。富貴榮華五十秋。縱然一夢也風流。而今落拓邯鄲道。要與先生借枕頭。墨跡未乾。蹤跡其人。乃秀水陳天裔也。一見遂爲知己。天裔名潢。明鈎戈之法。復精奇門步算。凡河防得失變態。並有先見。一時治河諸員以師事之。康熙二十三年五月。

上南巡問靳曰。爾必有通今博古之人輔爾。靳以陳潢對。即蒙

召見。特賜參議銜。以彝友邀恩。遣齎四品冠服。可謂奇人有奇遇也。

仁和姚少宰三長之祖諱醫。嘗採藥入山迷徑。失足墮溪中。以手摸石。有涎蠕蠕而動。負姚而上。意是巨蛇。回視兩目如燈。照見鱗角。委姚地上。騰空而去。始知為龍也。兩手觸涎處。香數月不散。以手撮藥。病輒愈。愈後不受人謝。由是皆呼之為摸龍阿太。及其孫貴。人謂陰德之報。

康熙戊辰狀元秀水沈原衡廷文年二十時父仲穎於

大兵入粵時被執監禁。廷文哭訴軍府得釋。年已七十矣。及廷文官修撰。為介壽徵詩。同里閔越作引言。有孝子身經百險。幸覲止於蘇波驪沫之餘。孤臣跡越千鄉。正彷徨於電閃沙驚之候之句。都下盛傳。

聖祖南巡山東。巡撫王國昌進海物并生鹿。侍衛傳旨。不用海物。又不食特殺。將鹿發還。將陳錫蕃紀詩云。鹿脯何曾減鳳麟。須知特殺不沾脣。請從作膳適

珍饌甚旨天厨近玉宸

聖祖駐蹕德州。有不用燒酒之

諭。蔣陳錫恭紀詩云。碧椀冰漿瀲灩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屛徹。不許人間煙火來。

康熙四十八年。

上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紙上陳言。萬曆以後所用內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砌地磚橫豎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以數千萬觔計。俱取諸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馬口柴約長三四尺。淨白無點黑。兩端刻兩口。故謂之馬口柴。

李西池華國。康熙初武探花。及第後卽引疾歸。工山水。名於時。殆所謂將軍不好武者耶。

耿逆叛時。衛閣閤上寇出沒道路梗阻。新選閩中邑令王公。挈眷之任。途遇寇掠。夫人走避相失。比曉不知夫所在。恐辱於賊。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訪至西安。仍杳然。乃囓指血題絕命詩於襟。欲投井死。村人救而免。達之邑宰。詢悉顛末。嘉其節。款留內署爲女公子師。出示訪王下落。未幾王公適來投刺見宰。延入詳詢歷難狀。獨不以夫人告。而使夫人親治饌以進。酒半王逆下。宰故詢之。曰。此味絕類亡荊所治。且斷蓄亦以寸爲度。見之不覺感觸耳。宰佯爲歎息。既而

請以妹娶之。王不允。彊而後可。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王夫人歸之。屬僕婢輩勿洩。王猶不樂。交拜入。掩面泣。因不一及。及夫人固知之。至是則悲喜交集。不及待即泣而語曰。王郎猶念及糟糠乎。王視之乃妻也。相抱而哭。各述流離狀。知宰之盛德。而詭詞以合之也。時王公文選已先。宰為詳咨補給。得之官。自是兩家誼同至戚。使問不絕。宰尋以行取。擢御史。人謂盛德之報。

錢唐朱杲亭雝模。年九十六。猶工畫山水。秀水王聲

偉佩年九十餘猶能畫大幀雲龍皆

熙朝人瑞也。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陸清獻公隴其述雲間王慶孫之言。崇明有吳老人年九十有九。婦九十有七。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為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鋪。季開南北雜貨鋪。中一間為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

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疎。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明日早餐季。週而復始。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復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往市

中作童子嬉。櫥中錢缺。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
老人間往所知家博。四子輒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
安置其家。拚囑佯輸於老人。老人勝。踴躍持錢歸。老
人亦不知也。率以爲常。數十年無異。老人夫婦至今
無恙。長子年七十有七。餘子皆斑白。孫曾二十餘人。
崇明劉總鎮兆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
繞膝。洵不誣也。清獻公爲作崇明老人說。
吳楞香苑。康熙壬戌進士。由編修歷官祭酒。故事凡
國子生初謁者。有贄見禮。歲滿咨部者。有咨部費。俱

祭之。時稱賢祭酒。

上元胡狀元任輿。康熙辛酉解元。嘗夢登高山。手摘香櫞二顆。神贈以詩。有手弄雙丸天下小之句。甲戌大魁。會試題乃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也。

任宗伯蘭枝未遇時。偶經田野間。見一人口銜一刀。手執兩刀。咨且不進。尋遶越而過。遙望半里許。入喪者之家。訝之以告人。知者以爲煞神。卜其必貴。後果然。

徐太史用錫未遇時。偶如厠。見大肉塊徧身有眼。知爲太歲。因記書載鞭太歲者轉禍爲福。遂擊之。每擊一眼。則徧身眼愈加閃爍。是歲領鄉薦。連捷己丑進士。官至侍講。

長洲文與也點。衡山裔孫。明季棄舉子業。依墓田以居。肆力於詩古文辭。兼善書畫。嘗僦於城中僧寺。賣書畫自給。人或以多金進促之。則不可得也。巡撫湯文正公屏騶從。入寺訪治吳之要。所論皆採行。而求嘗有私瀆。湯公益重之。後族人有引

見者。

聖祖問曰。文點是你何人。則知點之名早達

九重矣。

任待菴辰旦。康熙丁未進士。官上海縣令。有布客魏丙貿布市中。失橐金三百兩。訟於官。待菴素善讞。至是獄不能定。乃禱於城隍廟。夢有人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襴也。寤而思之曰。夫賜衣而得裙襴。則非衣也。豈有裴姓其人耶。以問捕。捕曰似也。閭左有裴燮者素無賴。不事家人產。其人做居

旅舍傍。與布客居相近。或見財起意耶。侍庵曰。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爲裴愛無可疑者。遂收裴拷之得實。獄具。邑中稱神明焉。

海寧張仲張英。康熙癸丑進士。出桐城張文端公之門。師生同一姓名。當時以爲奇。及戊午分校北闈。文端公子廷瓚復出仲張門。更奇。

陳迦陵維崧少有文名。數奇落魄。年四十餘尚困諸生。一日過京口。有相士熟視良久曰。君五十後當大

翰林。然不由科甲。人皆嗤以爲妄。宣城梅村司贈詩云。朝來日者橋邊過。見說功名似馬周。後果以薦舉鴻博授檢討。

洪昉思昇問詩法於施愚山閏章。施曰。余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五城十二樓。縹渺俱在天際。余則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義也。

仁和沈聞平篤。上海錢越江金甫同膺薦

廷試。授檢討。又同中戊午己未鄉會試。改庶吉士。兩

入翰林儒者榮之況尤敦內行嘗刲股肉和藥以療父病既而母病亦如之其至性如此不僅以文學傳也。

睢州徐斡妻孫氏侍姑疾。脫簪珥求醫。不解帶不交睫匍匐於牀褥之間者逾三旬。姑病且殆。孫氏倉皇籲禱不應。不得已潛入其室。拒戶左持刃。擧右臂於機欲割之。手弱。刃屢下始斷一臠。血濡縷而已。其夫自外至見之。驚仆。孫氏投刃掖之起。戒勿出聲。然後裂帛裹創。手爲羹以進姑。既食病良已。家人初無知

者。因黃山蘭芳之女。孫氏婦也。察其異。詰之。不肯言。久而得其詳。以白父黃山。歎曰。此可以愧天下之爲人婦而漠視其舅姑者。

錢學士金甫。甚貧。儉素羸馬。處之泰然。足不履權貴門。時與鄉黨故人爲文酒之會。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輒去之。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避其崖岸高峻如此。然能急人之憂。有師卒於官。竭橐錢爲治喪。俄而鄰人不戒於火。延及師舍。亟率力士負棺出。火燎其鬚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出關。爲稱貸拮据。兩

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客有暴卒於都亭外。時已亦有疾。强起至盧溝橋。經紀其喪。或陷於獄禍不測。力援之得解。其篤於師友如是。故其爲詩纏綿悱惻。不失溫柔敦厚之遺。秀水朱竹垞爲論而序之。

仁和凌紹雯康熙戊辰進士。對策用淸書漢書兩體。違式。例不得與上第。讀卷官奏請
上裁。置二甲之末。改庶吉士。

土魯番於順治十三年入貢。康熙十二年。國王瑪墨武塞伊武蘇。復遣其臣尤爵和燈等獻馬。其表畧云。

土酋番國某上言於乃聖乃仁天下治平
皇帝陛下。恭惟
皇上一統攸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悉澤群生。相同乎。昔之達剌汗。法紀軍威。比隆於構黑塞勞。聰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謙達爾。
皇上睿知天錫。如日升之無不照。
皇上撥亂爲治。如月恆之無不臨。旌旗閃爍。超越乎壘烏威爾。
皇恩浩蕩。實出於度量寬仁。

國祚無疆。而萬國咸寧。
洪福靡際。而
皇圖應運。後稱一千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康熙己酉。大西洋傳而都嘉利亞國貢使瑪訥撒爾
達聶入貢。奉
旨該國從來未通中國。凡賜賚皆加一等。
康熙二十一年。土爾番上言。伏以我
皇上猶昔者斯堪達爾之君。一統金甌。扎穆西特之
君。藏鑑五行。亦若化日普臨率土。景星光照萬靈。抑

猶哈他穆之君。廣施恩惠。彼思他穆之君。勇力絕倫。嘗之矛鋒之銳。龍爪之威。莫敢正向而視。茲者恭候

聖安。切照前經遣發進鳥盧火者。曾奉

上諭。五年一次進貢。欽此。所以誤此進貢者。原因臣國遭逢荒亂。今幸太平。亟遣亦思喇木火者前往進貢。至於以後應進貢物。合當照蜜爾集地音阿克刺卑進貢舊例。但

天朝建都極東。臣國地居極西。應否照舊進貢。表請

裁奪。

康熙二十一年。蒙古爲請
旨事。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諸臣。誠惶誠
恐。謹奏者。向因逆賊吳三桂相率叛亂。軍民極其荼
毒。幸我
皇上不憚身心之勞。孜孜圖治。仰見
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世祖皇帝。復上

皇太后徽號。濟頒
恩詔。大赦天下。爰加
賜賚。率土俱歡。恭上我
皇帝尊號為至神大德治平天下聖皇帝。伏祈
皇上俯准臣等所奏。臣等不勝欣躍。奉
旨。朕自御極以來。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中外乂
安。生民樂業。今逆寇雖已蕩平。治化尚未孚洽。前諸
王大臣等請上尊號。已經有旨。這諸王等所請。亦不
必行。該部知道。

荷蘭國自康熙六年入貢。至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荷蘭國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其略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滴露云云。貢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大哆囉絨十五疋。中哆囉絨十疋。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疋。綠倭緞一疋。新機嗶嘰緞八疋。中嗶嘰緞十二疋。織金花緞五疋。白色雜樣細軟布二百十九疋。文采細織布十五疋。大細

布三十疋。白毛裏布三十疋。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燈一圓。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觔。甜肉豆蔻四甕。廂金小箱一隻。丙丁香油。薔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廂金鳥鎗二十把。廂金馬鎗二十把。精細馬鎗十把。彩色皮帶二十佩。廂金馬鎗中用。繡彩皮帶十佩。精細馬鎗中用。精細小馬鎗二十把。短小馬鎗二十把。精細鳥鎗十把。廂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廂金雙利劒十把。雙利闊劒

十把。起花金單利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康熙二十三年。暹羅國進表云。啓奏

大清國

皇帝陛下。伏以

聖明垂統。繼天立極。無爲而治。德教孚施萬國。不動而化。風雅澤及諸彝。巍巍莫則。蕩蕩難名。卑國世荷

皇恩。久沾

德化。微臣纖襲踐祚。身屬遐方。莫能仰瞻

天顏。幸遇貢期。敢効輸欵。額遣正貢使臣坤孛述列瓦提。二貢使臣坤巴實提瓦抒。三貢使臣坤司吝塔瓦喳。正通事坤思吝塔披彩。辦事文披述嗒新禮嚕等。梯航渡海。齎捧金葉表文。方物譯書。前至廣省。差官伴送京師。朝貢進獻。代伸拜舞之誠。恪盡臣子之職。恭祝

皇圖鞏固。

帝壽遐昌。伏冀俯垂鑒納。庶存懷遠之義。微臣瞻

天仰

聖。不勝屏營之至。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路。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

勑下禮部議覆奏蒙

恩准。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

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

文濟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我朝開國以來文德武功遐荒普被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其梯山航海重譯來庭者指不勝屈集臨不能備載敬錄數則以見聲教四訖之盛云

仁和吳託園任臣學問淹通兼精音律嘗於市上見編鐘一枚曰此大呂鐘也滌視款識果又有人書鄦殹二字問之吳曰鄦同許本說文長箋殹同也本秦權古文聞者歎服

上虞徐仲山咸淸。明兵部尙書人龍子。母俞夫人。自以識字稍嘗。發願惜字。每見棄紙。輒撿閱。有字則藏之。并募人收買聚。而焚之。久則沉其灰於江。仲山生一歲。即能識字。五歲通一經。甫束髮。即有文名。嘗博取訓纂說文玉篇。篇海諸書。以正字形。取切韻。唐韻。廣韻集韻諸書。以正字聲。而綜考經史子集。暨唐宋元諸大小篇帖。凡有繫於說文者。悉搜採以正字義。名曰資治文字。凡一百卷。己未召試。拆卷時。上卷中斥去一卷。

上命擇一有名者補之。益都相國以仲山薦。上問有著作乎。曰有資治文字若干卷。旁一學士曰。字書小學也。遂置不問。諸臣各有所薦。上不允。特取嚴繩孫卷補之。

惠硯谿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由翰林改官知縣。嘗送友出門詩云。饑寒逼腐儒。顛倒作奇想。二語不言出門。而神理已到。可謂體會入微。

硯谿之子士奇。亦成進士入翰林。督學粵東。每封門後。危坐大堂。溫理史漢等書。朗誦一過。即起繞座循

環背誦。一字不遺。諸生大驚曰。吾輩非人矣。一淬於學。粵東人至今以爲師法。

翰林最重前輩。凡隔七科。或官至掌坊庶子。其初入院庶吉士。終身稱晚生不改。雖至入閣後亦然。故事六部尙書途遇內閣亦落轎。惟冢宰則落半轎。門生師長相遇。則彼此落轎。候師長先行。故往往相避而行。

德州趙進士其星。嘗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都。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逡巡入月而沒。仙耶

非耶。不可得而知矣。

趙恭毅公申喬。爲浙江巡撫時。因錢唐江岸日圮。請易土爲石。貫以鐵。事聞於
朝。報可。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僚屬赴江干。爲文以祭。忽風狂潮大至。浪搏人若弩激矢。觀者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少動。距祭所百丈餘潮遽止。公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工竣。誠之所格如此。

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東巡。周公後裔七十三代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沛然。上疏籲
恩奉
旨交禮部議。部臣議駁奏上。奉
旨。周公承接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裔孫應給職銜。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會議得周公後裔。應授官職。撥給祀田。修葺廟宇。行文該撫查明。以沛然世襲五經博士。如孔顏曾孟仲氏例。先是沛然上疏

行在。

上問周公姬姓。爾疏稱東野何故。沛然對曰。昔魯公伯禽季子魚。賜東野田一成。因以為氏。

上曰。周公廟何在。對曰。在曲阜城東北二里。

上悅。隨

御製祭文。

命恭親王致祭。禮部尚書介山。

御前侍衛觀保。鴻臚寺卿穆成格。闡興邦。太常寺寺丞張量騫。山東提學副使唐慶堯陪祭。此東野氏世

襲博士之始。

總河梅麓朱公之錫。有遺婢帖。見池北偶談。其略云。此女原無大過。只是娃子氣。好言教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流入婢子一類。所以量給衣飾。還其父母。初時原是待年。五六日後便有遣歸之意。故自後并無半語諸讙。猶然處子也。可將此段緣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之。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壻云云。眞盛德事也。相傳朱公今爲河神。宜哉。

于淸端公成龍。用兵如神。尤善治盜。官兩江總督時。

江寧有巨盜曰魚殼。凶悍莫敢近。公蒞任時。單車入署。一切供張俱屏不受。屬吏不知所出。或從容向公言之。請以一餐爲公壽。公曰。以飲食壽我。不如以魚殼壽我。屬吏喻公意。乃以千金募名捕雷翠亭往。雷偵知魚殼方會羣盜飲。佯爲乞者伺左右。魚殼望見疑之。以刀貫肉飼雷。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殼矍然曰。好男子。非丐也。爲于青天來禽我耳。遂俯首就縛。雷擁之赴獄。是夕公秉燭治官書。梁上有物墮。燭之。一男子持匕首。叱問何人。則魚殼也。云本欲乘間刺

公。如有物擊而墮地。公神人也。公命有司執付市曹。自是境內肅然。

熙朝新語卷四終

熙朝新語卷五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

萬壽節。宴直隸各省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大臣官員

士庶年九十以下六十以上者於

暢春園。六十一年正月。宴滿漢文武大臣及斥退人

員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於

乾淸宮前。

御製七言律詩一首。

命與宴者各作詩紀盛。名曰千叟宴詩。宴畢各
頒賚有差。
聖祖天縱聰明。留心格物。嘗
諭廷臣曰。如雷擊木。必於略無瑕疵枝葉整齊者方
擊之。如擊馬。已割耳鼻之馬亦不擊。再書冊所載。雷
斧雷楔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卑原者皆銅。朕
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於泉水攪之。即可祈雨。蒙
古謂之查達齋。書冊則曰查達也。謹按陶南村輟耕錄載蒙古人祈雨以水浸石子弄之。即可致雨。名曰鮓答。即查達也。

康熙三十一年

上御乾清門。取性理展閱。謂諸臣曰。律呂新書所言算數專用徑一圍三之法。朕觀此法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舛錯可勝言耶。因取諸圖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之數。若圍圓則必有奇零。理甚明顯。朕觀八線表中半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圓者可以方算。開方法即從此出。至隔八相生之說。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

還本音。必須隔八。此一定之理。隨命樂人取笛和琴。次第審音。至八聲仍還本音。又曰。算數精密。即河道閘口流水。亦可算晝夜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閘口濶狹。計一杪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計矣。

康熙四十三年

諭大學士等。戶部呈樣之斛斗升。朕俱注水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角寬窄不勻。算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亦

不勻。算積數得見方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零。其樣鈌斛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資性理大全嘉量篇第十二。內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鈌斛較多二萬分。因鈌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鈌斛五斗爲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分。又造新樣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二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因出新樣鍮斗升付部。以鐵照式爲之。

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繙譯進呈。

上閱之曰。此乃喇提諾託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上去聲。而尚有入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院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知之。特不全耳。

聖祖諭廷臣曰。中國與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內。海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西洋人多論度數。自彼國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復北行入廣東界。嘗六閱月在海中不見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國有陸路可通。因隔鄂羅斯諸國。行人不便。故皆從水路而行。鄂羅斯距京師約萬二千里。西洋及土兒虎特地方皆與鄂羅斯接界。鄂羅斯倚土兒虎特馬匹。土兒虎特用鄂羅斯皮張。往年鄂羅斯與雪西洋戰。土兒虎特助之。大敗雪西洋。又回子温都斯坦布海兒夜

兒根等處產綿。製甲四十層。可敵浙江綿八十層。曾以鳥鎗試驗知之。又過哈密六百里。有吐魯番。去雪山百餘里。其人晝伏。至夜始出耕種。其地甚熱而多石。若日出時耕種。輒然死。又哈薩克郎古陽關地。其人心好鬪。常結隊以殺擄爲事。人心亦齊。若婦女被人擄去。其婦女必乘間手刃其人而囘。此地亦熱。草極肥盛。馬皆汗血。所產蘋果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囘子種類極多。皆元太祖後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約十萬人。皆住帳房。惟北極下爲最寒。往時

有人築室而居。明年人往視之。其人已無復存者。但見林間峭深數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積冰數百丈。向以為荒誕。以此觀之。信不誣也。總之西北地方極大。其風土亦各不相同。朕曾詳悉訪問。是以一一周知耳。

康熙五十八年

上諭。朕於地理。從幼留心。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悉。載入輿圖。大概中國大水皆發源於東南諸

莫輝烏巴西大幹內外。其源委可得縷晰也。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衆泉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番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爲河源。匯爲查陵鄂陵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土七喇哈納。番名岷尼雅克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之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

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至灌縣分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而爲一。東流至敘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尼尹烏蘇峯流出。烏尼尹烏蘇峯中華謂之乳牛山。其水名移曾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流入岷江。經夔州府入湖廣界。由荊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水源出陜西寧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

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諸水存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內。源發於西番。入於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格爾機礫嚕爾山。名雜褚河。一源於濟魯肯他拉。名敖母褚河。二水會於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合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爲喀喇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納拉腦兒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彝界爲怒江。入雲

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爲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舂參嶺流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爲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諾木渾烏巴西大幹之外。皆流入南海。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卜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爲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過日喀云喀兒城旁合喀爾詔母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爲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

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布卜。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譯言獅子口也。有泉行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會焉。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可克國。爲岡噶母倫江。即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

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即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即岡底斯。是唐古時稱。岡底斯者。猶云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即阿耨達池。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云眞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爲善才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達拉山也。亦謂觀音現身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

故於彼地山川亦可引以爲據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註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試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雖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吐蕃。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招招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

國裁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歸時以牛馬肉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即不能前進而返。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

王阮亭司寇云。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俱有一定儀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即君。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長科。道稱道長是也。自丙子祭告回京。見聞頓異。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矣。

翰林吏部官揖尚右。謂之南禮。科道官揖尚左。謂之北禮。郭瑜卿琇先官御史。及爲學士。遇翰林官只行北禮。

宋牧仲犖撫吳時。爲唐六如修墓。韓文懿公題云。在昔唐衢常慟哭。祗今宋玉與招魂。眼前語信手拈來。便成絕對。

洪昉思昇爲王貞女作金環曲云。王家有女字秀文。少小綽約蘭蕙芬。項郎名族學詩禮。金鐶爲聘結婚姻。十餘年來人事變。富兒那必歸貧賤。一朝別字豪

貴家。三日悲啼淚如霰。手摘金鐶自吞食。將死未死救不得。柔腸九曲斷還續。臥地祇存微氣息。詎料國工賜靈藥。吐出金鐶定魂魄。至性由來動彼蒼。夜銀河鵲鳥鬪。嗟哉此女貞且賢。項郎對之悲復憐。朝來淚倚鏡臺立。代整金鐶雲鬢邊。此種詩足以維持風化。何必藉長生殿以傳耶。

曹練亭尚衣每出。肩輿中必攜書一本觀之不置。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陳太守鵬年不相

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

李文貞公光地。以耆碩特備

顧問。嘗承

旨纂修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律呂韻學諸

書。自言晚年學問始進。得力於

聖訓居多。

朱竹垞遊揚州康山。有有約江春到之句。後六十餘

年。康山主人江穎長春修葺其地。恭逆

翠華臨幸。極一時之盛。其姓名恰與竹垞詩句合。亦

奇。

任邱龐雪崖塏。守福建建寧府。甫到任。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刑杖殺冊書。塏聞信馳往。偕學與諸員。集紳士於明倫堂。數令罪而諭士民毋生亂。查倉庫及冊局。收未焚餘冊。變遂定。時制府惡民倡才悍。欲重懲之。而浦令與紳士爲仇。有羅織意。塏大言門。令實已甚。若可殺人以媚人乎。罷坐重辟一人。流二人而已。浦人尸祝之。或書於九仙山壁云。龐公判事。皎日當空。慈心藹勤。白面包公。

王阮亭選十子詩。商邱宋犖、郃陽王又旦、安邱曹貞吉、黃岡葉封、江都汪懋麟、曲阜顏光敏、晉江丁煒、德州田雯、謝重輝、江陰曹禾也。

高阮懷詠少時。夢行市上。見大幅字鋪滿街心。不敢踐踏。側徑避之。不覺輾轉處雲。忽至一所。樓閣壯麗。巍衙大門。有黑而髯者。目光如電。擁皂纛自內出。遇之。神睇而顧。問纛卒。有所言者再。乃去。遂及門。門左見而執笏者甚衆。心知為天庭。竊詢何緣至此。俄有導者引至右廡。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坐三。黃紬畫

鼻此。私念何可據三官坐。逸出。復引至文昌宮。以節三賦命之日。可坐此。驚而寤。王子貢大成均。應廷試。至五鳳樓金水河。彷彿夢中。以爲兆應矣。及召試授檢討。入史館。復夢前境。心惡之。遂引疾歸里。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辭世。究不言其故。果以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卒。其生有自來而終反其位耶。不可得而知矣。

仁和王桂山嗣槐。少工駢體。晚乃專爲大家之文。二體並傳於世。己未薦舉不中。授中書舍人。戊辰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恭進
孝德廣運頌。
上南巡奏獻於靈隱寺後輦臣送
聖駕至河干。
特召嗣穐。
諭以所進文字已看過。
天顏温霽。尙有數語以
御舟迅發聽未眞。觀者莫不榮之。
王麓臺原祁。康熙庚戌進士。

聖祖知其善畫。命供奉內廷。鑒定古今名書畫。充書畫館總裁。嘗在南書房被命畫山水。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并賜以詩。其隆重如此。人乞其畫者踵相接。然應詔不遑。大抵賓客弟子輩代筆者什之七八。其真跡不可多得也。

康熙壬辰有三庶吉士。一爲長洲顧俠君嗣立。散館

後郎告歸。居秀野草堂。有元詩選初二三四集。注韓昌黎溫飛卿兩家詩。一爲無錫杜雲川詔。以養親歸。與道士縈連僧天鈞結三適社。選唐詩叩彈集。一爲江都程伍喬夢星。不就職歸。注李義山詩。三人者可謂不慕爵祿。超然榮利之外矣。

王阮亭在京師與同人爲銷夏會。以五月賣松風人間本無價爲題。一時名作如林。麗雪崖塏云。朋儕著松置短牀。南風瀟灑透衣裳。人間第一淸涼散。休把千金比禁方。尊哲鳴蜩毒熱新。松枝輕颺午風勻。此

閒好似清涼國。遮莫鋪金皆售人。龍雷岸變云岸晴披襟意爽然。況誰索價且高懸。東坡只欲時人買。剛道清風直萬錢。滿袖揩歸且嘯歌。紛紛觸熱客何多。涼風爭似涼州好。此價憑須問孟佗。

常熟汪玉輪繹。康熙丁丑會試第一。求與殿試。至庚辰以一甲一名及第。臚唱後歸第。馬上口占詩有歸計誰謀千頃竹。浮生只辦十年官之句。乙酉年奉命校全唐詩於揚州。事竣而卒。計自通籍至其時僅九年耳。前詩已爲之讖矣。

順治間嶽州汪日衡。夢見天榜會元汪士鋐。因改名應之。竟不第。至康熙丁丑。汪退谷士鋐中會元。相隔四十餘年。日衡已物故。其孫記乃祖之言。以告人。相與嘆造物弄人。亦覺無謂。此事與宋士殺改名朱鍔相似。而事更奇。

錢唐顧侍御豹文。彈劾不避權貴。然卒無長言。嘗曰。言而當。足以裨國是。言之不當。雖天子不以爲罪。使異日輕諫官。非計也。旨哉斯言。可爲臺諫法。

予清端公成龍總督兩江。其族弟襄勤公亦名成龍。知江寧府。同姓同名同時同官一城。且同以清節著。聞後又同至一品。古所未有。

人家科第在積學種德。風水之說不足道也。然亦有灼然可信者。余撫吳榜眼鴻之曾祖。爲其卜吉壤。延閩人簡堯坡擇兆。三年不得。辭歸。吳翁留之。一日同往梅花山中。遇大雪。同飲陳家酒樓。簡倚欄遠眺。久之。龍酒起曰。異哉。吾遠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即同往三里許。審視良久。曰是矣。雪晴更往觀之。

喜曰。天賜也。然葬後君之子未即發。至孫乃大發。發必兄弟同之。兩面文峯秀絕。發必鼎甲。然稍偏。未必鼎元。或第二三人未可知。亦不僅一世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後孫國鼎中崇禎癸未進士。國藩中順治己丑進士。國對國龍孿生。國對中探花。國龍成進士。至曾兄弟亦先後成進士。而曾則中榜眼。簡之術亦神矣哉。

本朝名臣如陳恪勤公鵬年。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詩更瀟灑。有句云。隔簾幽韻上焦桐。一曲湘靈奏未

終。暑記年時春雨後。海棠初試小熏籠。

關中李天生因篤。仁和吳志伊任臣。俱寓益都相國邸中。一日會飲李閣學天馥家。天寒。天生衣短貂裘而來。毛色粗惡。李曰。是當內其毛而衣之。天生怫然曰。是反衣也。獨不聞反裘而負薪者乎。傳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內毛者反裏也。李曰。然則羊裘如何。曰。羊裘賤服。恐負薪者所衣。即此。但毛色所尚。古無明文。然定無從內向者。時毛大可奇齡在坐。李以問之。大可曰。毛色不內向極是。但羊裘用純黑。論語羔

裘元冠。緇衣羔裘。以冠衣黑色裘毛色也。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惟黑毛向外。當用白絲五條嵌之使黑白分明以爲飾。此非外向乎。至狐羊貴賤不可考。然禮記黼裘誓省。大裘非古。解者謂以黑羊雜狐白。相間而成文者謂之黼裘。純黑羊裘謂之大裘。是天子用純黑羊裘。諸侯用之則謂之非古。是非尊黑羊而賤狐白乎。李以間志伊。志伊曰。觀黼裘誓省。狐裘祭臘。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用皁裘。自不如羊裘祀天之尊也。且檜詩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則羊裘

狐白雖皆可用爲韍服。然狐多羊少。則詩人譏之。此亦羊貴狐賤之一驗也。天生乃裝曰。田文以一狐白脫秦患。而五羊之皮。則秦人薄之。甯戚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若此果何貴何賤也。志伊曰。羊之價焉得如狐。然歷觀羣書。似乎羊裘價賤而用貴。狐裘價貴而用反賤也。坐客皆是其言。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請釐正祀典。其畧云。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即今懷慶府也。明亦

望祭於懷慶府。我
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爲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國門而望北一祭。亦權宜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
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莅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山在奉天府屬。今爲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

乎況
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縣遠。
皇上聲教四訖。幅員之大從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
龍鴨綠諸江。亦盡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
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
粘本盛題請改祭北岳於渾源州。祈下部議。嗣後告
祭應定於適北近海地界云云。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邱濬言。京師東北
乃古碣石淪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濬所

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
朝幅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入北海。今北海
之祭應改混同江邊望祭可也。奉
旨准行。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
駕幸五臺。駐蹕完縣。
召父老慰問
賜金。有綦丹桂者。自陳縣學生員。家貧無以爲養。
上命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何稱
旨賜白金五兩金盤蘋婆果六枚
諭曰爾當努力讀書開卷有益也
陳鐵山常言家貧力學嘗爲人傭書顧洽字丑會元
捜米脂令孫于宋襄幼孤貧爲某家爲伴讀代主人
子作文師康熙知之以告主人遂加禮焉後中康熙乙
丑進士官至通政司參議人顧可不自立耶
尤西堂嘗戲作浴乎沂風乎舞雩二句題詩云洗耳
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山左李少詹呈祥

謫塞外。有人以此二語贈之。及到遼東。解官爲高姓名士懷者。抵戍所。聞有王侍郎名舜鼐。王舜原名雄。二語適與相符。亦奇。

孫子未襲。寄於其師徐華隱坐中見一貧客。乃徐年家子也。御體師意指致家中。遇之甚厚。一日忽謂孫曰。受恩未報。明年當生公家。未幾卒。孫生一女。六歲時戲抱之語家人曰。此華隱師客也。云來報恩。乃是女兒。安所望報耶。女勃然曰。爺悄我女耶。當再生爲男。逾十日以痘殤。明年果舉一子。頂有痘瘢。名千篁。

字莊夫。復本雍正乙卯舉人。

濰縣姜異一國縣。少有至性。父游京師遘疾。異一往省。則已殁。貧不能市棺。乞於市以斂之。復以其喪乞食而還。族黨憐之。爲醵金以葬。母善怒。怒則致疾。異一百計解之。一日怒甚。異一跪膝前。作小兒嬉戲狀。持母手撻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時異一年五十矣。且樂聞懷庭循覲其之善。問嘗讀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也。嘗自述生平學力。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攖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懷庭爲

作姜先生言行記。

巉懸山閒章官湖西道時。新淦有虎患。懸山爲文禱於山神。翼日有虎曳尾入村中。一婦人以春杵擊而殺之。虎患遂絕。

睢縣劉衍泗繼聖。由教職陞湖南慈利縣。時滇寇甫平。人民彫敝。劉以寬爲政。不忍輕用刑杖。與民語常呼爲兒。有人被罪法當笞。劉便蹙然曰。兒何苦忍痛耶。慈利人感之。尋引疾去。民籲留不得。羣醵金送之。劉不受。民固請。始人受一錢。共數萬。時謂今之劉寵

云。

諸城劉弢子棨。文正公之父也。年十一補諸生。康熙乙丑登進士第。出知長沙縣。三十七年遷寧羌州。是歲關中大饑。劉請於監司。假廳倉粟以活州民。寧羌民故貧。多逋稅。遂聽民便。窗粟菽蕨惡充稅。而自賞家中用代之輸。下車之日。城中居民僅七家。期年而輻湊矣。一日出郭見山多槲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綢。

吳江計甫草東。順治丁酉舉人。少負奇氣。遊順德府。知歸震川先生嘗佐是郡。有廳記二篇。訪求遺碑不得。入署旁廢園中瓣香再拜。又嘗至吳中。知黃向堅之孝。投刺稱門生焉。眞奇人奇事也。

長洲褚蒼書篆。學問淹博。天爵自尊。韓文懿公以文執敬禮之。康熙己巳

聖駕南巡。

召見於

行在所。

命書賸二幅。

御書游鶴鳳姿四字

賜之。時年已九十六矣。人瑞也。

熙朝新語卷五終

熙朝新語卷六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康熙四十年七月。聖祖駕幸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鷄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云。生於穹谷山中。鷄能擒虎。蝶能捕鳥。上賜以金而遣之。

長洲惠研溪周惕。子士奇。孫棟。三世以經學傳家。二

百年來東南第一家也。著作甚多。

欽定四庫全書中多有采入者。

康熙十七年

命一等侍衛狼瞫。頒

孝昭皇后尊謚於朝鮮。吳人孫致彌爲副。奉

命采東國詩歸奏。致彌撰朝鮮採風錄詩甚多。不及

備載。錄其送詔使還京詩序云。

皇上紀元之十七年戊午。上嗣武備二大人頒

大行皇后謚於下國時。則不佞謬膺寡君儐命之託。

馳赴龍灣。因護其行抵王京。二大人傳宣
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儀。前度使臣之回奏也。小
邦君臣且感且悸。惟是飲冰之行莫肯盧徐。請少留
而不可得。時值大歉。公私赤立。殆不能備供億之禮。
二大人大加盡傷。一革浮費。所索惟詩文與書法而
已。寡君命朝紳或製或寫以應。橐中所齎。蕭然若寒
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備公仍將
兩朝宸翰示不佞暨都監諸官。其書曰正大光明者
卽

先皇帝筆。
今皇帝手書跋尾者也。其曰清慎勤者
今皇帝筆也。生龍活蛟之蜿蜒。銀鉤鐵畫之勁健。真可以參造化驚風雨。跋語珠光玉潔。自有不可掩之華。蓋公世懋酬庸。錫予蕃庶。最以此珍玩。不以出疆而舍之云。海外鯫生。非蒙
天使眷顧。則亦何遂之從而獲此大觀也哉。自臨境至回旆。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文件至鴨綠江上。大人徵詩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資。顧不佞素短於章

句。重以篋什數十載。勞攘簿書。拋棄翰墨。自慚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辭之益固。命之益懇。因略敘其機。兼呈篇什。以供一粲云。爾詩五言十韻。其警句云。紙上風雷隱。毫端造化奇。城路風雄掣。滄江鼓角悲。末署伴送使貢獻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成均館大司成廣州後人歸巖李元楨。

康熙丁未夏。荷蘭國甲裏吧王油煩嗎綴極遣陪臣卑獨攀呵閉等入貢。內有刀劍八枚。其柔繞指。榆檀樹四株。各長二丈許。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長

二只有奇。白質斑文。項有肉峯。荷蘭馬四。銳頭卓耳。形態殊異。又玻瓈箱牡丁香哆囉尼絨之屬。是歲暹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嚕陸坤。遣貢使握坤司答喇耶邁低禮貢六足龜孔雀鵰象等物。回回國貢牛三角三耳。

南昌縣王閣燬於金聲桓之亂。順治中蔡尙書士英開府江右。重新之。海內名流賦詩甚多。惟海鹽彭羨門孫遹詩爲最。其警句云。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

康熙己酉科。浙士有祈夢於于忠肅祠者。神告之曰。爾功名在署中。醒而不解所謂。是科頌題乃知之者一節。始悟署爲四者字中者中式也。神固已明示之矣。

周司空濟原肄業太學時。詩名籍甚。有詠白丁香句云。月明有水皆爲影。風靜無塵別遞香。一時傳誦。上徹宸聽。比官翰林。召見時猶誦其詩句獎之。

潘次耕耒由布衣薦舉。召試授翰林院檢討。幼時聰穎異常。過目成誦。試以憲書與之。讀一過。即能背誦。首尾不遺一字。兄檉章有史才。頗承受其學。又從顧亭林徐昭法戴耘野遊。故其學貫穿淹洽。無所不通。旁及歷算。悉有神會。曉法殁後無尺寸之產。舉孀婦孤孫以託。潘恤之終其身。其古誼有如此者。蓋不僅以博雅稱也。

米紫來漢雯。王文貞公崇簡之壻也。性放浪不羈。嘗以翰林典雲南鄉試。故事試差復

命不得過年。米以六月朔赴雲南。事竣。復跡江楚。至十二月猶未還。婦兄王瞿庵遣人敦迫。乃就道。及至都。自言我爲相公押解來京。都人士笑之。

靳文襄公治河。功績彪炳人寰。其河防奏議。至今行水者奉爲圭臬。而其他建白尙多。知者甚鮮。茲錄其請減專差疏。以爲嘗鼎一臠。其詞曰。臣惟皇上因在外諸臣。於民生疾苦。不以上聞。朝廷詔旨不行下達。廢弛驛站。侵冒錢糧。民隱莫申。民寃無訴。於是屢遣在內諸臣。訪查察究。此

皇上軫念民瘼。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

天使之車塵馬跡。一經絡繹於道途。則閭閻之蒼首黔黎。未免嗟咨於草野。在奉差之臣。未嘗不以

皇上之心為心。未嘗俱有不威勤措之事。并未嘗盡縱家人廝役等。需索地方官也。然往來供應。雖盞酒粒粟片肉雙雞。盡皆小民膏血。況地方官員賢能廉介者少。平庸提事者多。一聞

欽差將至。惟恐有所駁詰。莫不力圖要結以悅之。行

賄與否。姑置弗論。而飲食之費已屬不少。上司雖戒之曰。爾無科民。有司亦隨答之曰。斷不妄派。究竟無神輸之術也。更値不肖官員借端多斂。則又不堪言矣。此等事務。臣雖未得確情。並無指實。然揆之情勢。在所不免。臣愚以爲除軍機重務。必須口授

廟謨於兵丁。確酌商行者。自當專差馳驛。又在外貪官汚吏。督撫不行題參。被科道糾參。或旁人告發。并督撫扶同犯法。肆行貪婪之事。亦必須遴選部院能員。秉公確審者。無庸置議外。他如整頓驛站。料理軍

需查勘海疆恤刑督賑諸務。似應責成督撫。甚督撫
為封疆大吏。
皇上將數千里地方。數千萬百姓託之。綏懷撫治。乃
不夙夜罷勉。力報
君恩。將此等分內之事闒茸貽誤。甚至擅冒侵漁。致
煩
皇上左顧右慮。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職之督撫。雖
立置重典。亦不足惜。然天下督撫賢愚不同。未必盡
皆不肖也。臣請嗣今以後。凡督撫司道不能料理。必

須差員之事。自當照舊遴差。其督撫司道能行之事。俱責成督撫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貽悞生弊等情。即將該督撫司道立行從重處分。以爲大吏溺職之戒。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應而擾民矣。

康熙辛丑科得人最盛。名臣名儒多出其中。官尚書者一。嘉興錢陳羣。官侍郎者一。靜海勵宗萬。鄞縣邵基。官總督者二。上蔡陳元章平越王士俊。官巡撫者四。新喻晏斯盛。滋陽喬世臣。安居王恕。漢軍孫國璽。名儒則德州盧見曾。孝感夏力恕。會稽傅曾煃。宜興

儲大文、歸安陸奎勳、金谿馮詠、閩縣謝道承。皆是科庶吉士也。

海鹽彭羡門孫遹。順治己亥進士。康熙中官至吏部侍郎。兼充講官。上特命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音吐宏亮。極加稱奬。時明史久纂未成。命為總裁。賜專勅。異數也。

杭江濱海。一日兩潮。歷久不易。康熙戊戌重九日。華

亭主相國項勷拜入閣之命。是日潮急三至。咸以爲異。

朱竹垞以檢討被命纂修明史。有上總裁七書。最爲詳贍。茲錄其一曰。

彝尊承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憢憢惴惴。伏念史有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

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制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記。而述封禪之書也。龜星慶雲醴泉甘露。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還之游

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史有家人義兒伶官。宋史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爲之傳。或爲之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爲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則史益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睿與獻王於廟。存之則爲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

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朶顏之三衛。皆入版圖。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差。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恭順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志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

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若竟置不錄。難免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又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美之辭。擬纂二卷。已上之史館矣。昨晤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今之鄙藁。書法相違。臣敢揚己之長。暴人之短。但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爲有。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討王燕。燕王抵淮安。勅令歸國。斯太

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却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橚廢為庶人。東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為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嘗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入於陷阱之中。縛之一二獄夫力耳。雖至愚者弗為。而謂智慮過人之燕王為之

平。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實遣之。妻請秘史據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爲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爲。帝曰。吾異日渡江。即見吾親。此爲奸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耳。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

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之禮。未有不爲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耳。況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文豈肯以天子之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一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皇帝墳。此尤無據。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壘。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

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遵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爲異。乃誣爲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樹矣。其誰爲之立石爲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爲帝祝髮。既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載帝至鬼門。從者入人。牛景先用鐵棒啟之而出。者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即命分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

之境。爲聶先者持鐵棒啟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方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耶。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此則三家村夫子之說也。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峯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爲九族。其實本宗一族耳。迨秦漢誅及三族爲最酷。而造爲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遽舍母妻之族。而遽誅及

於弟子友明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如宋仲珩、王孟溫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爲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早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備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載文皇入都。郎敗齊泰、黃子澄至闕。同磔於市。所謗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寺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

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曆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黥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之句。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附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東湖樵夫。雪庵僧。潔其身。隱其名姓。據傳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嚙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

十也。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卒於澤州公廨。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爲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舁至京。後使安南回滇。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爲致身錄。久而附益之。不足信十二也。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

外。後人不難論定。至遼國諸書。往往以黎邱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為實。以偽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垂鑒焉。

建德宋白山維藩。所善方術節者。善卜易。以白山為東道主。或經歲不歸。方春始和。白山必令占一卦以卜歲祥。戊午春占卦畢。忽呼奇奇。語白山曰。今歲必有人自

天子所來召君者。謹識之。白山箋曰。所以煩君卜者。姑以問安否何如耳。竊聞臨卷。於外間隔。孰為翰音登於天者。而有命自天乎。方曰。書言之固然。謂余不信。請徐俟之可也。及聞制科。辟書至。乃信方之術神也。

朱秋崖克生云。寶應西北七十里曰張公舖。屬天長縣。康熙四年二月二日。張公舖人見平地忽擁官艦數十。帆檣樓櫓畢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屬。儀衛森然。所過之地迅如鳥跡。草木皆靡。竟不知是何祥也。

益都冶孝子名昇。邑諸生。父植元。好遠遊。崇禎己卯遊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孝子發憤。依肇慶道趙韞退進美。往端州冀便咨訪。一日有喬某者。亦山東人。往西粵。孝子跪請訪求。閱歲喬返。微聞其父殁於龍州土司。孝子遂辭去。溯牂牁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經遷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叟。詢知與其父舊爲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遇。竟得父櫬於龍州北門変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敘其事爲龍州扶櫬記。

夫以一寒士。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萬里之外。雖欲不謂之孝。其可得乎。亟書之以愧世之薄視其親者。

康熙間泰安知州某。行泰山下。忽見片雲自山巔下。雲中一人端立。初以爲仙。及墜地乃一童子也。詢之曰。曲阜孔姓。方十歲。母病。私禱泰山府君。願殞身續母命。母病尋愈。私來捨身巖欲踐夙約。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嗟異。命輿載之以歸。

葉丙霞映榴。順治辛丑進士。由庶常累官湖北督糧

道。戊辰夏包子之亂。從容拜疏。公服自刭死。奉
旨褒嘉。特贈工部侍郎。己巳
聖祖南巡。其子葉敷迎
駕。
上諭禮部等衙門。當楚省兵譁之際。葉映榴盡節捐
軀。朕心深切憫悼。特詔所司優贈亞卿。兼予蔭郵。今
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迎伏道旁。彌增軫惻。忠節之
臣。應特予謚。以彰異數。爾等會議具奏。欽此。部議上
奉

旨賜謚忠節。聖朝褒忠曠典。迥出令甲之外。漢公死不朽矣。

米侍講漢雯。令建昌時。有水次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役。一日見家僮攜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睢州湯文正公族人。家有傭工夫婦。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如是者數年。一旦扃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誰何也。此事

與文三郎相類。而蹤跡尤奇。

孫文定公廷銓爲童子時。嘗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睢盱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錯愕間。頓覺己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卻。至半里許。其物忽不見。文書齋常有狐爲祟。公讀書其中。久之無所睹。邪不勝正。從茲可想。

餘姚黃梨洲宗羲。明御史忠端公尊素子。少補仁和諸生。忠端公死魏閹之難。崇禎初。梨洲年十九。刺血繕疏。袖長錐入京訟冤。至國門。而忠賢伏誅。郎與已

下。刑部觀審許顯純等。若黎州對簿。即出錐錐許。血被體。又毆崔應元。拔其鬚。歸而祭忠端神主前。已又擊殺獄卒顏咨葉仲文。蓋顯純為大理時。鍛鍊忠端公罪。而絕命於二獄卒手。梨洲冒死報仇。時以忠義孤兒肯之。後以攻許阮大鋮被逮。值

大兵南下。事得解。康熙戊午己未。學士葉子吉都御史徐立齋先後薦於

朝。以老病辭。後

聖祖復以海內遺獻問徐司寇乾學。仍舉以對。且言

其衰老乃止。

盩厔李中孚容，父信吾死流寇之難，孤母子相依，雖貧不受人餽遺。母卒三年後，徒步之襄城，求父骨不得。知縣張允中聞之，為立信吾祠，且造冢於古戰場，以慰其心。乃取其塚土歸告於母墓，更持服如初喪。累薦不就。

聖祖西巡，欲見之，陝督傳

旨。容驚泣以廢疾辭。

特賜關中大儒四字寵之。

閩中有鬼孝子者。七歲喪父。家赤貧。孝子雖幼。即能以力養母。數年孝子死。鄰人將奪母志。孝子爲祟於其家以止之。且託夢於母曰。兒雖死。猶能以力養母。母泣曰。兒已鬼矣。安所用力爲。曰。母第適市語負擔者。令加重焉。兒陰佐之力。使能勝。則其傭可倍獲。母取其贏以給贍也。母如其言。果賴以存活。守節至老。宋射陵曹爲作鬼孝子傳。見虞初新志。世之生而忘親者。愧此鬼。

康熙甲申四月。

命侍衛拉錫等探視河源。初四自京起程。五月十三至青海。十四至呼呼布拉克。六月初七至星宿海之東。有澤名鄂陵。周二百餘里。鄂陵至有澤名札陵。周三百餘里。二澤相隔三十里。初九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登南山視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羣山。蒙古名庫爾袞即崑崙也。南有山名古爾班吐爾哈。西南有山名布胡珠爾黑。西有山名巴爾布哈。北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東北有山名烏闌杜石。古爾班吐爾哈山下諸泉。西番國名為噶爾馬

塽。巴爾布哈山下諸泉名爲噶爾馬春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諸泉名爲噶爾馬沁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即古爾班索羅謨也。三河東流入札陵羅。自札陵一支流入鄂陵澤。自鄂陵流出乃黃河也。除此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爲小河者不可勝數。盡歸黃河東下。使者自星宿海於六月十一日回程。向東南行二日。登哈爾吉山。見黃河東流至呼呼托羅海山。又南流繞撒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爾托羅海山之南。次日至冰山之西。其山最高。雲霧蔽之。蒙古

言此山長三百餘里。有九高峯。自古至今未見冰消。終日雲霧蔽之。常雨雪。一月中三四日晴而已。自此回行十六日。至席拉庫特爾之地。又向南行。過會庫里高嶺。行百餘里至黃河岸。見黃河自巴爾托羅海山向東北流於歸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爾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餘里。寧夏之西有松山。至星宿海天勢漸低。地勢漸高。人氣閉塞。故多喘息。

靖逆侯張勇字飛熊。

國初定鼎。卽仗劍出關。求見英王。王大奇之。提督甘肅。知吳三桂將反。命子雲翼間道入都。首發其姦。聖祖親解御袍賜之。功成後謚襄壯。相傳其封公夢夏侯惇而生。侯薨後葬墳掘地。得夏侯碑碣。亦奇事也。

金會公德嘉。順治庚子舉人。就安陸府教授。不赴會試。一日夢有人投刺來拜。視之乃門弟劉子壯五字。奇之。因北上。康熙壬戌會試。總裁掌院學士朱之弼。乃劉子壯會試房師也。果中第一。夢兆之異如此。

張清恪公伯行。康熙乙丑進士。歷官至江蘇巡撫。素以清節理學著名。四十八年大計。盡除吏之貪婪不職者。萬民鼓舞。而總督噶禮貪黷怙勢。素與齟齬。辛卯科場事發。

上命刑部尚書張鵬翮往鞫。亦畏其勢。伯行抗疏上言噶禮營私壞法。有曰。俾祈

皇上大奮乾綱。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振萬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人皆傳誦。噶禮亦誣伯行不肯出洋數事。

上命並解任。

命工部尚書張廷樞來鞫。並擬革職。

上責諸臣顛倒是非。革噶禮職。留伯行巡撫任。

諭諸大臣曰。伯行乃天下第一清官。噶禮辦事歷練。操守朕未能信。若非張伯行在彼。江南地方受其侵削一半矣。中外無不頌

聖祖知人之明。

海寧查嗣韓。以五經薦不第留京。住西華廠劉廷璣宅之無倦軒攻書。身素弱。劉勸慰之曰。吾非不知

會夢神贈書。有五色雲中第二人句。是以戀戀冀其一驗耳。至康熙戊辰。果以榜眼及第。

孫松坪致彌。康熙戊辰進士。官編修。髫齡即以詩供奉禁中。四十餘年。有歸舟口號云。有淚何曾灑路岐。小船欹側逆流中。科頭白眼傾尊酒。飽看人家使順風。其襟懷磊落可想。

餘姚汪壑少任俠。及從勞麟書遊。研心朱子之學。梓然儒者矣。其父歿雲南。壑扶櫬歸。至漢江遇大風。舟將覆。壑憑棺號哭。誓以身殉。風忽止。得泊沙岸以免。

人咸謂孝思所感。

熙朝新語卷十六終

熙朝新語卷七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正白旗漢軍陳夢球。康熙甲戌進士。未與館選。
上特召試聖人之本論一篇。稱
旨。補選庶吉士。異數也。

高安朱文端公軾。少好學。用志不紛。塾師嘗會飲。公不與。讀書不輟。師命餉以酒肉。置座間若無覩也。每於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輒筆記之。康熙癸酉領鄉薦第一。甲戌進士。改庶吉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有

可亭十三種行於世。

康熙甲戌。丹徒裴之仙偕數人入都會試。有善扶乩者同往問中否。乩判一貴字。衆不解。後裴中會元。裴故眇一目。始悟向所判貴字。乃中一目人也。

吳文簡公襄之父與一僧善。後僧患足疾坐山中。一日忽見僧自外至。徑趨入內。跡之則夫人方坐蓐。誕一子。即文簡公也。由癸巳翰林歷官禮部尚書。康熙壬寅二月。恭與千叟宴。紀

恩詩云。六旬今列千官宴。兩榜原登

萬壽科。

宋牧仲犖。先撫湖北。後撫江蘇。振拔名流。提挈後進。士林德之。性嗜古。精鑒賞。名人書畫一見即別眞贋。嘗寫水墨蘭竹小幅。錫西厓題詩云。竹箭美必採澤蘭香宜紉。公平鎭東南。空谷無幽人。偶然託豈妙。寫此平生心。吞噬魏公儔。小事乃爾神。借圖頌德。洵非諛語。

康熙間梁溪陸生者。忘其名。少好學。弱冠遊庠。家小康。以好施故中落。妻父故富翁也。頗輕薄之。翁壻往

遷蹶跡日稀。後値鄉試。陸以無力納卷。且妻已有娠八月餘。慮無人周顧。意不欲往。同人固強之。捐貲以助。陸不能卻。陸屬人聞於妻父母。冀免內顧憂。而翁夫婦若不聞也者。陸爲同伴所迫。怏怏而去。倉卒終場。歸則妻患痢甚劇。醫決不起。陸彷徨無措。夜半妻渴甚索飲。欲溫之。苦無薪。見床下有破板。將取以燎火。板甫揭。見白蟻蠕動。撥視之。下有巨甕盛白鏹焉。喜欲告妻。聞扣扉甚急。啓關未及詢。衆擁而入。乃報錄人也。正錯愕間。又聞妻大聲作啼。視之已生一子。呱

呱在淋矣。一息之間。三壽畢集。信所謂困極而亨者耶。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軍務臣張鵬翮河工告成疏曰。河工一事。欽蒙

睿慮。

親臨閱視。洞悉原委。

宸衷獨斷。區畫精詳。拆攔黃壩以通海口。築挑水壩。開陶莊引河。以導河北行。培高堰築六壩。以束淮敵

黃。挑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等引河。以暢淮流。修歸仁堤。以節宣睢水。塞時家馬頭。以杜黃水旁溢。開壬家營減水壩。挑鹽河。以洩黃淮漲水。鳌成字堡諸引河。逢灣取直。以分水勢。杜邵伯更樓諸口。修運河兩岸排樁。濬深運河。改修中河。以利漕運。疏人字芒稻河涇澗諸河。以洩運河漲水。挑海溝蝦鬚等河。以洩下河積水。建高郵南關車邏諸滾水壩。以資啓洩。工程次第完畢。今歲伏汛。黃淮並漲。逾月不消。水勢大過三十五年。而堤防保固。海口通暢。運道深通。民獲

耕穫。黃童白叟。感戴
聖恩。歡聲如雷。洋溢原野。此皆我
皇上神謨睿慮。上與天通。燭照於事前。符驗於事後。
用能奏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鴻休偉績等語。有
旨明歲閱視河工。四十二年
聖駕南巡。三月以淮黃告成。
頒詔天下。

賴塔拉巴圖魯從征耿逆。一日浴於溪。覺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縛以繩引出之。乃一龍首。鬚鬣宛然。

所縛者乃其背也。見者驚走。賴神色不變。徐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上。自是人呼賴爲縛龍巴圖魯。

錢香樹陳羣爲翰林時。舟行失足入水。家人救以篙得免。謂人曰。吾聞墮水者必有鬼物憑之。倘遇李太白。便把臂去矣。次日過李白樓。題云。昨夜未曾逢李白。今朝乘興一登樓。樓中人已騎鯨去。樓影當空古上遊。

海鹽徐个臣咨。鄉試前祈夢于忠肅祠。神告之曰。歸

語汝祖以吳三桂一事報汝也容心惡之既而病發竟入殼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歸語其祖年已及耄亦茫然不知久之乃曰是矣三十餘年前有僕吳姓與婢女名三桂者有私汝曾祖母探治之吾力諫得免即以三桂配吳不謂爲神明所鑒貽禍於汝汝其勉之

武進周靖原祈夢于忠肅祠忠肅迎揖之有童子立戶側吟一片冰心在玉壺句讀畢爲衡稱訝之不敢問頃辭出忠肅送及階握手言曰余事在爾爾事在

余。曉後不解所謂。入都謁侍講董公誥。公一見如故。留館其家。先是董公夢忠肅拜訪。若有所囑。未及諮而寤。質明周子至。故異而優禮之。己未應試鴻博。賦題璿璣玉衡。恍惚前夢。文思沛然。一如夙構。遂取一等第九名。授檢討。纂修明史。周適分得于忠肅傳。同官有以易儲事議之者。周立辨其誣。論始定。初周赴試後。有平韓卿者精於數。董公使為周占之。當得祭酒。董云太尊。曰否則盼敎。及命下謝

恩。章服未具。假之平原張貢哉官助教者。始信平言有驗也。

西藏達卜喇嶺前有前朝紀功碑。漫漶剝蝕。僅存十六字云。雲山爲劍。風樹爲旗。用彰我武。永靖邊夷。不知建於何時。

本朝康熙六十年。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長。以西藏平定。請於彼地建碑紀績。奉

旨准行。以

御製碑文頒發勒石。仰見

皇威廣播。聲教遐敷。千古爲昭矣。

康熙辛丑狀元。聊城鄧梅廬鍾岳。以書法。友愛諸弟。或暮歸過時。必俟於門。諸弟不敢夜出。鄉黨重之。

李文襄公之芳。由順治丁亥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剛正沈毅。總督浙江時。平定耿逆不動聲色。以身繫天下之重。使數千里危而復安。奠社稷臣也。

黃蛻王宗伯澤宏未第時。自黃岡赴京。過廬山宿蓮花宮。未晚而睡。夢坐大殿。見衆僧誦經。取案上數枚啖之。遂醒。口中尚有餘味。正詫間。忽見衆僧掌燈

列席問之是曰乃此菴主淨月上人忌辰眾方祭祀。宗伯大異。起視所供象。頂上微缺如少數枚者。乃悟前身即淨月也。

士未遇時。遭人白眼。得志後猶憶及之。甚或見諸語言文字間。要非盛德事也。然亦有足快人意者。德清蔡狀元啟僔。赴公車時。有同年爲山陽令。投刺往謁。令批其刺。令閽人查明回復。蔡怫然而去。及第後。令以厚幣謝過。卻之。寄詩云。一肩行李上長安。風雪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

孫侍郎在豐官侍講時。

上命講性相近也。對曰。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義理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

上曰。義理氣質有兩個性乎。對曰。義理即在氣質之中。二者一也。

上嘉賞之。

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上御乾清門。宴內閣大學士學士各部院等堂官翰林院學士講讀日講編檢詹事坊局科道掌印官九

十三員。
敕諸臣歡忻暢飲。笑語無禁。宴畢復命近
御座前觀燈更。
賜卮酒。霑醉者令內官扶掖而行。明日
御製昇平嘉讌詩序。首唱麗日和風被萬方句。羣臣
集太和殿下。倣栢梁體以次賦詩九十三韻。宣
上德而通下情。雖卿雲糺縵之辭不是過也。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未達時祈夢於神。贈以一聯云。
富貴無心想。功名總不成。貴而惡之。後中康熙庚戌

科進士。官至相國。方知戌字似成而非成字。想字去
心恰是相字。
蔡宗伯升元。紀
恩集載其傳臚詩云。入對
彤廷策萬言。同臚高唱
帝臨軒。
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間兩狀元。一時傳誦。以爲
科名盛事。
范忠貞公承謨撫浙時。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遣卒往

捕不得。公患之。一日自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答云。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莫惹。公不悟。未幾遷閩督。殉逆藩之難。乃悟門內大蟲。閩字也。事由前定。信然。

易州范良齋女。許字未婚而夫死。女聞之自縊庭前海棠一株方花。甚穠豔。烈女死。花忽盡變為白。一時文士歌詠甚多。

江南尤生將赴鄉試。而苦無貲。夜夢人告曰。市橋下有白金二錠。重二十兩。五更可往取之。如言而往。無

所見。再夢再往。亦如之。橋側有銀工某。怪其數早行。邀詢之。以實告。且歎鬼神之弄人也。至晚又夢。凡促其早往。至則果有白金如數。銀工覘得之。又邀而問焉。對以故。且示之金。銀工曰。誤矣。吾昨聞君述夢。以為癡。聊鎔鉛錫以戲君耳。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往。然神先告君。特假手於我。此定數也。即舉以相贈。是科元領薦。乃倍酬銀工。

順天萬維翰嶽苕。順治丁酉解元。康熙庚戌進士。其人學題乃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食餼則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丁酉領解。首題卽顏淵喟然章。明年

世祖御試題克己復禮爲仁。自謂平生與復聖有因緣。比戊戌會試。題無顏子語。意頗不懌。及榜發中式。房師乃曲阜顏主事光敏也。

宣城自

本朝來科甲最少。康熙己未施愚山閏章高阮懷詠孫子立卓以辟薦。茆楚畹薦馨以鼎甲。同時入翰林。時施園有梅。三月復開四花。恰應四人所居方位。咸以爲異。繪圖題詠焉。

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覺羅武 一等侍
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臣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護禮三
等侍衛臣索奈奉
上諭。長白山係
本朝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四人前赴鎮
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
酌量行禮。欽此。欽遵於五月初四日起行。八月二十
一日回京復
命。疏稱。臣等於五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

起行。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宣
上諭於將軍等。隨查兀喇寧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
邨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曾遠望見。惟
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戴穆布魯。原係採獵之人。今已
老退閑。自稱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居住。我雖不
曾躋長白山之巔。曾聞我父云。如往獵於長白山腳
下。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
之。長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遙遠。我不知其他
等語。因訪問雖不曾至長白山。如赴額赫訥陰地方。

水路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往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路前赴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者知赴額赫訥陰地方陸路等語。臣等隨議每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諮鎮守寧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豫備。我輩糧盡。以便於彼處取用。將軍巴海云。大船

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豫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恐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噶喇大額黑約。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速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虛勒訥林祁爾薩河。滹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揮河。敦敦山。阜龍窩河等處。

至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額黑乘小舟而行半
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
由江中逆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
由瓦努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
額赫訥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
赫訥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於初十日已至。因前
進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
布素閑散章京喀達。與識路徑之喀喇。帶領每旗甲
士二十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可將

行幾日方得望見有幾許路程。村度聞信來報。我輩住二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賚書前來報稱。我等前次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止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又續差戈咯來報稱。先差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百餘里。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語。臣等總未有雨水之時。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爾喝喇大嶺纍捕珠。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

林中。揣摩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十七日雲霧迷漫。不知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適遇路蹊。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腳下。見一處周圍林密。中央平坦而圓。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住札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彼處住札。步出林外。遙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

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

築砌臺基。遙望山形長圓。迤邐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有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爲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池周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峯。勢若傾頹。頗駭瞻視。正南一峯。較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爲扎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則爲大訥陰河。小訥陰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

峯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峯陸續滾至山下。閒散章京畢楊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靈所賜。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視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蒙籠。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拾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

之際。適逾頒到
敕旨。臣等不勝歡忭。振讀
敕旨。感激靡盡。當經叩頭謝
恩訖。二十九日回馬瘦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
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淺處。剛白黑險處。噶爾漢險
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法克錫險處。
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經此大江九
險。得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
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元喇地方。又

往看寧古塔等處地方。於十二日至寧古塔。徧看會寧府等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回京。臣等奉命於人跡罕到之處創闢路徑。行於不見日色深林之內。無一日阻滯。得見長白山。皆我皇上敬念祖宗。誠心感格神明之效也。謹疏奏聞。奉旨。長白山

祖
宗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以
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禮部議奏。禮部議覆。應將
長白山封爲長白山之神。相擇吉地建廟。照五嶽例。
每年春秋二季致祭。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亦照
五嶽。今未建祠之前。應
特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
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酌量題請建造祠宇成
日。始行春秋二祭可也。

侯官陳解菴學夔。康熙己酉舉人。耿逆之變。抗節匿橋園洲三年。不受僞職。尋丁父憂。廬墓側。任司寇克溥首薦之。略曰。昔長安賣賦。洛陽之紙頓貴。今全節罵賊。睢陽之舌猶存。時服未闋。郡縣迫之赴京。籲乞終喪。得請歸。後授寧陽令。興利除弊。撫臣錢公珏疏薦。陞兵部。

朱竹垞檢討。研經博學。上徵九重。其所著述。固已風行海內矣。即一二剩餘。亦有瑰異獨絕者。幼時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即應聲曰后

稷。師怒之。而心服其對之工。在京師時與人會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爲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東野西施等字。又嘗舉四書一句合四聲。得康子饋藥兵刃旣接二語。又除夕集唐作對聯云。臣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能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餘事作詩人。

湯文正公爲庶子時。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湯鼓勇至山巔。有室懸麻姑仙壇記。旣覺不知所謂。癸亥冬閣學缺出。特用左春坊王鴻緒。用

子閣學文出缺。湯遂繼擢。是年六月
特簡江蘇巡撫。蓋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在吳縣
洞庭山也。事之前定如此。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丙午。五色慶雲見。時方克復雅
克薩城。
命薩布素等撤兵。鄂羅斯遣使乞和。
康熙二十五年
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
博採遺書。用充祕府。俾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

也。朕劑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爲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坊肆刻本外。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鈔寫事宜。爾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軼。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閏四月禮部等遵

旨議覆。購求遺書。應令直隸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令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詳督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值。彙送禮部。其無刻板者。亦令各有司僱

纂輯爲。交翰林院進呈。有願自行呈送者。交禮部彙繳。得
旨。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說。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准收錄。該部院卽遵
諭行。

汪君文琬。以鴻詞科改翰林院編修。入史館僅六十日。講史傳一百七十餘篇。遽以疾請歸。終不復出。甲子冬。

聖駕南巡至蘇州。在籍諸臣恭迎

聖駕於河干。

上召撫臣湯斌諭曰。汪琬久在翰林院。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

賜御書一軸以榮之。

凡翰林

賜宴瀛臺。定在暑節。每趁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宮牆綠岸間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鳴啾。與江南水鄉無異。暨渡板橋。則荷香襲衣。隨流滴耳。宛在夢中聽箏筑聲。然後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割然大湖。有紅板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欄外維列魚罾。凡朝官渡橋者。俱許摘罾捉魚。得即攜歸。於是遍遊瀛臺門。惟
賜宴時則
詔從牐口北上。直西岸道通梁。中有層亭。兩面帳房

如號舍排列。

上命登舟。汎太液池。卽從過船亭登舟。芰荷十里。望如蕃錦。北面望金色搖曳。則别一境地矣。李石臺來泰應制詩云。紅橋循蟻渡。綠樹貫魚歸。蓋紀實也。

台州洪虞鄰若臯。敬事呂祖。順治戊子領鄉薦。壬辰會試前。與鄰生何陳二姓同禱於呂祖。問南宮捷否。拜起見爐灰書中陶二字。是科僅中陳何。始悟析二姓之半而成陶字也。乙未會試前。洪夢神贈以詩云。大國推巍正展旗。春光遲發遠爲期。君家福分非輕

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果捷。

萬柳堂爲益都馮相國溥別業。每逢上巳。輒與朝士修禊其中。飲酒賦詩。壬戌上巳。益都將有致政之意。首倡詩第六句云。水萍風約故沿畱。徐健菴春坊和云。盡日行吟步屧畱。施尚白侍講和云。回溪時有斷雲畱。陸義山編修和云。落花香倩蝶鬚畱。方渭仁編修和云。煙宿含山翠欲畱。徐華隱檢討和云。小雨泥看屐印畱。高阮懷檢討和云。羽觴泛泛去還畱。汪蛟門主事和云。輕陰時爲落花畱。林玉巖中書和云。鑑

拂弦揚吭栗亞轉妍角勝。佳句如雲。相國歎賞不絕。而意似未屬。後至潘稼堂檢討和云。東山身露草堂西。相國拍案而起。稱爲第一。

米紫來漢雯。順治辛丑進士。授長葛令。到任後淸靜無事。民皆安之。米故善度曲。時有剃頭待詔羅漢者。業既猥而貌又甚寢。人咸侮之。一日方爲米剃髮。家童有吹笛者。羅漢忽曰誤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笙。曰必胡琴和之乃可。翌日自製胡琴。和而吹之。果異。凡調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米由是異之。常與究

極音律。康熙癸丑。米在長葛見邸報中會試題。其孟子題乃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適羅漢在側。爲闡發傳註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叩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首。兼曉篆隸。米以賓禮館之。一日忽辭去。自言有母在河北。當來一別。卽往五臺不歸矣。後竟不來。

吳江徐電發釚。幼穎敏。年十三賦詩。卽有驚人句。由翰林外用乞歸。著書自娛。有菊莊樂府。早行於世。朝

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金餅購去。有詩云。中朝攜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涓。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其為遠人所慕如此。

山陽張穀文鴻烈。康熙己未薦舉授檢討。二十三年十月。黃河漲發。淮水下注。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御史李時謙奏請疏浚淮揚下河。以拯七邑之民。恭值
聖祖南巡。相度地勢。發帑救民。遣官督理。張上疏言。淮揚水患。關係運道民生。淮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

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沭陽安東海州八邑受害。今皇上准臺臣李時謙條議。疏浚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値聖駕省方親過淮揚。洞察情形。特命大臣査勘後復經會議。發帑經理。大哉帝德。如天好生。七邑之黎何幸至此。但臺臣祇知淮安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也。祗知七邑民田昔受決口之水。今受滾壩之水。

而不知八邑民田在黃河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臣
稍隸淮安。何忍不爲八邑生靈。再請命於
聖主之前乎。伏乞
皇上命總河確勘。與題到日再議。
上從之。
京城觀象臺上。舊有元郭守敬所製渾天儀簡儀銅
毬量天尺諸器。
本朝康熙二年。以舊儀年久多不可用。
御製新儀凡六。曰天體儀。曰赤道儀。曰黃道儀。曰地

平緯儀。曰地平緯儀。曰紀限儀。陳於臺上。至今遵用。其舊儀移藏臺下。

龍中允燮作瓊華夢傳奇。盛行於時。一日置酒招王阮亭輩觀之。阮亭酒酣賦詩。有自掐檀痕親顧曲。江東誰似阿龍超之句。蔣靜山仁錫和云。玉崑崙碎鳳檀超。阮亭歎絕。

宋漫堂中丞選江左十五子詩。厥後其中大魁一人。官大宗伯者一人。大學士者一人。其餘任宮坊入翰林者指不勝屈。高郵李百藥必恆獨以諸生終。然其

詩格之高才力之大實爲十五人之冠。

熙朝新語卷七終

熙朝新語卷六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康熙二十三年。

駕幸金陵。

上親謁明太祖孝陵。由甬道旁行。

諭扈從諸臣皆於門外下馬。

上行三跪九叩頭禮。詣寶城前行三獻禮。出復由甬道旁行。

賞賚守陵內監及陵戶人等有差。

諭禁樵採。命地方官嚴加巡察。父老從觀者數萬人皆感泣。總督王新命刻石紀事。古今未有之盛舉也。

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慍之色。京師有無賴子。偶與公騶卒鬬。乘醉隨公輿後辱詈。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詈可已乎。無賴子歸酒醒。或告以昨辱相公。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予二金。命改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卒爲善人。此眞休休有容之度。凡爲士大夫者當以

此爲法。
太倉王相國掞。未入閣前大病幾危。或薦方士李姓
禳之。獨閉一室。禮拜七日啓戶曰。尙書無恙。昨斗府
已送福書云。熙朝元老。康熙某年月日爲王掞立。未
幾病瘳。後果如期宣麻。至雍正初罷相。始悟熙朝二
字之驗。
韓文懿公菼。癸丑會狀。撤闈後
七日取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是年冬
召至起居館。作太極圖說。

命將平日窗稿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
上召至安德殿講大學畢。
上問平日所作必尚多。時館師學士熊賜履代奏曰。
尚有三十三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
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即鄉試墨卷。
上悉留覽。其以時文受
主知如此。前代所未有也。
明隆慶中。長洲韓侍郎世能。居陸墓。家故貧。祖永椿
喜放生。每早持箒掃河灘螺螄。盡放水中。久而不倦。

侍郎蘇試時夢神告之曰汝祖放生功德大當令累代貴顯後官至少宗伯使朝鮮賜一品服文懿公即其後人也

南宮張太史光孚庚戌年赴部試時父病不欲往強之行至旅店夢一人以白帽與之寤而悲甚欲歸而父書至病良已遂終場歸家未幾報至則光孚中解元矣賀客麇至內有一客云邑中自前明大司馬白圭領解後久無繼者君能繼之殊足賀矣光孚始恍然

太原傅青主山。母夢老比邱而生。生復不啼。一韓僧至門云。旣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繼咸被誣逮問。傅橐饘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劭。鼎革後隱於黃冠。己未薦舉鴻博。固辭不可。特旨免試放歸。授中書舍人以寵之。

鄂西林相國作侍衛時詠懷詩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若不料後此之出將入相者。伋為

七晉錢曉徵申秀樓范何二姪煥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居然以武侯自命。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

庚戌壬寅。京口救援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工人施刀鋸。則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一。妙麗天然。衆共駭異。乃施之城南福緣菴中。

孔太守興訓。濬衙門河。見有物甚長。黑質黃文。自空飛入湖。掉尾行數里。風恬浪靜。竟不知何物也。

錢塘沈方舟用濟。爲紅蘭主人客。其配朱道珠繪故鄉山水圖。題詩其上。以寄方舟。主人爲作詩云。應憐夫婿無歸信。翻畫家山遠寄來。方舟感動。未幾言旋。當時傳爲佳話。

江陰王韓起景琦。以名師自負。康熙中學使者某。以母壽祈福於寺。寺僧邀孔子拜釋迦像。韓起見之怒。卷畫歸。學使知之。拘韓起至。詰之。韓起曰。生恐累公得罪名教。故奉聖像歸耳。即學使前裂去佛像。拜而焚之。學使者詘於理。婉言謝之而已。

長洲繆焕馬曰。漢十歲時能作擘窠大字。閶門西禪寺扁額。是其手筆。今寺宇廢經更葺。仍就舊額鈎勒漸之。無有能更書者。

潘制山兆吾爲浙閩總督滿保幕友。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奸民朱一貴倡亂。事聞省城。時方二鼓。潘謂滿公曰。兵貴神速。須盡此夜了之。即燈下書牒。頃刻數十紙。未三鼓而部署定。黎明發兵。兩日至厦門。五日至鹿耳門。賊大怖。以爲神兵自天而下。驚散無敢鬭者。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奏請

亞學潘岡辭不受，奇人也。

陳恪勤公被逮入都時，遣人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所。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曰廉吏也，不受直，饋米十石，且遺以書云。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書末不署姓名，詢鄰米夫，門主人姓吳，跡之已閉戶他出，不知所之，殆壓隱也。

納蘭容若性德，大學士明珠子，康熙癸丑進士，少聰敏，讀書一過成誦，年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

士。二十二授侍衛。攜書數萬卷。蕭然若寒素。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人不知爲宰相子也。

副都統朱涵齋倫瀚。康熙壬辰武進士。年四歲時以煤塗壁。肖人鬼鳥獸狀。見者驚詫。一日攀煤車取煤。壓傷右手中指。治痊則此指甲獨厚而銳。有微凹。能容墨。遂以指代筆。

聖祖嘗書其所畫扇賜高麗國王。王復請於朝。具帖用乞畫。一時傳爲美談。

長白腊少宰保幼年氣盛善怒太夫人屢戒之及長役於四方辭太夫人前乞一杖授老僕曰爾從吾遊怒即以杖示我每怒必使然曰母在怒輒平其純孝如此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圖理琛奉使土爾扈特由喀爾喀俄羅斯至其地五十四年三月還京進其道路所經爲異域錄一卷進呈

御覽首冠以輿圖次爲行記以所歷之地爲綱而按日紀載以爲目乾隆間奉

旨採入四庫全書。

康熙間西域貢獅子二。形如圖畫。後門外打圍遇兩龍。人不能勝。召獅子搏得之。老獅力盡而斃。小獅繼亦遁去。其麗皮寶之以章。氈

雍和宮殿庭懸牌於腰間。一重一千二百餘斤。一重六百餘斤。

鄭芝龍初據臺灣時。廈門人有掘地得石者。文曰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初不解。康熙二十三年。會稽姚

熙止啓聖爲福建總督臺灣平。或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鄭逆竊據四十餘年。而其讖已先定。蒼天早厭之矣。

德清徐方虎倬。康熙癸丑進士。官翰林院侍讀。歸田十餘年。恭遇
聖祖南巡。進呈全唐詩錄百卷。
特加禮部侍郎銜。年登大耋。子列六卿。眞
盛世偉人也。

禹州十一齡童子朱姓。打虎救父。州牧史君廷桂獎

以粟帛。蕭山毛大可奇齡作打虎兒行。

秀水周青士篔。博學工詩。吟誦不輟。有郡丞行署與周爲鄰。聞其聲達旦不寐。恚甚。遣吏勾提。將加扑抶。鄉先生聞之。固請始得免。肉食之鄙。一至於此。眞堪絕倒。

歙人某娶婦甫一月。即行賈。婦刺繡易食。以其餘積錢置一珠。以紅絲繫之。比夫歸。婦歿已三載。啟篋得珠。已積十餘顆。汪千頃洪度爲作紀歲珠詩云。珠纍纍天涯歸未歸。較白香山商人重利輕別離之句。

尤覺婉約可悲。

康熙戊申年。京師正陽門外挑濬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能識。禮部出榜訪問。並印原印於後。數十日無辨之者。少宰孫北海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蓋雨後即埋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甚詳。一時歎爲博物。

雍正元年。江南山東所產麥穀。皆兩枝雙穗。蜀黍一幹四穗。內池蓮房同莖分蒂。諸瑞疊呈。大學士等上

言。此皆
皇上聖德之所感召。請宣付史館。
雍正癸卯狀元金壇于振榜眼上元戴瀚探花錢塘
楊炳。
上以登極首科。
恩施格外。俱著在南書房行走。曠典也。
聖祖時鄉會試二場以孝經爲論題。後改用太極圖
說通書西銘正蒙。雍正元年。
上以宋儒雖足羽翼經傳。不若聖言之廣大悉備。仍

改用孝經。

湖南向無貢院。士子俱赴湖北鄉試。雍正元年七月

奏

上諭。湖南赴湖北。必由洞庭湖。六七月間風濤尤險。間有覆溺之患。著分湖南湖北兩闈。卽於明年豫備場屋。從此湖南名士永無秋風波險之虞。感頌

皇仁於無旣矣。

向例殿試進士在

太和殿丹墀。癸卯年十月二十七日殿試時。天寒硯

陳。
上命移至殿內兩傍。並令太監多置火爐。俾殿內和暖。使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
世宗之優卹士子如此。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新科進士於引見前朕欲先行考試。再引見。一應仍照殿試預備。朕將詩文四六各體出題。視其所能。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體俱作。悉聽其便。此進士
朝考之始。

雍正二年禮部遵

旨。應從祀孔廟並復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應增祀者二十人。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應升祔十哲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

雍正三年

上諭。各省學政與正副主考。朕皆就其爲人謹慎者

派往並未考試文藝。其中恐有荒疎年久。不能衡文者。著將應差翰林並進士出身各部院官查奏。候朕試以文藝。再行派差。此考差之始。

安州陳狀元惠華。少時讀書郡室。有東鄰之女竊窺。正色拒之。事與明朝曹鼐相似。每於座右書曹鼐不可四字。雍正甲辰果以第一人及第。

部陽張大有爲漕運總督。奏言寫字手顫。請奏摺代書。

上諭云。忙時令人代書亦可。若奏摺仍須親寫。即字

畫粗大。略帶行草。亦屬撫舫。辭達而已。敬不在此。仁和孫士毅爲兩廣總督時。亦有是旨。我

朝待大臣之寬容脫略如此。

雍正癸卯江西鄉試。趨學而優則仕一節。有周學健者名士也。文思幽奥。房考裘不能何讀。怒而批抹之。歸寢忽囈語自批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倘魑然作房考乎。家人以爲中風。急呼各房考視之。見所抹卷曰。試薦之何如。時正主考任宗伯蘭枝聞之遽

曰。此奇文逼場所無。可以冠多士也。副主考德公方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問何字號。曰男字第三號。德曰。不必閱文。竟定壓卷可也。任問故。曰我寢方酣。忽見神賀我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果男三號。豈非驗乎。榜定後。衆問張房考。藝評故茫然不知。若或使之也。

雍正五年。浙江巡撫李衛進瑞穀。羣臣上言。皇上至德光昭。太和翔洽。是以宇內徧產嘉禾。浙江又呈瑞穀。奉

旨此非朕涼德所能致想浙省澆漓之習必然丕變
是以感召上蒼如此瑞應朕深爲浙省臣民慶幸
命即諭浙江通省先是因查嗣庭悖逆停浙江人鄉
會試故也
雍正六年三月安徽巡撫魏廷珍奏鄉民違例演戲
應嚴禁摺
旨州縣鄉堡之間借演戲爲名斂錢耗費招呼朋類
開設賭場種種不法此則地方有司所當嚴禁者至
於有力之家祀神酬願歡慶之會歌詠太平在民間

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而未分晰原由則是凡屬演戲皆為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旣立法皆準情理至當其有不便而難行者則奉行之不善也

河南孟津縣居民翟世有拾獲陝西人秦泰買花銀一百七十兩尋主給還並不受謝大吏入告奉旨給與七品頂戴仍賞銀一百兩又商邱貧人陳懷金拾獲遺金二十四兩全數付主力辭酬謝奉旨嘉獎給九品頂戴賞銀五十兩又兗州軍兵李中

偷。拾銀一封。歸還原主。奉
旨賞銀六十兩。仰見我
國家久道化成。民敦古處。而
聖主之懋賞殊恩。與人爲善。亦曠古罕有也。
鄉試房考向例選州縣中科甲出身者。只許入闈一
次。雍正元年五月奉
上諭。考官以鑒拔爲主。不論曾否入闈。臨場時監臨
試以時藝一篇。其文理優長者爲內簾房考。荒疎者
俱外場執事。

雍正癸卯九月會試禮部請定取中進士名數。

上定一百八十名。仍令總裁朱軾張廷玉。此外不拘省分。不限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

康熙時編檢多至二百人。庶吉士五六十人。雍正元年

上諭。內閣大學士會同掌院學士。秉公擇其學優工書。善繙譯者。留館辦事修書外。其或才具練達。可當科道吏部之選。以及長於吏治。編檢可為府道。庶吉士可為州縣者。一一分別具奏。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房考有張豐晉科分最久。自居前輩。每晚焚香拜祝神佑。如有積德之士。求暗中指示。各房笑其癡。咸揶揄之。伺其燈下閱卷時。以一細竿穿牖入。挑其冠。張驚以為神。拜祝如前。衆伺其坐定。又挑之。張遂捧卷上堂。主考已寢。張叩門告以神明指示之故。主考閱之笑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乎。衆噤不敢言。及榜發。此卷已中式。各房憮然告張曰。我輩弄君耳。張正色曰。此非我為君等所弄。乃君等為鬼神所弄耳。此論甚正。

雍正六年

上命諸臣各保舉一人。衡永郴道汪椿。保舉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漋學問優裕。政事練達。忠實之忱出於至誠。奉

旨補授四川敘州府知府。此可見

聖世用人勿疑之意。而汪椿亦可謂內舉不避親者矣。

徐公士林巡撫江蘇。凡讞獄先摘定案大略。牓示於外。而後發稿交冊。所以杜胥吏之舞弊也。

世宗嘗謂曰。爾風格凝重。當為名臣。

武陵楊太史錫紱。權奇倜儻。抱負不凡。雍正間黃民蠢動。王師征之。太史學鄰米。單身入洞說之。羣苗羅拜乞降。亦奇事也。

建昌李司空鳳翥。康熙丁丑翰林。雍正七年五月奏賀瑞芝本內。自稱遠藩陋儒。賀慶雲本又稱撫地才疎。敢含毫而賦五色。

上諭。李鳳翥既以儒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

傾重不當作游戲之詞若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所奏盡爲虛文若實曾作賦便當進呈朕覽若自揣不能而作浮詞邀成謊詞陳於君父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李紱蒙受朕深恩由翰林擢至工部侍郎似此輕慢承恕何得謂之儒者乎此可爲陳奏不明體制者戒。

康熙庚辰科二名相一爲桐城張文和公廷玉雍正四年進所著性理全書

上諭此書發明聖賢之義蘊爲後學之津梁有益於

身心有關於品詣。凡爲士大夫皆當身體力行。服膺弗失。又奉

敕纂修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積六十有五年而成。義例爲唐宋以來諸史所不及。一爲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官侍郎時奉

命赴閩審案。

上命教導督臣高其倬撫臣劉世明貽直謹

旨至閩。宣述

聖意。其語有大凡人臣事君。不但當以身事。更當以心

心耳。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此心惟知有君。而
并不知有身。甚合
上意。
孫其言高且偉。對世明能從與否。何須觀其後效。然
尤受得一塹發墟之吏爲直矣。
稽文敏公曾筠。總督河道時。中年將築隄要有兜牟
而短褐舊。直入一揖。遂上坐曰。某隄須築某所才保
無虞。公頷之。已而思其人狀貌乃一武夫。言復樸魯。
何遽公然抗禮。意頗不懌。次日赴工次。過張桓侯廟

小住喫茶。見神像宛然夢中所見。乃親禱於神。一如所指。

錢塘沈闇齋近思。幼孤貧。依靈隱寺諦暉和尚。延師課讀。遂成通儒。有項姓者。識其非常。以女妻之。後登庚辰進士。由知縣行取爲吏曹。官至侍郎。以清介稱。項姓之爲女相攸。物色寒畯。猶是俗情。若諦暉之獨具慧眼。可謂大善知識矣。

杭州顧小屏成沅。康熙丁酉舉人。公車至京。館嶧縣人府丞蔡時田宅中。雍正七年閏七月。蔡緣事逮問。簿錄

其家。得領詩恭。有

聖祖輓詞六章。辭意悲切。

上覽之淒然墮淚。謂大臣曰。彼未登仕籍之人。而感

恩戴德之誠若此。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

命江南督撫送部引見。八年至京時。庚戌科會試已

過。

欽賜為編修。列名入於是科庶吉士之列。人皆以為

奇遇。後官至侍講。

蔣文恪公溥。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大學士。少時讀書

平臺。每喚人。輒有應聲而無人至。一夜欲搜齋外月不甚明。呼所隨僕。但應而不入。啟戶見一人方枕牆門而臥。其頭向內而應。初以爲家僮。訶之如故。諦視之。人長三尺。方巾皁服白鬚。如世所塑土地像然。喝之。冉冉入地而沒。人以爲土地伺班。後必大貴。已而果驗。

雍正七年三月初七日。滇粵二省同時慶雲見。自午至酉。八年正月。

景陵寶成山上產瑞芝三本。

命宣付史館。

雍正癸丑殿試。大學士尹泰等將策十卷進呈。

上閱至第五本。字畫端楷。策內有云。僚寀之際。善則相勸。過則相規。無詐無虞。必誠必信。則同官一體也。內外亦一體也。文武亦一體也。廣而至於百司庶司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關。此則純臣之居心。庶不負千載一時之遭逢。賛襄太和之上理數語極爲懇摯。頗有古大臣之風。因拔置一甲三名。及拆號。乃大學士張文和公廷玉之子若靄。

上意深悅。因遣人往諭廷玉。廷玉再三懇辭云。天下人材衆多。莫不想望鼎甲。臣蒙恩現居政府。而子若覆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於心實有不安。倘蒙皇上天恩。名列二甲。已爲榮幸之極。上云。汝家忠盡積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遜讓。廷玉跪奏云。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只算臣情願讓與天下寒士求。

皇上憐臣愚衷。若

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爲將來上進之階。

更爲美事。

上乃從其請。以張若靄改爲二甲一名。即將原擬二

甲一名沈文鎬改爲一甲三名。文鎬崇明人。

滄州謝梅莊濟世爲御史時。奏劾河東總督田文鏡。

朝廷疑有指使。逮問。

命刑部嚴訊。曰。指使者有人。孔子孟子。問何謂指使。

曰。讀孔孟書。便當盡忠直言。

上憐其直謫軍前效力時雍正丙午十二月也有次東坡獄中寄子由韻二首寄其從弟云嚴霜初隕陡回春爾得銜寒冒雪身

綸綍乍傳渾似夢親朋相慶更爲人敢愁弓劍趨戎幕已免鋃鐺禮獄神早晚扶歸君莫慟嫂孀勃窣亦前因尚方借劍心何壯牘背書詞氣漸低已分黃泉埋碧血忽聞

丹闕放金雞花看

上苑期吾弟護樹高堂仗老妻且脫南冠北庭去大

宛東無，賀蘭西。

高宗登極放歸。乞外用。授湖南糧道。長沙人士至今稱之。

方恪敏公觀承。本名家子。祖父皆以詩文名於時。以族人累徙居塞外。公弱冠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凉山僧寺。有中州僧知爲非常人。厚遇之。公與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資。重趼徒步。并日而食。怡然安之。雍正壬子。平郡王爲定邊將軍。征準噶爾。夙知公才。奏爲記室。

世宗命以布衣
召見。
賜中書銜借往。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累官至
直隸總督。年六十有一。以八月十四日生子。公賦詩
云。與爺同甲子。添汝作中秋。
高宗聞之喜甚。抱至
御前。解所佩金絲荷囊
賜之。
雍正癸卯殿試。二甲一名張廷瑑奉

旨即授檢討。並
命同三鼎甲在南書房行走。傳臚榜下授職。前此未
有也。

諸城劉文正公統勳。雍正二年進士。以檢討入直
內廷。官左都御史時。人多憚其剛直。時桐城張姚二
姓官最多。文正上疏曰。大學士張廷玉與伊戚姚文
然。本係巨族。科第漸多。仕宦實盛。至今名登仕籍者
有張廷璐姚孔鋠等數十員。臣聞
聖祖仁皇帝時。曾

命廷臣中因世遷太遠
特諭停止陞轉。原任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景曾亦在
其內。臣以爲宜倣此意。將張姚兩姓部冊有名者。親
屬近支。累世簪纓。現在之員開列奏聞。三年以內除
奏
旨特陞外。其餘一概停陞。奏上。
飭交部議。吏部覆稱。詮部官冊所載張姚兩姓出仕
各員。與所奏詳加核對。張姓出仕者十三員。姚姓出
仕者十員。惟姚孔鈉係大學士張廷玉之甥。姚孔鋕

係張廷玉之婿。臣等核其歷轉在京侍郎。在外司道
知府。多由
特旨簡用。亦有督撫保題陞用之員。或因大學士張
廷玉爲
皇上簡用大臣。該管上司或存瞻顧之情。亦未可知。
臣等酌議將張姚現任之員開列名單。行文在京各
部院。在外各該督撫。令其察看。嗣後除臣部論俸仍
應照例陞轉外。如有才具優長。應行保題者。應於摺
內將該員係大學士張廷玉親戚之處聲明。與臣等

確查該員歷俸深淺是否合例之處。核覆具奏。如不能稱職。亦即據實糾參。務期一秉至公。不得稍存瞻徇。庶舉措咸得其平矣。欽奉
旨依議。一時朝議翕然。夫以張姚世祿之家。簪纓相望。循資歷轉。原無偏私。而文正之不避嫌怨。謇諤立
朝。亦從可想見矣。

雍正六年七月。
上諭內務府總管常明於盧溝橋蓋造官房。令赴京
慮試摺子撫盤查行李之擾。並令崇文門查稅官員

嚴飭巡役毋得借端稽留額外苛索至今著爲功令。

聖朝作養人才。體卹周至。古未有也。

熙朝新語卷八終

熙朝新語卷九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恭遇

萬壽令節。滇南省城五色慶雲捧日。經辰巳午三時。至十一月朔。絢爛倍常。呈現兩日。實從古未有之祥。總督鄂爾泰奏報。奉

旨。朕每遇此瑞祥。不敢絲毫慶幸。惟倍加敬畏。況此實卿忠義所感。而獻於朕壽日者。正表卿愛戴之忱

命宣付史館。
海寧陳文勤公世倌。官山東巡撫時。雍正二年六月。
闕里孔廟災。
上命世倌修廟。遵
旨正殿用黃琉璃瓦。兩廡用綠琉璃瓦。以黃瓦鑲砌
屋脊。
聖像選內務府匠人到東用脫胎之法。敬謹裝塑。
欽定大門曰聖時。二門曰宏道。八月
聖像成。九年

命監修孔林。去墓四十餘步。陷出一穴。廣尺餘。內有石榻。上朱棺已朽。有白骨一具。甚偉。旁置銅劍長丈餘。瑩綠色。有竹簡數十頁。皆蝌蚪文。取視成灰。意此尚在孔子之先。因加石封之。爲設少牢之禮焉。

世宗嘗諭朱綱曰。昔

聖祖賜朕眼鏡。朕眼目原不似今精明。因

聖祖升遐之時。痛哭出涕。較少時反覺倍好。似此。人言哭多傷目之論未確。彼時朕在養心殿辦理政事。坐臥不離此處者三年。而三年內每遇暑天。未有卯

此殿之涼者。朕曾蒙
聖祖慈訓。戒急用忍。故殿中扁額即用此四字。仍敬
書
上諭二字於上。東暖閣扁額取惟仁二字。對聯云。諸
惡不忍作。衆善必樂爲。西暖閣扁額取爲君難三字。
對聯云。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可見我
朝
聖
聖相承。心傳有自。

魯亮儕之裕。雍正間作令河南。與田總督文鏡不洽。每被劾一次。世宗召見必陞一官。眞奇遇也。乾隆初官至直隸清河道。

奉新甘莊恪公汝來既貴。其父萬達。弟汝逵。子禾始。以雍正丙午科同領鄉薦。三世同榜。古今罕覯。

錢塘王介眉延年。雍正丙午舉人。著有通鑑編年紀事本末。少時嘗夢至一室。榻上坐一叟。頎身白髮。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頎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

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黜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爲口實。指摘上人曰。賴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寤。寤後僅記二句。曰慚無漢晉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威。至

高宗朝。年八十餘。成書進呈。

賜翰林院侍講。

襄城劉芳草青芝。雍正丁未翰林。與兄青蓮甚友愛。

築江郵七一軒同居。所謂七一者。仿歐陽公六一居士之義。而多一弟。故名七一先生。

孫文定公嘉淦。康熙癸巳翰林。以直言敢諫受知世宗洊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間歷官至大學士。立朝剛直。多面折廷諍。不避權貴。天下想望丰采。乙丑秋審冊內有福建蔣邦齡致死族匪一案。公上疏曰。查舊例。同族之中果有兇悍不法。偷竊奸宄之人。倘事起一時。合族公憤。不及鳴官。以家法致死。報官審明。死者所犯應死與不應死者。將爲首者分別

擬杖減等免抵。嗣於乾隆二年五月。據廣督鄂奏稱。舊例雖屬體順人情。但恐朋比串害。地方官豈能洞燭無遺。倘民間恃有減等免抵條例。相習成風。其中難免冤抑。奏請酌删。經刑部律例館議稱。族大人衆。賢愚莫分。或以富貴而招衆怨。或以剛直而致同仇。一人煽誘。羣相附和。其挾微嫌。輒圖報復。因而駕捏串害。難免冤抑之處。況生殺乃

朝廷之大權。如有不法。自應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開其隙。奏請删除在案。臣等伏思舊例乃一時

懲創兇悍權宜之法。行之久遠。必滋流弊。夫族衆之中。變僞多端。或以侮慢招釁。或以戇直生嫌。或假義忿以樹己威。或借公義以報私怨。一豪强倡論於先。衆朋黨附和於後。會拚致死。情罪難明。如一家之中。尊長於祖父母父母。其子孫若違犯教令。毆之殺之。宜無不可。然毆殺則律應滿杖。故殺則律應杖六十。徒一年。是祖父母父母之於子孫。倘且不得擅殺。何況其他。再揆姦例內卑幼不得犯尊長。犯則依故殺伯叔母姑兄姊律科罪。尊長殺卑幼。亦按服律擬。誠

以倫紀攸關。防微杜漸也。夫以
朝廷之尊。明罰敕法。於凡應死罪人。猶令法司詳加
核議。至於法無可逭。必令三次覆奏。
聖天子用刑慎重如此。奈何任匹夫之好惡。操生殺
之大權。橫行於一族乎。是舊有之例必不可存。族匪
之條不須另設。於此擬定罪。則當臨時參酌。處衷援
引。務使輕重得宜。方為允協等語。奉
旨飭部議行。其他嘉謨讜論甚多。不及備載。錄此以
見一斑。

雍正十年七月。山東鉅野縣民李恩家。牛產瑞麟。麐身牛首。遍身皆甲。甲縫有紫毫。玉定文頂。光彩爛生。

撫臣岳濬奏請

諭付史館。宣示中外。奉

旨。山東前歲被水。今聞產瑞麟。實深愧悚。該撫所請

皆屬虛文。將朕朝乾夕惕。對越上天之悃忱。曉諭天下知之。欽此。仰見

聖天子持盈保泰。敬天勤民之至意。

仁和吳太常隆元奏

天壇摺內有螟蛉八字犄字樣。

世宗命交部嚴議。以其不敬也。十三年

諭廷臣曰。凡奏章遇有

聖

躬等字。懷中囊中俱可攜行。不可夾帶韈襪之間。

世宗之誠敬如此

博野尹會一元學。雍正甲辰進士。累官工部侍郎。文章經濟兼而有之。嘗有敬陳末議疏。條奏豫省農桑事宜。言之親切有味。其詞曰。臣竊惟衣食為生民之

至計。農務實爲本之良圖。我
皇上軫念民依。重農貴粟。特頒
諭旨。明示勸課之方。復
命廷臣詳籌教稼之法。臣伏讀
綸音。遵照部議。業已飭令各屬。隨地制宜。因民利導。
設立老農。興修水利。實力奉行。惟是臣生長田間。頗
知農務。謹就稼穡情形。悉心籌畫。謬抒管見。敬爲我
皇上陳之。一天時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長。必有其候。
故農時以不違爲先。而力田以早種爲主。蓋早種則

先得土氣。根株深固。發生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百姓罔知節候。往往有時宜播種而未舉耜者。有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既失天時。遂違物性。臣查播麥之期務在白露。如天氣尚暖。當於白露十日後種之。種高粱當臨清明節。種早穀當臨穀雨節。種棉花當在春末夏初。豆子晚穀則於五月刈麥之後。在麥地播種。蕎麥於中伏以內。芝麻多種於棉花地旁。即有氣候不同。寒暄各異之處。要必按時下種。不可遲緩。應令地方官刊刻告示。徧行曉諭。并責令老農督率勸

勉。仍欽遵
聖諭。州縣官不拘時日。輕騎減從。親往各鄉督勸。如遇時而未種者。卽詢明緣由。面加訓飭。倘有工本不足者。許老農開具名結。借以倉穀。秋後照例還倉。則天時無失。而耕種得宜。庶百穀繁昌。收穫自豐矣。一人力之宜盡也。南方種田。一畝所穫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穫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蓋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故所穫甚厚。北方地土

遼闊。農民惟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徧及。而人事疏矣。是以小戶自耕己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每佃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又須去草務盡。培壅甚厚。犂則以三覆爲率。糞則以加倍爲準。鉏則以四次爲常。棉花又不厭多鉏。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

無田之人則遊民亦少仍飭地方官尊於奉行不得強勸勒派以滋擾累一樹藝之宜廣也夫木之佳者以桑爲尚其餘如棗梨桃杏榆柳椿杜等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鹹鹻飛沙之地小民因難以墾種大半荒棄不知鹹鹻之地挖去三尺必無鹹味飛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淨氣而郡尾溝頭籬邊屋角隙地頗多雖不可播種五穀未始不可栽植樹木似應令地方官責成鄉耆保長廣爲勸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如意培養如鄉耆保長有能於一年之內

勸民種桑五百株。棃棗等樹一千株者。據實冊報。即官給以花紅。三年內能每年添種如前數者。給扁獎勵。則地無曠土。而利賴更溥矣。一女工之宜勤也。竊以蠶桑之利固屬無窮。而布尺之需爲用尤廣。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爲繁庶。而貧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資者。不在絲而在布。女子七八歲以上即能紡絮。十二三歲即能織布。一日之經營儘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餘。今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則以豫省之民曠此女工故也。臣愚以爲寸絲之直可買尺

布。衣布之八百倍衣綿。且織布易而織絲難。教以難者或未必其率從。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就業。但豫省未嘗不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百不得一。應令地方官曉諭有力之家。或多造機杼貸於織布之戶。量取質直。或將無礙公項。可以動支打造者。令其報名給領。俟一年之後。繳還原項。并廣諭婦女。凡牌甲之內有一家織布者。即令同甲仿做行之。久而比戶連郵無不各勤紡織。似亦推廣蠶桑之一道也。以上四條臣酌議我

皇上重農務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稱就豫省地方。董
率官民措施辦理。但臣知識淺陋。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
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
甲寅時。瑞雪繽紛。竟日盈尺。考之古書。最爲祥瑞。諸
臣上表稱賀。
上御之。
世宗登極。
恩科有因迴避考官。未曾應試者。

欽派大臣擬題奏請
欽定於內閣考試。尋取四卷。又
命大學士王頊齡。尚書勵廷儀。吏部侍郎史貽直。戶部侍郎張伯行。李周望。兵部侍郎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紱同南書房翰林。檢閱落卷。取前一名。俱
賜爲舉人。
特恩也。
華亭賁石敎之孫。於雍正元年七月奏呈中元祭
聖祖文稱

旨。次日

召見養心殿。時之雋尚在庶常。特蒙

賜貂。授職編修。他日

上命檢查檔案。凡撰文稱很好稱好者列名給賞。時

陳編修萬策。鄧修撰鍾岳。陸庶常奎勳。錢庶常陳羣

旨

賜內府緞一匹。之雋得二匹。

聖祖祔太廟。

乾清宮早朝。兩大禮侍班。躬覩其盛。人咸羨其遭際

云。

雍正十二年四月。直隸總督顧琮奏。永定一河全賴下口深通。庶上流暢注入淀。乃陶河以南漸積塡淤。正議挑濬。仰賴
皇上至誠感格。
天賜引河開刷二十餘里。有四千餘丈之遥。不勞民力。悉出天工云云。奉
旨展祀。以答神貺。

雍正三年四月。吏部議。原任檢討董玘乞終養。應准

所請。俟親終來京候補云云奉
旨。爲人子無不欲父母常存。今云親終候補。人子聞之何以爲情。似此不仁之語。朕不忍聞。著刪去具奏。
聖主孝治天下之意如此。

雍正七年八月。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仕舢奏進湖州民王文隆家蠶繭同織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自然成就。不由人工。王大臣上表稱慶。
上諭。朕每遇休徵。必加乾惕。倘蒙
上天錫福。黎庶衣食充盈。乃朕心所謂祥瑞也。

雍正十一年。大學士管掌院事張廷玉遵
旨議奏。新科庶吉士
恩給桌飯。每月給銀四兩五錢。器用什物工部支取。
並撥給官房一所爲教習館。令肄業其中。
桐城張寶臣英璐。康熙戊戌榜眼。文端公之三子也。
督學河南。除夫馬束給地方外。其幕友束脩家口養
贍。俱無所出。
上聞之。問其兄戶部尚書廷玉。遂以實對。
上命撫臣田文鏡酌議。每歲夫馬銀一千六百兩。幕

俸銀一千兩。養贍家口銀一千兩。供給雜用銀三千兩。每歲銀六千六百兩。三年共需銀二萬兩。河南學臣養廉之優自此始。

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屯綢蜜荔枝。其謝恩摺有云。纔衣有耀。頂踵皆被龍光。懷核親嘗。肺腑長含玉液。上覽之批云。衣只被身。何及頂踵。核豈足嘗。難入肺腑。凡司章奏者當知之。

新安汪謹堂由敦。寄籍杭州。入錢塘學。時巡撫徐元夢聞其名。延致幕中。適徐歷工部尚書。汪援例入成均。偕至都。雍正元年。徐薦之奉旨充明史館纂修官。故事史局編纂例用詞臣。汪以諸生被命。時人榮之。

無錫鄒小山一桂。雍正丁未傳臚。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工寫生。設色明秀。布置自如。南沙相國不是過也。

祁陽陳文肅公大受雍正癸丑翰林官至大學士卒後其子營葬於祖塋卜有日矣忽有持帖來拜者曰河神王濤本十二人也驚而寤次日到墳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濤本三字數之十二枝也遂命停伐。

翰林學習國書蓋以備繙譯編纂之任故須專心熟習辨析精微積學功深與年俱進始為不負所選康熙年間館選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歲以下者悉皆分讀清書。

世宗御極以來。祇擇年少資敏者。每科不過十餘人。蓋取其年富力強。可收記誦繙譯之功也。而翰林甫經散館。遂謂無從考驗。束置高閣。以致教習三年轉爲虛設。雍正十一年四月

上諭。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或數年以後。或十年。朕當再加考驗能否。若仍然精熟。必從優錄用。以示鼓勵。其或遺忘錯誤。亦必加以處分。此繙譯翰林大考之始。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大學士張廷玉請假回里。

奉

旨給與驛遞夫馬。其所過地方。派撥弁兵護送文武官員迎接。悉照上年鄂爾泰進京之例。至明年回京。亦照此例。

向例館選不分省。以致邊省多缺。通江李雪原鍾峩。官太常寺少卿。雍正四年疏言。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不分大小省。俱有庶吉士。至元年癸卯。漢軍及河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二年甲辰。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諸省進

士俱無館選之人。請廣儲才之路。
上交部議准行。今各省皆有館選。自鍾穀疏奏始。
景州魏君璧廷珍。以李文貞公薦。由舉人入直
內廷。同王蘭生梅瑴成在館充校對官。編樂歷淵源
諸書。嘗被
命與文貞參酌樂律韻學。士林以爲榮。後中康熙癸
巳探花。
世宗時官至工部尙書。
愼郡王

世宗憲皇帝庶弟也。工詩善畫山水。筆致超逸。有山靜日長小景。

高宗純皇帝御題云。郎景繪寫圖。筆法特高老。一峯插天青。波面池亭小。峯腰瀑布飛。亭畔清流繞。更無別裝點。寫意殊了了。我聞詩兼畫。妙品古來少。摩詰真蹟無。元鎭清風渺。吾叔乃升堂。況值青年早。從知天授奇。不憑人力巧。恭讀一過。想見王之畫筆。世所罕及也。

雍正十一年六月。廣西巡撫金鉷疏稱。鬱林所屬之

富民鄉藤蘆坡忽涌醴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三千餘畝。奉

旨建祠奉祀泉神。

桂林朱蘊叔龍爲蒲令。邑處萬山中。高峻陡坂。非雨澤不能有秋。乃刊區田圖說。勸民爲之。區田者始於伊尹。古法不可考已。元王禎農推本氾勝之之法。以爲每田一畝。廣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十六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三行。長

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且可疏風。不致熱壞。而以餘土壅根也。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騾用生糞。恐發熱害苗也。與區土相和。布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著。苗出時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別製廣一寸長柄小鋤。鋤多則糠薄。若鋤至八徧。每穀一斗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不過五六次。即可收成。結實時鋤四旁土。深壅其根。不致被風

吹折。其為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春種大麥豌豆。夏種粟米黑豆高粱蘼黍。秋種小麥。隨天時早晚。地氣寒暖。物土之宜節次為之。不必貪多。毋論平地山莊。歲可常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犂。惟用鍫钁墾劚。更便貧家。大率區田一畝。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婦人童子量力分工。定為課業。若糞洽得法。灌溉以時。雖遇災旱。不能損耗。後衞州譽文煥監督大通於官舍隙地為之。計一畝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鄧鍾音於雍正末亦嘗行之。一畝之收多常田二十斛。勸

貴治生者嘗考鏡焉。
漳浦藍任庵鼎元。少孤力學。讀書山中。貧不能具蔬。
月擣白鹽一罌。點以佐餐。同學咸揶揄之。藍怡然作
白鹽賦以自勵。雍正初以
選貢入成均。校書
內廷。分修
大淸一統志。獻青海平定雅三篇。臨雍頌。日月合璧
五星連珠頌。河淸頌各一篇。一時聲噪都下。高安朱
相國薦舉。授廣東普寧縣。引

見時。上顧廷臣曰。此人用做道府亦綽然有餘。之官三載。與觀察使不合劾免。總督鄂專摺奏復。奉
特旨赴京。十一年三月引
見。奏對良久。
命署廣州府。
賜御書貂皮等物。遭際
聖明。眞異數也。

熙朝新語卷九終

[illegible]

熙朝新語卷十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雍正十一年四月奉

上諭。國家聲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樂育羣材。彬彬乎盛矣。惟博學宏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鴻業。膺著作之任。備顧問之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博學宏儒。召試授職。一時名儒

頻煩。多與其選。得人號為極盛。迄今數十年。館閣詞林。儲材雖廣。而宏通博雅淹貫古今者。未嘗廣為搜羅。以示鼓勵。自古文教休明之日。必有瑰奇大雅之材。況我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壽考作人之盛。涵濡教澤。海從風。朕延攬維殷。闢門籲俊。端崇實學。詔旨屢頒。方有品行端醇。文材優贍。枕經葄史。殫見洽聞。足稱博學宏詞之選。所當特修曠典。嘉與旁求。除現任翰詹官員無庸再薦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

著滿漢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彙送內閣在外著督撫
會同該學政悉心體訪遴選考驗保題送部轉交內
閣務期虛公詳愼蒐拔眞才朕將臨軒親試優加錄
用廣示興賢之典茂昭稽古之榮應行事宜著會議
具奏欽此
雍正十三年二月奉
上諭朕令薦舉博學宏詞以廣育才之典爲督撫者
自應秉公採訪加意蒐羅以副朕愛惜人才之至意
乃降旨已及兩年而外省之奏薦者寥寥無幾以江

浙兩省人材衆多之地。至今未見題達。此非人才之不足應選。乃督撫等奉行不力之故也。大凡薦舉之典。臣工得以行其私者。往往踴躍從事。爭先恐後。若不能行其私。則觀望遲回。任意延緩。其跡似乎慎重周詳。其實視公事如膜外也。凡督撫學臣之所考取者。不過就耳目見聞之所及。彼伏處巖隅。學問淹雅。素有抱負之士。未必肯以文章筆墨求售於有司。以倖邀一日之遇合。是在督撫學臣留心訪察。加意旁求。屏虛名而崇實學。以佐國家右文之治。如李衞吳

應棻合舉二人。吳應棻又獨舉二人。就中則有宣化府進士夫。以宣化北邊一郡。尚有可舉之人。何況各省內地之大。可見李衛吳應棻乃實心爲國家留意人材者。著再通行宣諭。無論已奏未奏之省。俱著再行遴選。倘因朕此旨。而逢迎以行其私。亦難逃朕之鑒察。若果有才華出衆。而與例不符者。著具摺陳奏。候朕降旨。其在京三品以上之大臣。均有薦舉之責。將此一併曉諭知之。欽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

上諭。國家久道化成。人文蔚起。
皇考樂育人材。
特降諭旨。令直省督撫及在朝大臣。各保舉博學宏
詞。以備著作之選。乃直省奉
詔已及二年。而所舉人數寥寥。朕思天下之大。人材之衆。豈無足膺是舉者。一則各懷慎重觀望之心。一則鑒衡之明。視乎在己之學問。或己實空疎。難以物色流品。此所以遲回而不能決也。然際此盛典。安可久稽。朕用再爲申諭。凡在內大臣及各省督撫。務宜

悉心甄訪。速行保薦。定於一年之內齊集京師。候旨
廷試。俟簡得中實無可舉。亦即具本題覆。欽此。
本朝自康熙己未至乾隆丙辰。兩開制科。得人之盛。
躐古昔。聞伏讀
兩朝諭旨。可想見
聖主思賢若渴之至意焉。
乾隆元年九月。
召試薦舉博學鴻詞二百十人於
保和殿後。

欽命試題策問二道。五六天地之中合賦。山雞舞鏡七言排律。黃鍾爲萬事根本論。上臨軒親試。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次年補試臨場未到並續薦二十六人。欽命試題策問二道。指佞草賦。良玉比君子七言排律。復見天心論。欽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是科較康熙己未取數數倍。然榜首劉文定公綸。起家詞賦。洊歷政樞。明良契合。千載一時。實與王文恭公後先媲美云。

嘉定張南華鵬翀。性穎異。讀書如夙習。詩畫無不敏捷。雍正丁未入詞林館課雁字詩。日未晡成七律三十首。衆皆歎服。乾隆二年

御試衆詞臣。日未午有交卷者。皆曰必南華也。果受知於

高宗。擢高等。官至正詹。

張文敏公照同南華入

朝。值春雪初霽。南華見午門外簷下冰柱。賦七律一章。文敏疑爲宿搆。南華請面試。文敏出所佩小玉羊

爲題。南華應聲云。宛爾成形質。居然或寢訛。方欲辯
下。有
旨命和湯團詩。南華立成二十四韻以進。其警句云。
甘白俱能受。升沉總不驚。文敏歎服曰。不料倉卒間
猶能自見身分也。
錢文端公陳群。早歲詩名與沈宗伯德潛相埒。天下
稱詩者以二公爲宗。
高宗南巡。
御製詩俱寄沈與錢賡和。相傳爲二臣遭際之異數

也。

高宗純皇帝天縱多能。文不加點。詞臣中罕能賡和者。錢文端公嘗侍

上於

乾清宮。元宵聯句。

上思若湧泉。言詩珠玉。文端得一聯云。風團謝家絮。霜點洞庭橙。一時王公大臣推爲五字長城。

岳大將軍鍾琪。狀貌奇偉。食飲兼人。而工於吟詩。遐赦後擇棲於四川之百花洲。既而有

詔起用。督師征金川。過邯鄲題壁云。只因未了塵緣事。又作封侯夢一場。

乾隆丙辰。張文和公夢見其父文端公。文和請問今科狀元。文端書錄字示之。問何姓。曰姓徐。及臚唱。一甲一名乃金德瑛也。始悟錄字中已藏其姓名。蓋云姓徐。又以德字偏旁合姓昔之。眞不可思議。

涪州周大司馬煌。其顯祖眉山樵也。年九十九未娶。一日忽於瓦礫中得金銀若干。與所善貧人吳翁謀遣居城中。且屬爲媒。願以萬金爲聘。但非處子不可。吳

笑諾之。歸告媼。謂九十九老翁。誰肯與爲婿。考時吳女年十九。忽跪而請曰。父母貧且老。生女不生男。何恃。今周叟高年。驟獲多金。天將福之。未必遽終於此。女願嫁之。父母得萬金之聘。可以娛老矣。人各有命。女如薄相。嫁年少者未必不孀也。吳夫婦奇其言。以告叟。叟喜甚。即日委禽成婚。後年餘。生一子。時叟年百歲矣。及見其子遊庠食餼。抱孫後乃卒。壽一百四十歲矣。女先一歲卒。已五十九矣。信人瑞也。

無錫嵇祭酒棣高。康熙辛丑進士。以中書謝職歸田。

乾隆辛未以經學徵
召見之日。
上問以治道。對曰。以儉德示天下。
賜官國子監司業。丁丑迎
鑾晉祭酒銜。嘗有春秋大事表。萃公穀之微言。正杜
孔之義疏。宋元以後諸儒。鮮及其精確也。
曹洛禋韓書。晚年受知
高宗。官至侍讀學士。
上書房行走。

予告歸里自述生平曾入黃山遇老人傳道入問納交當從子夏乎從子張乎曰朝廷之上從子夏鄉黨之間從子張

張南華宮詹侍直
乾清門有
旨宣召而南華已歸
上以詩責之云傳宣學士爲吟詩勤政臨軒未退時試問羨華三首內可曾此際許委蛇
命依韻和呈聊當自訟南華遵

旨和進。
上喜。
賜以克食。南華又進謝
恩詩。有
溫語更欣
天一笑。謝歎賜汝得便宜之句。
古來君臣唱和。如虞廷賡歌。周室卷阿而已。三代後
如漢武帝。唐太宗。元宗。宋仁宗。皆有賡颺之辭。然皆
君唱臣和。從未有臣作詩而君和者。乾隆七年庶子

張南華鵬翀奏進經史蒙
召對。
賜御書。鵬翀以所畫春林澹靄圖進呈。並題六詩於
上。末用頭字韻云。珍秘頒函特許求。他年擬結
賜書樓。天公定遣雲霞護。長有
龍光在上頭。
上用韻
賜和六首。以
君而俯和臣詩。從古帝王未有此沖然若谷者也。是

曰
賜松花石硯。上有
御製銘以靜爲用是以永年八字。
上天縱多能。騰翀詩才敏捷。每日
宣召至再至三。詞館諸臣豔稱奇遇。一日又以所畫
日長山靜便面進呈。
上題云。彷彿前生是葛三。畫禪瀟灑擅江南。大癡更
擅坡仙筆。勅敵江山兩不慚。蓋以東坡許之。其寵異
如此。

乾隆十九年。琉球國中山王尚穆遣陪臣毛元翼蔡
宏謨等上表請封。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
上遣侍讀全魁。中允周煌往封。六月二十二日渡海。
舟泊姑米山候風。忽颶風大作。經三晝夜。接封大夫
鄭秉和請易小舟登岸暫避。使者以
詔敕在舟不從。二十四日風愈暴。四股椗索十餘一
齊皆斷。柁走龍骨觸礁而折。底穿入水時。既昏黑兼
大雷雨。帆葉廚棚吹落殆盡。倏見神火飛向桅末。焚
招風旗而墮。又海面一燈浮來。若煙霧籠罩狀。於是

衆悉呼曰。天后遣救至矣。須臾船身直趨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動亦不沉。因令解杉板小舟下水。捧詔節陸續登岸。同舟二百餘人舉慶更生。皆云

皇上洪福所庇。舟到姑米港謁廟行香。獻顯大能成四字扁額。其對聯云。神為德其盛乎。呼吸迴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也。忠誠若水證平生。以答神貺。方顛播時。使者虔告天后。若默佑平安。當為神乞請封號。並於冊封之年。明頒諭祭。至是具奏。請加封諭祭。

上命部議。部查天后亦稱海神。康熙十九年

敕封海神天妃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二十年福建提臣萬正色以天后著靈具奏。

詔封妙靈昭應仁慈天后。五十九年檢討海寶冊封。

奏請春秋致祭。乾隆二年閩督奏稱。守備陳元英在洋遇風。禱天后獲安。奏

旨加封福佑羣生四字。今應如所奏。奏

旨加誠感咸護四字。並書明封號。即於怡山院天后

宮舉行祭事。

乾隆丙辰爲

高宗登極首科。館選多至六十七八名。臣如蔡相國新。曹尚書秀先。秦尚書蕙田。金總憲德瑛。仲總憲永檀。鶴總督年。鍾總督音。皆出其中。可謂盛矣。會稽傅玉笥王露。康熙乙未翰林。歸田四十年。以耆遊自娛。年踰八旬。尚能揮翰。乾隆初年。

上眷注舊臣。

恩加宮允。儒林榮之。

江寧燕子磯宏濟寺僧默默。於乾隆辛未年恭迎

聖駕。

上問其年。奏云一百二十歲。上笑曰。和尚還有二十年壽。隨賜紫衣。默默謝恩而出。乾隆二十年乙亥竟圓寂矣。方信天語之成讖。

謝侍郎道承嘗引疾乞休以養母。人問何不奏終養而奏病耶。曰。爲人子養可也。聞終字便傷心耳。其憶母詩云。兒來前。自堯經今凡幾年。兒可記。自堯經今凡幾帝。兒時應對稍遲遲。母怒變色旋喝嗔。陳儀遜

志學人貴稽古偶不如婦人。吁嗟母言在耳。兒顏猶泚。安得我母常嗔兒常泚。於今勸學無聞矣。讀此詩而不勸於孝勸於學者。非人情矣。

陳句山兆崙。雍正庚戌進士。乾隆初薦舉入翰林。官至順天府尹。生平和易近人。人有寸美。愛不去口。有以詩文請質者。備極獎借。故人樂親之。書法蘭亭。取意簡遠。梁侍講同書云。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公元龍及何山先生兩人而已。

齋次風召爾。雍正己酉副貢。乾隆初薦舉入翰林。官至禮部侍郎。少穎敏。讀書十行俱下。目光炯炯。能矚二十里。嘗登杭州鳳凰山。視隔江西興渡。人皆歷歷可辨。應徵北上。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借觀竟夕。天明還之。主人訝其閱之速。詢之則一一成誦矣。爲閣學時。

高宗得古鏡於雷峯古塔。求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

齋引證書史。羅列具奏。

天顏大悅。謂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沈文慤公

德潤嘗因奏言天台石梁之奇。
高宗詢及奮對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
聖駕人訝其率易然可見其伉直也後因
上書房退直歸馬驚墜地破腦目睛眩轉神魂飛越
蒙古醫生以牛腦實之即用生牛皮冒首使真氣聚
而不洩且徧體摧扑使十二經脈復具本初三百六
十五骨節各還部位三日而知痛五日而知飢不三
月而能起立然生平所讀書不能記憶隻字前後如
兩人云。

回文詩詩家以爲小道。罕有爲之者。如張月槎漢秋夜一首云。煙深臥閣草凝愁。冷夢驚回幾樹秋。魅壁四山雲上下。隔簾一水月沉浮。翩翩影落飛鴻雁。皎皎光寒靜斗牛。前路客歸螢點點。邊城夜火似星流。字字熨貼。巧合自然。豈復庸手所能爲。

仁和錢相人琦。應丁巳會試。公車將發。友人吳某治酒餞行。至則不見酒肴。而主人有愧色。怪而詰之。曰。寒家素有狐仙。今日已治具。忽被攝去。奈何。錢戲曰。主人惜費而託故於狐耶。吳窘甚。邀客往廚下驗之。

燹火未熄。毛血之屬尚存。而肴核全失。錢大呼曰。我有一言奉問。此去若能登第。狐仙還我酒肴。否則竟請全啖之。我亦無顏相擾矣。言畢出。未久吳笑而至曰。恭喜今科必中。酒肴已還在案矣。權飲而罷。是科吳果成進士。

陳學士大輪初入學。時年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盍歸來乎。陳未及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瀛臺一碗羹。喫了再來未遲。屈其指曰。此別又須十七年

也。言畢而去。陳壽醒。病遂瘥。己未成進士。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三十六歲秋病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笑謂家人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跏趺而逝。

新建裘文達公曰修爲編修時。兩典江南鄉試。兩典浙江鄉試。一典湖北鄉試。旋奉
命視巴里坤軍務。
賜

御用冠服。以寵其行。歸
朝奏對稱
旨。遂
命在軍機處行走。洊歷六卿。兼司撰述所作文以歐
陽文忠公爲宗。常遊滁州。得文忠畫像乞
上題之。文達書仿張即之。
上以內藏即之書華嚴經殘本
命補書。人莫能辨。嘗奉
命往河南山東江南經理河渠。當是時河南水溢數

郡。所被災州縣甚多。支幹疏水之達於淮者四。枝流六十有三。民得永遠寧居。所治克副
聖慮。而直隸如永定大通等處。孰宜隄壩。孰宜疏濬以達諸海。凡
上指授方略。悉以屬之。無不允協。嘗治某水時。有田夫突至輿前。如欲有言者。左右呵止之。文達呼與語。竟得地勢高下之宜。久而無患。其虛衷博採類如此。年六十二卒。前一月語家人曰。我本江寧燕子磯河神。今將復位。汝等扶櫬還江西。必過彼。可求籤於關

帝廟。卯係上上第三籤。則知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家人聞之。疑信參半。有老僕獨信之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於燕子磯水神。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佳兒。逾年生公。後以公之喪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於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立木主於廟。兩江總督尹文端公龕焉。爲立石作詩紀其事。

尹文端公愛才如命。總督兩江時。有王主簿發桂派令管理省城

行宮。王有句云。愧我銜官無一事。宮門持帚掃開花。公大器重之。又解秀才中發滿兒。鮑雅堂在座。適十四公子慶寶至前。鮑問年幾何。曰十四歲。鮑戲出對云。十四世兄年十四。解應聲曰。三千弟子路三千。公即聘鮑爲西席。

長洲沈宗伯德潛。以名諸生久困場屋。乾隆元年薦舉鴻博。召試不售歸。戊午己未聯捷入詞垣。年已六十餘矣。壬戌散館試

殿上。曰未映黃門捲簾。

上出賜諸臣問誰是沈德潛。沈跪奏臣是也。

上曰文成乎。對曰未也。

上曰。汝江南老名士。而亦遲遲耶。翌日授編修。六月

引

見奏對畢。

上曰。沈德潛係老名士。

命和消夏十詠。餘願和者亦和。於內閣分給筆札。

賜飲及餅餌瓜果。自午至未成詩六章。有

旨嘉獎。
賜文紗越葛。旋陞中允少詹事。典湖北鄉試歸。
召入
上書房。再遷禮部侍郎。乞假省墓。
語贈其先人如其官。并
贈詩褒之云。清朝舊名士。吳下老詩翁。何無誦新句。
猶然見古風。同官皆遵依此二十字爲韻。仿賀知章
還四明例贈行。假滿還京。與戊辰會試。次年請告歸
里。

上命恭校
御製詩集。畢乃行。
上賦詩以賜。復
命加尚書銜。在籍食俸。時嘉興錢司寇陳羣亦
予告在籍食俸。
上稱兩詩翁。文臣之榮無出其右。

鐵文端公典庚午江西鄉試。寓榜吏陳戶儒家。婦寡。求公手書以為榮。自陳年七十。手寫文武三十二榜矣。公贈詩云。桂籍憑伊廡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

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月復寫武塲。解首則其孫鵬蛟也。名初唱。撚鬚一笑。筆墮於地。中丞耆極。崇彭方伯家屏贈詩。時蔣苕生士銓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

熙朝新語卷十終

熙朝新語卷十一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十月二十七日
聖駕臨幸。造兩掌院大學士入對。
御書扁額二。一曰稽古論思。曰集賢清秘。
賜宴賦詩。以唐張說麗正書院詩東壁圖書府五律
四十字爲韻。
御製東字音字韻
敕諸臣各分一字。是日與宴者一百六十餘人。據次

中和清樂奏玉署延英之曲。令伶人演唐沈佺期來
之間昆明賦詩故事。更仿柏梁體聯句。
召至
御前
賜酒者大學士而下十三人。
上諭大學士掌院諸大臣曰。致治當崇實政。為學當
務躬行。勿專尚文詞。我君臣所宜共勉。燕畢復拜
御集文綺綠箋之
賜。並

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貯院中。是日
上御清秘堂小憩。復得七律一章。亦
宣示諸臣。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周覽號舍。彰勞士子辛勤。
御製七律四章。勒石至公堂。自古帝王未有之盛舉
也。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上諭。聖賢之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根
柢也。詞章枝葉也。翰林以文學侍從近年來因朕每

試詩賦。頗致力於文章。而求沉酣六籍。含英咀華。究經術之閫奧者。不少概見。豈篤志正學者鮮歟。抑有其人而未之聞歟。夫窮經不如敦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爲近。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聞之。宗人府府丞任啟運。研窮經術。敦樸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潛。學有本源。雖未可遽目爲通儒。收明經致用之效。而視獺祭爲工。剪綵爲麗者。迥不侔矣。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

窮經術士也。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以應精選。嗣內外所保舉四十九人。十六年

諭大學士九卿再行虛公覈實。確舉以聞。如果衆所共信。即不必考試。於是公同會核。得陳祖範吳鼎梁錫璵顧棟高等四人。

上諭。既衆論僉同。其平日研窮經義。必見之著述。朕將親覽之。以觀實學。在京送內閣進呈。在外行督撫

取。不必另行繕錄。致需時日。啟刪襲贗鼎之弊。於是

奐鼎進象數集說一部。集說附錄一部。易問一部。春秋傳選義一部。易掌問月一部。考律緒言一部。梁錫

璵進易經揆一一部。吏部帶領引

見。奉

旨俱以國子監司業用。各

賞紗一疋。

召對勤政殿。

上曰。你們以經學保舉。朕所以用你們去教人。但窮

經不在口耳。須要躬行實踐。方能教人。予將進士陳
祖範顧棟高俱授司業職銜。
鶴山梁兆榜。乾隆庚午辛未聯捷。揭前夢神人告曰。
汝三甲二十八名也。及殿試榜發。竟得三甲第八名。
上以二甲人數過多。
命將二十卷分置三甲。於是仍爲三甲二十八名。始
信數由前定也。
秦澗泉大士。乾隆壬申狀元。散館前求籤於正陽門
關帝廟。有靜來常把此心捫之句。疑己有隱慝而神

做之云。然時自訟終不解也。及試
欽定賦題松柏有心。以題為韻。第四段忘却心字本
韻。閱卷大臣俱未檢及。
上指出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無有眼之人。始
悟神已先示之矣。
盧學士文弨有張遷碑。拓手甚工。淵泉愛而乞之。盧
不與。一日乘盧外出。入其書舍攫取而去。盧歸知之。
追至其宅。仍奪還。未半月秦暴亡。盧往奠畢。袖中出
此碑。哭曰。早知君將永訣。我當時何苦如許吝耶。今

耿耿於心。特來補過。取帖向靈前焚之。頗有延陵挂劍之風。

乾隆己未新進士

朝考題賦得因風想玉珂。袁簡齋枚有句云。聲疑來禁苑。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語涉不莊。將擯之。尹文端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特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必需教習也。倘進呈時

上有駁問。我當獨奏。於是羣議始息。備齋館選後乞

假歸娶。朝士贈詩甚多。崑陵程文恭公景伊一絕云。金燈花下沸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黃姑還織女。漫言人似隔天河。蓋戲之也。

費雲軒元龍。乾隆丙辰進士。知四川綿州時。有惡棍爲地方害。費廉得其罪狀。杖斃之。閱三日復活。後毆其母。母持一鐔來控曰。此逆子藏魂鐔也。先將生魂煉藏此鐔內。官用刑乃血肉之軀。以久煉魂治新傷體。三日即平復如故。求先毀其鐔。散其魂。庶逆子可除。如其言。果斃杖下。傳言晉殺秦諜。七日而蘇。此種

事自古有之。然邪不勝正。況又逆倫。天壤間豈容梟獍漏網哉。

陽湖蔣太史麟昌。乾隆己未進士。館選時年甫十九。生時其祖夢異僧擔十三經至其門。俄而長孫生。故小名僧壽。及長。自夢一僧贈麒麟一幅與之。故名麟昌。二十五歲卒。卒後三日。其孤甫三歲。牽帷見其父僧衣冠端坐其中。人以爲戒律僧託輪迴者。然生平又痛詆佛法。不可解也。

連江胡給諫鵬南巡視中城。一日聞婢病。往視之。婢

已昏迷。聞胡至。聳然起曰。弟來看我。甚善。然弟宜速歸。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不解其故。胡旣去。姊語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將我送至城隍廟。路遇一役曰。舊城隍陞去。新城隍將到任。汝且暫候。問新城隍何人。即鵬南也。我驚醒。不意鵬南恰坐我床上。故勸令回家。汝等可往探之。如其言覘胡。則已沐浴朝服而逝矣。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出春日即事題。管水初一清詩中有一聯云。雨三點兩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文

時歎賞。拔置第一。時人以管杏花呼之。

杭州有負販者。目不識丁。而酷好度曲。與人言往往五七言連屬若歌謠然。人笑之而已。其母死。哭曰。哼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字一淚。出於至誠。眞天籟也。

儲宗丞麟趾。庚辰春命祭告嶽瀆。宿郵亭。一夕燈花散彩。倏忽變現。噴煙高二三尺。有風霧回旋。呼家人聚觀。共相詫異。戒勿動。比寢。夢仙人五六輩。招至一所。上書赤雲關三字。

呼掃爲雲麾使者。諸仙列坐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散瑞芝。次至玉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擷楊柳枝。旁一女仙曰。此雲麾過凌河句也。奈何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如爆竹聲。諸驚醒。亦無他異。

尹文端公總督江南時。年才三十。人呼爲小尹。海寧楊次也守知。康熙甲辰進士。以道員候補南河。年七十矣。文端知爲老名士。所以獎慰之者甚厚。楊喜。自指其鬢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

近黃昏。文端應聲曰。不然。豈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駭然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清新若此。

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

上自盛京還。道入榆關。登澄海樓望海。雪浮千峰。彼明萬頃。天容海色。洞屬奇觀。時張文敏公照。梁文莊公詩正侍從。因奉

命聯句。凡字書涉水部者概不用。仿歐陽咏雪禁體也。十九年秋。

上自吉林至盛京。恭謁
三陵。禮成旋蹕。以十月二日入關。再登澄海樓。距癸
亥前游閱一紀矣。星霜屢易。風景猶新。爰舉成例。
命汪由敦劉綸用樂體疊前韻。旣暢登臨。並誌歲月。
洵昇平佳話也。
莊滋圃有恭。乾隆己未第一甲第一名進士。歷官至
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官浙江巡撫時。乾隆二十七
年
聖駕三次南巡。適嘉興侍

上遊鴛鴦湖。登煙雨樓。樓中舊有錢陳羣書趙孟頫耕織圖詩屏。並敬書御製鑄鍾特磬二銘於壁。上指陳羣所書以問有恭。奏言臣目近視。實不能見。上大笑。隨召有恭聯句。用石鼎體。自來上聯句皆召扈從諸臣。未有獨命大吏者。眞異數也。

羅江李石亭化橋。乾隆壬戌進士。為浙江餘姚令。民有犯竊者。訊係初次。即喟然曰。此良民也。爲飢寒所迫。坐無業故蹈此耳。捐俸錢構屋三十椽。令居其中。募城中技能之師。假官錢爲資本。授以所業。業成。其師具保狀領出。習其業以餬口。終身不再犯。化莠爲良之法。莫妙於此。人性本善。諒哉。

錢稼軒維城。乾隆乙丑四月夢見天榜狀元爲金谿李建中。己爲探花。及榜發。錢竟爲狀元。李乃在二甲三十名。謂夢爲無據耶。何以姓名巧合。謂夢爲有眞

耶。不應前後顛倒。豈臨期亦有更換耶。

王司農際華。年十七入錢唐學。偶遊湖鳴寺夢影堂。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枝與之。曰。汝乃我弟子也。官刑名後當來歸。後中乾隆乙丑探花。由編修累官至戶部尙書。兼署刑部。壽五十四而終。

長洲蔣時庵元益。雍正己酉科鄉試。入頭場之日。其祖母顧太夫人夢天門開。一星冠羽衣人自日中出。手持黃紙一卷。冉冉而下。自言我斗府眞人也。太夫人爲信二氏。頂拜之。因問我孫鄉試有名否。眞人不

苔。展手中黃紙示之。乃第一名薛元益六字。及榜發報至。乃中九十五名。方訝名次之不符所夢。至乾隆乙丑竟中會元。始知前所夢見者會試榜也。相去十六年。早經註定耶。與稼軒事又適相反矣。

李尚書宏總督南河。嘗有句云。過顙應知因搏致。徹桑須及未陰時。二語隱括治河要指。凡從事河工者。當有味斯言。

漳浦蔡相國新。乾隆丙辰傳臚。改庶吉士。累官至禮部尚書大學士。年八十

予告。
上優崇故舊。
御書盛世耆英四字以
賜之。初公以康熙己丑年十二月初五日生。有日者
推之曰。福星也。位極人臣。壽享大耋。已而果驗。
乾隆九年。舒少司馬赫德上廢科目疏。其略云。科舉
憑文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已深。僥倖日
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卽其居官所當爲之職
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此其不足以得

人者一。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辭詭說。蔓衍支離。以爲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止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爲之而有餘。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就題敷衍。無所發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於心術之邪正。今之儇佻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遴拔眞才實學之道。云云。奉

旨飭議。時鄂文端公爲首相。力持議駁云。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文。三代尙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於一人之口。至於賢愚不辨。閥閱相高。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祇尙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

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嘗官少稱職吏者是也。將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觀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苟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爲空言。勦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宣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文爲然。且夫時文取士。自

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一概皆毀也。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爲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
國初諸名人。皆綜貫經書。其搜幽討。殫智畢精。殆於
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洽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

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適其法律。而後乃稱為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於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為時藝咎。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源。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為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為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為益

匯淺。表判策論皆加覈實。則必淹洽乎誦覽。而後可以為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為判。必有論古之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為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為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何一不見之於施為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遊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毋乃徒為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

舉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舉廉則必有羸衣菲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爲僞。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莅官之後。盡反所爲。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爲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無

綸。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眞才矣。則莫
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
爲得也哉

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
諭旨。纖悉畢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奉體。力
除積習。杜絕僥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
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眞才日出矣。然此亦特
就文學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
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

此。無俟更張定制爲也。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奏上。

奉

旨依議。科目之不廢者。文端之力也。

齊次風少宗伯目力過人。嘗銷夏萬松山中。見雲起處必牽一縷如絲。繫於峯顛。蹤跡之獲石數枚。有文印之成書畫形。後積聚漸多。因以作譜。用東坡石鼓韻題長歌紀之。一時名流咸屬和焉。

乾隆甲戌科首題唐棣之華至未之思也。場中文有用腸一日而九迴句者。

上以言孔孟言。不應襲用漢書語。先是
命方苞選錄四書文頒行。至是
命再頒禮部。順天府外簾存貯。俾試官知衡文正鵠。
並嚴重磨勘。以下科爲始。磨勘試卷俱於卷面填寫
銜名。以向來磨勘俱視爲具文。是以
特派大臣詳加校閱。除試帖初添可稍寬。至制藝既
經入彀。不應復有疵謬也。二十四年秦可宦薦由進
是磨勘順天等省試卷。
上閱順天第四名邊繼禧文。有飲君心於江海之語。

上云。揆其命意。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而蕪鄙雜凑。遂至不成文義。此豈字句小疵。雖不宜以一語擯棄。亦何至濫厠前茅。著將該士子及主考官交部隨議。遵禦舊罰停會試五科。主考官奪俸。並諭嗣後定議敘議處例。有原勘京堂等官全未磨出。經覆勘大臣指出者。交部嚴議。有原勘出一二。經大臣覆勘。尚多挂漏者。亦交部議。有能悉心檢閱。秉公舉出。覆勘無遺者。交部議敘。於是乎磨勘始嚴。而場屋之文斤斤繩墨矣。

蔣編修士銓修南昌府志。夜夢一偉丈夫來見。兜牟戎服。叉手不揖。自批其頰曰。吾頭豈白斫者。蔣驚醒。知有冤抑。查舊志有段將軍。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死於揚州者。新志竟無其人。亟爲載入忠義傳中。

南康謝蘊山廉使。知揚州府時。修史閣部祠墓畢。夢閣部來見。因問爲公修祠墓。公知之否。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要非俗吏所能爲。問己官階。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問將來有子否。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因問公祠中尚少一聯。

作何語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謝爲書丹泐石。今存祠內。

嘉定秦簪園大成。乾隆己卯舉於鄉。新絃續娶。婚夕新婦悲啼不止。問之。曰。妾幼許鄰村李氏子。父母嫌貧逼休改嫁。竊念身更二姓。名節有虧。是以痛耳。秦聞之悚然曰。何不早言。幾被吾過。乃趣避外舍。命僕召李。李至。語之故。且曰。今夕良辰。可於敝廬合卺。所有奩資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癸未會試。秦中第三名。殿試前夢至文

昌宮。適關帝至。問今歲狀元何人。文昌以某對。忽見一婦人跪帝前云。某爲我夫弟。夫死後某逼虐備至。憂鬱致死。文昌曰。此人短行。安可大魁。爲期已近。誰可易者。命吏查從科狀元何人。吏捧冊呈閱。文昌曰。秦大成本以孝行該中丙戌狀元。查伊又有還妻一事。擢早三年亦爲允協。帝曰。然。秦遂寤。是科竟大魁天下。

歷代帝后圖像向貯內庫。乾隆十四年

命工重加裝潢。移藏於

南薰殿。自太皞伏羲氏而下。爲軸者六十有八。爲冊者七。爲卷者三。先聖先賢圖冊五。詳定位置次第。甲乙歲以盛夏曝而庋之。扃鑰惟謹。文明諸帝玉冊向貯工部外庫。今附藏殿之西室。俾見我
國家優禮先朝。隨在盡其誠敬如此。

乾隆癸酉科。江西分宜縣知縣天門陳大經分校鄉闈。入簾前一夕。夢迎天榜鼓樂甚盛。送一扁額至其家。書曰三元及第。已而本房取中七人。內三人爲樂平胡翔堯魁元。大庾戴賁圖第元。南昌彭芸楣元瑞。

後皆登進士第。所謂三元及第也。超官至光祿寺卿。載官至太僕寺卿。彭官至協辦大學士。

乾隆壬申會試。榜發後

恩命落第舉子年逾耄耋者給與職銜。當塗徐位山文靖年逾九十。

欽賜翰林院檢討。著有山河兩戒攷禹貢會箋皇極經世考管城碩記。又嘗以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冠首。爲七言長句十章。奇才聘思爲前人所未有。其仲子應樞博求故實。逐句爲訓。亦佳士也。

向例禮部會試榜發後呈進會試登科錄。內俱有恭
進
皇太后及
皇后各一本等語。乾隆二十八年奉
上諭。此係沿襲具文。非事關典禮者可比。況我朝宮
闈肅穆。不惟一切政務從不與聞。即尋常細事亦無
絲毫干預。似此相沿舊套。徒費抄寫。自應停止。以後
著為令。

梁階平國治。文官刑部司獄。向謂獄者司獄官輒有

所索。潔獨屏不受。督獄卒潔謹惟謹。一切可以方便

者多方調護之。二十年如一日。擢刑部主事。孪後贈

子大魁天下。官至大學士。人謂陰德所致。

熙朝新語卷十一終

[illegible]

[illegible]

熙朝新語卷十二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康熙間
特恩開千叟宴。自王大臣以及士庶。年六十以上者
皆預。乾隆間
高宗復舉行曠典。與宴人數視昔加倍。年九十以上
者
召至
御前侍食。

天顏和煦。

恩賚優隆。一時杖朝而出。感頌

皇仁。歡騰閭巷。又乾隆四十八年。普宴宗室於

乾淸宮。自王貝勒至四品頂戴者一千三百八人。有

事不與宴者五百六十九人。各

賜如意朝珠文玩綺帛銀兩有差。

國家養老親親至意。實爲曠古所未有。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

命開四庫館。校定永樂大典。訪購天下奇書。著各省

督撫採訪彙集上於
朝。仍
命翰林注明月日。俟呈乙覽。辦竣後乃給還本家領
回。書進時派總裁總纂等官辦理。書成
欽定爲四庫全書。此漢唐以來未有之盛舉也。於時
在朝諸臣及各省紳士紛紛奏進。惟鮑士恭。馬裕范
懋柱。汪啓淑四家多至六七百種。
上嘉之。
賜內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其朝臣黃叔賢勵守謙

紀昀。紳士周厚堉。蔣曾瑩。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等。各進呈一百種以上。

賜內府初印佩文韻府各一部。

昌樂閻懷庭循觀。少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八舉於鄉。其學一以程朱爲宗。而孝行尤篤。少而孤。及長。每承祭哀慕累日。其父母墓卑溼。值霪雨。衆水交匯。每夏秋之交。天將雨。輒不食繞墓哭。以是致羸疾。後行營乞假。卜吉兆而遷焉。後登乾隆己丑進士。官吏部主事。

滋陽牛眞谷運震雍正癸丑進士乾隆初薦舉博學鴻詞。廷試未取。後官陝西秦安平番等縣。有政聲。嘗與人書云。僕爲縣官有三字。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量入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受贓之本也。簡者令繁則民難遵。禮亢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執。毋聽隨例。毋信俗諱。儀從可減則減之。案牘可省則省之。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豪強將吾伺。奸吏將吾欺。入一錢

乙諸簡。將毋納賄耶。一杖枷諸哥。將毋濫刑。此檢字訣也。後年五十三無疾而殁。殁之前數日。屢夢遊金碧樓臺。醒語家人曰。吾將尋吾好夢。設不醒。愼勿驚。果睡去。竟慧業文人赴玉樓之召耶。抑醉儒循吏發而爲神耶。未可知也。

納蘭愼齋峻德。詩格幽秀。嘗寓盤山天城寺。與木月菴僧然西以詩往還。係於小犬之項。云相望一峯隔。相呼恐不聞。寄詩憑小犬。好去度深雲。僧答詩有昔有鴻傳信。今憑犬寄書之句。葢不知陸機黄耳。千歲

寶掌白犬故事也。但犬寄詩則古所未有。可爲廖融添一詩奴。

金匱梅里黃氏女。年十九歸同里吳希言。三年生一子。甫三月。希言與其子相繼歿。姑以哭子及孫亦歿。翁名德星。故疎曠。不善治生。黃哭慰之。盡賣嫁時衣以供甘旨。且買妾進焉。翁憐其誠許之。妾入門五月。甫有身而翁又死。黃仰天呼曰。吳氏之祀斬矣。天若閔予志。奪予算而畀吳氏以男也可。既而妾果舉子。不三月妾復去帷。黃自抱翁子於懷。哺以糜。啼則以

乳，就之時，黃已喪兒兩載，乳絕澀矣。無何乳忽至，遂終乳之。人謂黃氏一女子，於翁爲忠，爲孝，於夫爲節，於翁子爲慈，其行卓有可傳者。觀於絕乳復生，不可謂非誠之所感也。

崑山曹孝子起鳳，父子文賈於蜀，歲寄金錢歸，俄而耗絕。孝子年十六，遇蜀客云其父已死，然弗知死所。孝子大慟，將往求父骨，貧不能行。長洲潘君爲緡贈以百金，遂就道陸行，由豫入秦至蜀，南抵滇界，西達金川。書牒於背，逢人輒哭訴所由，久之無知者。金盡

反成都。乞於鄉人之爲客者。合助之。又得數十金。孝子大哭曰。此行不得父骨。金無由再致。吾亦不復生還矣。乃禱於諸葛武侯祠。神示令東向行。失道。七日無人蹤。及西陽。積雪盈尺。足跰不能前。蹄土穴中兩日。有士人項生者。過之。尋鴉遶穴而鳴。異之。見僵尸氣微屬。視背牒。詫曰。孝子孝子。掖以歸。灌之蘇。問故。止宿。進酒肉。孝子弗食。曰。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父與數人坐林中。見孝子至。撫掌大笑語曰。月邊山叢中。虎兩壬申。可食肉。覺而識之。

遂辭去。兩人挽之。不可。偕送之行數里。不忍別。忽遲荒原如夢所見。白楊下有棺纍然。孝子心動。泣不止。兩人問故。語之夢。兩人曰。有徽人胡姓者居此日久。相距不遠。盍往詢之。從之。見胡生。良久曰。噫。信頗記十年前。鄉人曹姓客死殯於是。以所遺牙牌納棺中。其殆是乎。然非白諸官莫驗也。遂引訴之酉陽巡檢。白州牧。飭里長。察諸棺多有主名。而一棺獨無。啓棺見骨。孝子瀝血驗之浸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曰。是矣。月邊古胡也。蕉下鹿解也。何疑乎。遂撫棺大

哭。收骨行。項生許生爲設祭。祭畢以餘肉食孝子。曰。同子之不食肉者以求見父棺耳。今則既見矣。憶昔子過土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一日。又值壬申。夢兆驗矣。豈非天哉。孝子再拜。謝兩人交餽之賻。遂負骨歸。過洞庭湖風作。兩日不得渡。同舟者憂之。且大祭。孝子悲禱於洞庭君。風立止。既歸葬其父。廬墓以終。乾隆四十九年卒。壽七十二。長洲汪太守學和作曹孝子紀略。

李育山錫。正黃旗漢軍人。官筆帖式。少司寇撝謙之

子。相國森額爾之孫也。家世貴顯而性耽清寂。偕其配隱居盤山鷹青峯下。號鷹青山人。又號蕉明子。喜行無人徑。嘗歷谿谷中。犯雨雪遇蛇虎不顧也。歲一至都邸。留一二日輒歸。人罕見其面。時謂有靜癖。詩文古奧峭削。自闢門徑。視世之以篤花爲園妝。以紅粟爲法物者。超然遠矣。

丙辰詞科之徵。有祖父以己未鴻博起家。而其後人復膺薦辟者。三人。秀水朱竹垞檢討孫稻孫。華亭王文恭公孫祖庚。宣城施愚山侍讀孫念曾。兩世俱膺

大科之
召。亦盛事也。

西人測算之法本於周髀。自中土失其傳。西人改易名目以衍其術。世遂奉為絕學。餘姚邵子政昂霄。通中西之術。推測布算。細析毫芒。手製儀象。西人見者咸服其精巧。著有萬青樓圖編十六卷。專論天文算數之術。分十有四目。皆援引漢晉以來天官家言。及歐邏巴之說。頗為精密。

歸安沈東甫炳震。世居竹墩。為東南望族。東甫少時

郎淬厲於學。爲諸生有聲。屢困場屋。遂謝舉子業。專攻古學。於經史子集多丹黃鉤纂。考訂博辨。而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尤生平注力。積十數年而成。丙辰應

召試不遇。歸。後錢香樹司寇以唐書合鈔奏

聞。奉

旨付詞館采取纂刻。頒布天下。時東甫已歿。可謂鬱於生前。榮於身後者矣。

綿州李雨邨調元。乾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至丙戌

春。同年崇慶何希顏明禮計偕入都。抵寓甫一日。即夢見李端坐堂上。然燭翻書。書中所載隱約皆官爵姓氏。煌煌大書。旁若有神護持之者。意此中祕書非人間有也。已而李散館。改吏部主事。始悟何夢中所見乃銓部官冊耳。

儀徵張孝女巧姑。父因天相病痺不能起立。兩兄傭他所。孝女獨與父居。乾隆九年正月十八夜。比鄰不戒於火。火延及門。孝女狂號負父出。未及門而仆。與父俱死。年甫十四。明日出其屍灰燼中。猶肩承父屍。

握父手弗釋。邑人建石幢。書孝女死父狀。識其處。謹錄之以俟采風者。按孝女事於嘉慶三年。縣丞申淑洋據案得石幢。聞於邑令。申大吏入奏得　旌典。都轉曾公燠爲文記之。并系以詩。後邑令屠琴隖倬亦書其事。并作歌焉

長清曾孝女衍綸。宗聖裔也。父尚增以廩吉士出爲知縣。累遷知郴州。衍綸年十一。從父於官。母病痿不能起。衍綸侍湯藥。凡四載不少休。衍綸憊甚。一夕母謂衍綸暫假寐。命老嫗秉燭侍幃側。火然及幃。老嫗突出呼救。衍綸突火入抱母號。父自外聞之。趣至。亟呼救者挾衍綸出。衍綸嚙其手至骨。挾者痛釋手。衍

綸大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已復突火入。而煙燄熾。救者不得入。遂與母俱燼。既滅火。衍綸身覆母。摯結不可解。此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事也。

巡撫奏

朝。得

旌如制。鄉人爲祠祀焉。

乾隆二十九年。蘇州樂橋有李氏子。每晨鬻菜於道。得錢以養母。一日拾遺金一封。歸而遺其母。發之內題四十五兩。母駭而卻之曰。汝一窶人。計力所得日

不過百錢。分也。今什伯之不祥。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遺鞭者死矣。促持還其所。遺金者適至。語以故。還之。其人得金。立馳去。市人怪其弗謝也。聒之令分金酬賣菜者。其人不肯。詭曰。予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五。又何酬焉。市人大譁。有司過而訊之。佯怒賣菜者。鞭之五而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故五十兩。今題四十五兩。非汝金矣。以授賣菜者曰。汝妄得吾鞭。以是償汝。且而母所謂不祥者驗矣。促持去。一市稱快。

宣城湯鵬千偉。康熙二十九年領鄉薦。至乾隆初始得選江寧教諭。年已七旬。天眞爛漫若童子然。夏月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撲棗。童子環唉之。湯曰。盍謂苦敗者償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時學舍穿漏。每大雨。湯輒持繖坐承霤下。白髮淋漓。客駭問之。則甕然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某敢即安乎。紳士聞之肅然。未幾爭相營構。宮牆煥然。

乾隆四十三年夏。劉文正公爲東閣大學士。早朝至東華門。在肩輿中端坐而逝。身垂玉箸長尺餘。戶部

尙書額駙福公隆安奏
聞。
高宗震悼輟朝。即日
聖駕親至東直門
陽邸臨其喪。時支正子墉官江西按察使未歸。
上撫其孫慰之。諸大臣勸
上迴蹕。
上哭至。
乾清門。流涕謂軍機大臣曰。朕失一股肱矣。可想見

聖主賢臣朋良契合之盛。

乾隆三十一年。吳縣張酉峯書勳。以舉人就挑得知縣。行捧檄出都矣。及會榜發獲雋。廷對竟得大魁。以知縣中狀元。奇遇也。

相傳是年酉峯公車未發時。資斧無措。商於至戚某翁。翁故盛德。然力無以應。吳中有所謂七賢會者。每人各出金若干。以六赤置盎中。覆而三搖之。彩勝者先收金。而後稱息以償。數月一舉。徧七人而止。翁有會已兩舉。尚未得彩。是月值會期。私念若得之可百

金足以濟張用矣。然得失未能逆料也。屆期因僞為疾。而約同會五人飲於其家。酒半將卜彩。令老嫗傳語曰。主人畏風臥幃中。可延客至臥榻前卜彩乎。客曰諾。傳籌至翁名。遽呼持盎入幃中。客靜聽三響畢。持盎出幃外揭視之。六子皆赤。皆大笑曰。得彩得彩。勿藥有喜矣。客既散。翁蹙然曰。余生平不作欺人事。今為張孝廉計。不得已出此。可愧耳。蓋翁預置瓊晏與盎各兩。先列上彩色樣。易以示客。計在必得也。已而笑謂所卜之彩究竟何色。揭盎試觀。亦六子皆赤。

是年張捷南宮。人謂文星所照。神或助之。若某翁之不憚自汚。以濟人急。其高誼不可及也。或曰此係某探花事俟考[?]

錢塘王文莊公際華。乾隆乙丑一甲第三人及第。通籍三十一年。蒙恩賞福字二十四幅。乙未冬。進加斐滿縣[?]賜第之東。顏曰二十四福堂。

太常寺署中。有蝴蝶黃色大如茶盌。吏人欲見之。呼曰老道。則飛至掌中。有欲害之之心。則飛去。相傳自明嘉靖至今三百年物也。乾隆戊申冬。

高宗齋宿
郊壇。諭太常寺卿。乃以盒盛進。有
御製太常仙蝶詩。
命仍送歸寺內。
米萬鍾得異石於大房。求牲載書以告再東薛岡。見
之復代石報米書。二書當時傳誦以爲韻事。此石棄
置良鄉縣多年。乾隆間
命運至昆明湖之樂壽堂。
賜名青芝岫。有

御製詩。嘗自委諸榛莽。一旦託足蓬瀛。士之願致青雲者。觀此可以興矣。

贛州鄒慕濂元昌。為諸生有聲。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遂屏棄舉子業。一以理學為歸。慕濂有長兄贅而貧。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狷刻。每怒。慕濂必長跪請罪。得解乃已。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於慕濂曰。感伯之德。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慕濂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撫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督之。慕濂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

貧人子拾禾穗者。招之曰。來。汝毋然。近吾。吾教汝讀書。能背誦者量穀與汝。羣兒爭脫就之。慕廉始則使識字。既使讀章句。既以俚語譬曉之。羣兒踴躍受教。既卒穫。羣兒噪曰。穫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穫。羣兒輒就學焉。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耶。渴則進飲。飢則進食。市井人見慕廉過。必起立如弟子之敬師長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其驗矣。

長洲沈立方執中。邑諸生。屢試不售。年五十餘棄舉

子業。循覽儒先傳註。旁通內典。久之有省。題其室曰心太平居。作太平吟四首。以恬淡虛無分屬焉。其一曰國太平。境無豺虎。家太平。人安堵。身太平。揚蹈舞。心太平。去城府。蓺規圃。逃稅戶。抱遺經。唾塵腐。山水綠。月三五。胡蝶夢。日卓午。四海大。齊樂土。二萬塲。畢吏部。子孫保。鷄斯祜。天甚普。人何苦。其二曰國太平。罕無唉。家太平。蔬滿園。身太平。隨左右。心太平。戩聲見。一瓢飲。安且壽。五柳風。人寬袖。翁幾夢。牛馬走。錦纖林。嚴霜肅。醉山水。不在酒。談舊友。對清書。疏松秀。長

君壽。石可徽居何陋。其三曰。國太平。聖神代家太平。高會在。身太平。退藏會心太平。絕瑕纇。一炷香。無晨晦。半輪月。空墨磯幾點煙。渺泰岱想非非。夢環珮。耳勁順。通天載。原出峽。放宇內。雲可栽。鏡相對。紛藻繪。休浮穢。其四曰。國太平。巍蕩天家太平。寧謐邊。身太平。無事仙。心太平。不二禪。仰碧落。識太元。俯湜茫。忘角筌。浮雲去。何處覓。清虛來。自在眠。繪聲手。不在爪。忘言詩。不著篇。浮漚幻。月輪圓。看轉旋。識幾先。頗有康節行窩。伊川擊壤之樂。

吳縣周景曾聖與。每以盡倫爲窮理之實。嘗榜其室曰。學喫虧。尋快活。

長洲何瘟山杠。邑諸生。常佩一囊。遇途中見字紙粒米必拾取之。家貧課徒自給。而性好放生。有餘輒濟親友。人以窮孟嘗目之。晚就禪悅。八旬外猶健飯。日行五六十里不知疲。時

高宗詔錫老榜宮。瘟山年例應得檢討。人勸之試。因吾福相薄。辭邀

恩賜。恐生災患耳。嘉慶初卒

詔舉孝廉方正。當道將以鄉山名應徵。辭曰。捫心自問。字字負疚。何敢冒爲。且不就老科。而就制科。貞折禍矣。年九十有七。無疾而終。

長洲余仲林蕭客。與江竹香元亮。周定生琳。以道義文章相切劘。所著五經鈎沉。彭大司馬采以進呈。奉旨入四庫全書。儒林重之。

崑山張潛文孚焯。早歲有至行。父疾。刲臂肉和藥以進。父歿。終身孺慕弗衰。性好施。出私財爲族人親戚營葬不計數。滕工部天章者。年四十。貧不能娶。張與

金勸令娶。神諾受金去。明日過神。察其容甚戚。詰之。不肯告。詢其鄰。曰。是以金歸而道遺。嘗反其金如前。往語之曰。爾有道乎。曰否。如是者三。張曰。爾欺我。出金神中曰。此非爾道乎。神大喜。以爲誠然。張又嘗過賣菜傭失百錢。急欲死。張呼至家。令家人平菜而陰納錢菜甲中。傭得錢地。張佯驚曰。爾錢乃在。用是家中落。而施不衰。人呼之曰張善人。

江州崔進士。命嫁。需次京師。聘某姓女爲妾。崔故貧士。歸家省覲。不能俱載。寄妾於其母家。母強售

之於千戶某。媖求死不得。入門展拜。即呼千戶爲父。而訴以故。千戶義之。不奪其志。仍以歸崔。人頌千戶之高義。而媖之急智亦不可及也。

靖逆侯張仁宗之配高夫人。詩才清絕。張侯家財數百萬。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而罄。薨逝後。其子謙襲職。貧不能支門戶。太夫人示以藏鏹處所。發之得二三十萬。賴以資用。蓋侯在時。太夫人已逆料之。而預爲地也。其識力有過於丈夫者。豈復尋常閨閣中所能知。

六安夏秀才寶傳。少任俠。出雅雨盧公之門。盧謫戍。僮僕無肯從者。夏奮然往。居三年。盧蒙
賜環。始與俱歸。厚贈以報之。不受。人以此高之。乾隆庚子科。以年過八十。
欽賜舉人。

杭州吳修撰鴻。視學湖南。壬午科典試者爲嘉定錢竹汀大昕。韓城王偉人杰。三公皆衡文巨眼也。諸生出闈後。各以闈卷呈吳。吳所最賞者丁姓。丁正心裝德安。石鴻翥。陳聖壽。五人。曰。此五卷失一。吾此後不

復論文矣。榜發之日。吳使人走探。俄而鈔榜來。自第六名至末。僅有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矣。吳大喜。一時省下傳爲佳話。

乾隆五十二年。貴筑李尚書世傑督蜀。令民沿城皆植芙蓉垂柳。今皆合抱。花時爛若雲錦。人比之召伯甘棠云。

往在成都見三異人。其一曰賈回子。係西域回鶻人。童顏鶴髮。頗有道之士。住禮拜寺。冬夏不設茵席。以

小石子姓一，號夜則兀坐，日則閒遊街市，出言元奧，人莫能解。饋以食，有受有不受。其一曰徐瘋子，語音類秦人，瘡癬滿身，行乞於市，夜則棲身東洞子門，途見所棄死猫鼠，則攜回燒之供殽，病者向索藥，從隨手拾土石與之服，無不立愈。其一曰笑和尚，終日不言。見人惟一味憨笑，喜吸烟，向人索之，其人必多吉利事。故人爭與之。轉有園御者，居寶光寺，寺僧惡其嬾，故遲其飯，或求明即食，及寒暮猶笑和尚輒在，鄰有張裁縫者，訝其非常人，俟其出遊，必瞷之，一日笑和

尙忽謂張曰。爾寒暑無間。倏吾六載。必有所欲。但吾性嬾。不耐爲人師。有徐瘋者。道行高。堪爲爾師。我當送爾至彼。郎偕往。適徐爇火炙死鼠。飲白醋。遙見之。責笑和尙曰。爾不耐爲人師。又何苦拉別人乎。言訖大笑。時朔風正勁。城門外寒氣更甚。笑和尙與徐皆赤足露頂。將及三鼓。徐脫身上破衲與張曰。服之可禦寒。張披之。奇燠而香。後徐張與笑和尙同日不見。惟賣回子至今尙存。

長白那蘭長海。父爲鎮安將軍。以

恩蔭候補官。引疾不赴補。愛易水之雷谿。築室居之。自號雷谿居士。吟諷不輟。舊囊裹中所親爽。見其貧不能辦。輒解裘與之歸。中途見異書。亟欲買之。又解其裏衣以質焉。由是得寒疾。伏枕而然。李昌山嘗贈詩云。二月輕寒擁破裘。人間獨有馬卿凝。夜來竈減無煙火。自詠梅花絕調詩。可想見其人矣。

奉天于紫亭宗瑛。為襄勤公之孫。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至御史。性簡淡。不營榮利。所在掃地焚香。似韋左司之為人。詩筆沖淡。亦酷似左司。著有來

鶴堂集。

胡恪靖公寶瑔。世居徽州。父官松江府教授。遂家焉。生公之夕。教授公寓居王文成公祠。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恭逢

聖駕南巡。至會稽

御祭王文成。

命公賚金軸讀祝堂下。方知前夢之徵也。

恪靖公未遇時。赴禮部試。有友人託其代賚文書投部者。爲奴子誤事。致愆期。其人不得與試。公知之曰。

吾弟吾友不得入闈。吾安忍獨試。遂不入闈尋考授中書。歷官巡撫。

明朝新語卷十二終

熙朝新語卷十三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乾隆三十六年。

皇太后八旬萬壽。

賜三班九老宴遊香山。次日

命畫工安致蒙繪圖。文職九老。顯親王衍璜。恒親王崇志。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官保。吏部尚書託庸。戶部尚書素爾訥。禮部尚書楊廷璋。刑部侍郎吳紹詩。工部侍郎三和。武職九老。都統什格。書瑞。莊伏

大臣國多歡。甘都。副都統伊綏阿。暉洽。侍學生輝富
倫阿。色瑞察。致仕九老。刑部尚書銜錢陳羣。內大臣
福祿。禮部尚書陳德華。兵部侍郎彭啟豐。禮部侍郎
銜鄒一桂。副都御史呂熾。內閣學士陸宗楷。詹事府
詹事陳浩。國子監司業銜王世芳。此
國家
崇禧之曠典。亦山家未有之奇遭也。
乾隆十三年九月。
上御集鳳軒。集侍衛於大西門樓校射。

上親發二十矢。中十九矢。有集鳳軒紀事詩勒石。齋

召南大西門觀

御射恭紀詩云。曈曨初日照西山。百尺樓開紫翠間。

御苑鑾輿欣草淺。秋風講武值豐閒。虎熊的書君臣

鵠。鵷鷺分左右班。何幸此時陪侍從。大弓親覩

至尊鑾。侍臣如堵並呼嵩。巧力分明不可同。容節中

和

天子射。弛張高下

羣人已。曾聞作賦誇雙兔。更說題詞數六熊。何似我

皇能百中。閒臨翼相效藝工。

御園十種蒲桃。一伏地公領孫。二伏地黑蒲桃。三伏地瑪瑙蒲桃。四哈密公領孫。五瑣瑣蒲桃。六哈密綠蒲桃。七哈密紅蒲桃。八哈密黑蒲桃。九哈密白蒲桃。十馬乳蒲桃。翰苑諸臣時蒙

恩賜。恭紀詩甚多。不及備錄。

康熙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凡三十二典。曰乾象典。歲功典。曆法典。庶徵典。坤輿典。職方典。山川典。邊裔

典皇極典宮闈典官常典家範典交誼典氏族典八事典閨媛典藝術典神異典禽蟲典草木典經籍典學行典文學典字學典選舉典銓衡典食貨典禮儀典樂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每典復分門類。其六千一百九部。計書五百二十函。又目錄二函。年久銅字殘缺過半。乾隆三十八年易以木字。即四庫書應刊樣本。

賜名聚珍板。有

御製詩。

乾隆三十八年奉
旨特開四庫全書館。翰林院爲辦理處。
武英殿爲繕寫處。自
殿板館書外。
詔徵天下遺書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五種。舊存明
代永樂大典殘缺幾半。
命詞臣分類纂出整書八十五種。散片二百八十四
種。分存書存目二項。纂輯提要以識一書大旨。按期
輸進書之佳者。皆蒙

御製題詞以冠簡首。其四部條目與前代稍異。經部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樂。曰孝經。曰四書。曰總經解。曰小學。易類別卜筮入子部術數。禮類別歷代儀注入史部故事。樂類別宮調絲竹譜。小學類別八法。俱入子部藝術。史部十五類。曰正史。曰編年。曰詔令奏議。曰別史。曰雜史。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曰故事。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曰史評。雜史類別瑣碎記錄。入子部小說雜家。子部十四類。曰儒家。曰兵家。曰法家。曰農家。曰醫家。曰天文

算法。曰術數。曰藝術。曰譜錄。曰雜家。曰類書。曰小說。曰釋家。曰道家。集部五類。曰楚詞。曰別集。曰總集。曰詩文評。曰詞曲。其編錄敘次遵奉

諭旨。經首易注。史首史記。子首老子。集依時代。而

聖祖

世宗

皇上御製集冠於

本朝集首。每庫繕寫四分。倣浙江范氏天一閣式。建

文淵。文源。文津。文溯四閣貯之。並有

御製記。又擇其精醇爲薈要。計全書三之一。繕寫二分。一藏
大內。一藏
圓明園。凡編錄十三年竣事。四庫共有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卷。輯簡明目錄以便稽覽。庋之於翰林院內。此古今來未有之大觀也。

乾隆甲子。
御製讀陸詩有從今不薄讀書人。言孔孟言大是難

之句。一時士林傳誦。爲之感泣。張南華鵬翀和詩云。
添得青袍多少淚。百年雨露萬年心。蓋紀實也。
乾隆二年
命易蓋國子監
大成殿。屋瓦改用黃瓦。乾隆三十年
欽頒禮器犧尊一。雷紋壺一。子爵一。內言卣一。康侯
鼎一。盟簋一。雷紋甗一。召仲簠一。素洗一。犧首罍一。
皆周時法物。
命陳設殿庭。

乾隆五十年建

辟雍宮於國子監集賢門內。宮四面皆向。周以環池。有橋四。前有碑亭二。是年二月上丁。

高宗親行釋奠。

臨雍講學。舉行

盛典。有

御製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

御製上丁釋奠後臨新建辟雍講學詩四首。

御製三老五更說。皆勒石。諸臣皆有

聖主臨雍禮成恭紀詩。乾隆九年

詔編

內廷藏笈爲天祿琳琅。乾隆四十年重爲補輯。以經史子集爲綱。以宋金元明刊版朝代爲次。其一書而藏數本。用遂初堂書目例。詳其題跋姓名收藏印記。兼用鐵網珊瑚例。至各冠

御題。品評甲乙。則自來册府儲藏。未聞斯盛矣。

襲封簡親王德沛。貝子福存之子。應襲封鎮國將軍。

讓與從子。而已託疾入山讀書。

世宗朝

召見問所欲。曰願得側身孔廟分侍豚之饋。

世宗重之。授兵部侍郎。

高宗登極。遷湖廣總督。調任江南。尋內擢尙書。襲封

簡親王。常詣成均講大學。橋門傾聽者千餘人。皆悅

服。時教河間王仲而之銳前曰。猶未盡。王請益。曰。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一節。聖經用矣。其本亂以下數語。

乃重申之。以見吾儒所以異於二氏之義。王欣然撫

謝賢王之虛己好學。從可想見矣。

崑山朱以載厚章。天資超絕。五官並用。嘗於座間手錄孝子傳。而令二人左右隅坐。各操紙筆。口授令書一成駢體序文。一成長律。已而各書竟。合座傳觀。詩文俱工。所錄孝子傳精楷。無一訛字。眞奇才也。著有多師集。

丹徒余文圻京。工詩植品。沈歸愚宗伯與訂車笠交。栢鄉魏念廷觀察。愛其詩。欲令往見。文圻曰。往役義也。以詩爲羔雁非禮也。卒不往。以布衣終。著有江干

詩鈔。

元和蔣震牧會學。有至性。父子宣病脹體容曲。中夜含淚猶摩跪中庭禱天求代。風露所侵。得濕氣病。又延醫至數百里外。觸炎暑犯霜雪。如是者數載。竟以療疾卒。士林以其少年死孝。咸惋惜焉。

錢唐諸生徐爾熾之配汪氏。年二十二歸於徐。事舅姑以孝聞。甫七月而夫卒。汪誓欲殉。雖經者再。繩輒中斷。將自刎。小婢瞷知之。以告舅姑。亟救之。時汪已孕四五月矣。舅姑諭以宗祀為重。乃泣受命。閱五月

遺嗣維康生。及長。躬親課讀。維康有聲庠序。娶婦盧氏。七年甫有娠。而維康遘疾。盧禱於神。請以身代。剜臂肉以和藥。罔效。盧絕粒欲死。姑從容諭之曰。余延未亡之命以至於今。爲遺嗣故也。汝歸我家七年未生子。今復有娠。若男也。則徐氏血食又綿延矣。語未竟。婦姑皆哭失聲。踰三月而生子承恩。家益落。盧養姑訓子。衣食膏火之資。盡給於十指間。因積勞成疾。徐六十六歲卒。守節四十四年。盧五十八歲卒。守節三十年。承恩旣成立。白於有司。請

旌如例。杭人至今稱。徐氏兩世遺愛。不絕如縷。實有天幸。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吾知其嗣之必昌矣。

會稽吳鑑南璜。徵士樸存之子也。少負詩名。力學不倦。乾隆庚辰成進士。榜下授士事。改官四川重慶府通判。殉木果木之難。篋中有黃琢山房集。今家人懷之亂出。曰。我死弗令此詩失。其同年友畢制府沅爲序而刻之。

汜水縣東南四十里。有山名曰玉環。高絕千尋。形勢巑岏。與三峯蘭若東西相峙。中忽聳起。關一邑旺氣。

上有古清涼觀。汜水八士或讀書其中。每見白雲入戶。因名五雲觀。有浮屠九級。不知建自何代。明宣德中。有雷姓者剝其磚。毀之以爲觀中階基。其中得石徑尺。泐曰逢雷必破。士人神之。至今以塔山名。絕頂有泉曰野狐窩。水從石罅出。不溢不涸。宛轉僻崖怪石間。亦水之奇者。乾隆癸未挑濬賈魯河。查探水源得之。姑纂入縣志。

打箭鑪在成都西南九百二十里。相傳蜀漢諸葛武侯南征。遣偏將郭達造箭於此。山背有郭達廟。極著

靈應。上人敬奉維虔。天文分野。昔屬鬼之域。爲中華之極西。西域之極東。天時多寒少暑。層巒峻嶺。峭壁懸崖。中間爲過河。形勢險峻。

本朝添設軍糧驛。分駐鑪城。專司夷務。兼理五台糧運。明正土司甲克木參同駐於此。轄十二鍋莊。約束新附土司。乾隆丙午

敕建惠遠廟於城西山麓。金碧輝映。光照山谷。番民所居碉樓亦極宏壯。鑪定橋在飛越嶺西南。共計孔道。橋跨兩山間。瀘水經其下。不施梁柱。繫鐵繩爲橋。

每鍊重二千四百觔。長二十四丈有奇。濶六丈。以九鍊爲橋身。四鍊爲護欄。欄旁小鍊如卍字形。置鋪薄板。以濟行人。每板離尺許。滿則恐爲狂風鼓蕩。兩崖埋鐵柱四。横木以縮鐵鍊。每柱鑄鍊柱觔重。每柱重四萬八千觔。天全州有王姓者。世業鍛。能懸鐍於鍊。鼓鞴施鎚。名曰飛火。遇有損壞。輒召令與修。他姓不能辨也。

巴塘沃野千里。水泉環繞。日麗風和。豁人心目。物產類中土。西行十里。有河曰竹巴龍。即金沙江之上游。

北通孔宣土司。南與滇之麗江接壤。有土司二。以轄
番衆。前明授以宣撫司敕。秩二品。長曰阿什錯。副曰
阿什滾。曾隨嘉勇公福康安征林爽文。屢立戰功。乾
隆丙午臺灣平。論功入奏。
賜奇勇巴圖魯名號以寵榮之。臨陣用鳥鎗。能及遠
二百步內擊人無不中者。捷如猿猱。所向披靡。夷民
懾服。暇則邀漢官大賈至寨宴飲度曲。婀娜儒雅。不
類夷產。

西藏古曰烏斯藏。卽唐古忒。前藏名曰布達拉。距京

師萬里。乃坤維極邊之地。天文入井二十度。向時觀北斗祗見其半。南極出地十六度。唐尚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其國王。今封爲海西郡王。康熙五十九年

平定西藏。

敕封康濟鼐爲貝勒。阿爾布巴爲貝子。隆布鼐爲公。頗羅鼐以軍功疊邀

恩命。封至郡王。領藏事。子孫世襲焉。乾隆十五年謀逆伏誅。藏王之爵遂除。

高宗以其地

賜達賴喇嘛管轄。以後藏屬班禪額爾德尼備管轄。
國人酷信佛法。自改封後頗稱寧謐。班禪住扎什倫
布。距前藏一千餘里。乾隆四十五年入覲。
高宗純皇帝賜四體字玉冊玉印。五十九年仍還扎
什倫布駐錫。其地與廓爾喀接壤。故貿易多西洋貨
物。行使銀錢。每枚重一錢五分。面鑄乾隆藏寳四字。
五十八年奏准在藏設局鼓鑄。
賜名寳藏局。由四川總督派員往董其事。
乾隆四十一年。奉

敕撰勝朝殉節諸臣錄十二卷。凡三千六百餘人。分專謚。通謚。祠祀三等。八各錄其事迹爲傳。仰見聖人之心大公至正。視天下之善如一。不以異代而岐視也。

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西清硯譜二十四卷。凡陶之屬六卷。石之屬十五卷。其硯二百。爲圖四百六十有四。附錄三卷。則今松花。紫金。駝基。紅絲。仿製澄泥諸品。共硯四十有一。爲圖百有八。每硯皆正背二圖。亦間及側面。凡

御題及諸家銘識。一一鉤摹精好。自有硯譜以來無如此之全備。

乾隆丁未歲嘗散館。欽定賦題太液池人字柳賦。以題爲韻。謹按人字柳在太液池。乾隆間颶吹一枝落地。本株傾欹欲仆。命以折枝撐拄。旣而成活。與本株作人字形。因以名之。有

御製賦并詩。伏讀

御製句云。借問人稱誰氏。依稀彭澤先生。可想見此

柳之風致矣。

陶南村輟耕錄載。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圓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敕置廣寒殿。由元迄明至

本朝。垂四百年。此甕委棄人間久矣。乾隆十年甫進

於

朝。奉

敕建石亭於承光殿之南以貯之。

御製玉甕歌鐫於甕內。

內廷翰林恭和詩甚多。秀水鄭谷松虎文詩云。天啟聖瑞玉甕出。惟聖克愛昭聲歌。臣恩承觀法宮寶。伏讀

睿藻心爲摹。甕腹三尺容五石。隨形凹凸浮圓荷。剜畫類鑄鼎象物。長風蹴踏萬里波。睢盱怪霧走蛟鼉。呀呷跋踊騰黿鼉。陽冰不冶陰火鬪。怪變滅沒吞江河。伊誰劇斲運鬼斧。或巨靈掌尖劂柯。吾思此玉當在璞。塊然萬古藏嵯峨。百靈孕合歷太極。淵攻草木

輝巖阿。原為聖役剖鑿出。宛轉人世襲白寔。那知德薄不能有。供玩耳目羞嬋娟。如延津劍泗水鼎。神物終化理不訛。於時恭承陛下聖。萬方獻瑞聲將那。人無遺賢物無遺。希世寶貴終湮薶。熊熊龍氣光燭夜。乃遠而得歸撲灕。轉教內府鑰秘貫。千金易致駟馬馱。陳之廣殿重圖訓。莫如金鼎無傾頗。龍翔鳳翥發天唱。四十八人鳴相和。嗚呼隆見會有遇。姿奇道院歲已多。冬苴實腹泥沒足。學士憑弟資吟哦。撫拭偶

及光萬國。經天不掩同義婦。甄幽表隱寄深慨。而其
會者空摩掌。異物且貴況有士。努力
盛世無遐跐。此詩奉
敕鐫勒石亭楹柱。按鄭詩與鐵嶺縣所載廣大容受之數互異未知孰是存以俟攷
長白祥藥圃鼎。乾隆丙戌進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
布政使。嘗作酒宿詩云。送客船停楓葉岸。尋春人指
杏花樓。都下盛傳。戲呼之曰祥酒宿。
滿洲烈婦希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永貴之媳。員
外郎伊蒿阿之室也。夫病割股以療不驗。矢以死從。

兩女弱無依。恐詒舅姑累。苦守十年。女嫁之次日。賦七言律詩二章見志。自縊死。舒錄其詩奏
上。閔之。
特予旌。遺稿多有可採。鐵尚書保選入
熙朝雅頌集中凡二十首。其烈婦歎二首。爲大學士舒文襄子婦棟鄂氏作。蓋自傳同志也。

長洲黃協坰林。事親至孝。因病禱於北斗。願以身代。積四十九日。方假寐。忽聞異香。幢幢微空下。中擁神人如世所肖斗母狀。呼其名曰。爾誠孝。吾亦爾母數盡

何。黃摶顙哀求。神曰。憐爾孝心。借延爾母數月壽耳。已而果然。

長洲林煜奇蕃鍾。少孤嗜學。年十八補諸生。乾隆戊子舉於鄉。性愷悌。族人有親死不能斂者。與之錢爲具棺木。同年生死。遊寅某。貧且病。貸金周之。交友以急告者。傾囊與之。不足則出所藏卷軸。使質錢爲用。久而不歸。亦未嘗往索也。與人同行。人指所識妓門曰。吾故人家也。强之入。見粉黛者在。蹙其衽。輒引去。或招飲於舟。酒半呼妓至。則辭以渡岸脫歸。其任郵

獲潔如此。徒謂選得教諭。年二十九卒。長子衍瀚敦行力學如其父。甫得一衿。遽嬰瘵疾以卒。年僅二十六。天之所以待端人者顧若是耶。按林君次子衍湶遷於古文卓然可傳衍朝之子弈構少年英雋今與爲邑中名諸生其所成就正未可量然則彼蒼所屬或在此不在彼耳

吳縣顧童子。年九歲。遭母病且殆。藥不效。童子竊從鄰家貸薙髮刀歸。止戶外。爇火煮湯。持刀割肱肉投鐺中。會母呼湯。傾鐺中以進。母飲之病良已。童子袖臂血涔涔出。恬然無所苦。母病起。童子創亦合。上海曹御史鴻書爲之記。

趙雲松翼未第時。其戚張某爲女鬼所祟。醫禱罔效。趙往省之。坐其榻上。張恍惚聞小語曰。趙探花至矣。姑避之。及趙出。祟如故。張家苦求趙襆被宿其處旬月。頗安。趙歸家祟大作。而張竟不起。趙登乾隆辛巳一甲三名。官至道西道。

吳縣諸生陳和叔黃中。少通敏。長於史學。深究前代治亂往復所由。以疑於當世之務。發爲文。磊落不可控制。乾隆丙辰應博學鴻詞科。廷試未取。客游燕齊豫楚閩浙間。時

高宗純皇帝登極之初。中外大臣仰承
聖意。延致天下豪俊。虛衷諮訪。和叔故善海寧陳相
國。因上書論用人理財治兵三大事。其條用人之目
有十。曰分科取人。曰慎擇舉主。曰重名節。曰辨邪正。
曰加俸。曰汰冗員。曰寬法網。曰覈名實。曰懲貪。曰酌
道里以銓選。條理財之目有六。曰定旅制。曰權錢幣。
曰興西北水利。曰輕征榷。曰減漕粟。曰定鹽政。條治
兵之目有六。曰謹邊防。曰嚴海禁。曰練土兵。曰修軍
器。曰簡帥臣。曰加月餉。相國韙其言。會

部求骨鯁倜朴之士。相國欲舉之。和叔辭。已而倦游歸里。下帷著書。成宋史藁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國朝諡法考。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十餘卷。詩文集四卷。貧不能付梓。年五十九卒。不能治喪其親友以金賻者。妻張固卻之曰。柰何以貧故。傷夫子義。遂謝居以葬。其展氏之風歟。

熙朝新語卷十四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十日奉

上諭。朕時巡至杭州。

禹陵在望。緬惟平成之德。萬世永賴。

皇祖聖祖仁皇帝曾親祀焉。爰東渡浙江。涉會稽。式

遵

皇祖舊典。躬薦馨於宇下。厥有姒氏子姓世居陵側。

應世予八品官奉祀。該督撫擇其有品行者一人充

之。以昭崇德報功之至意。欽此。欽遵由禮部移咨督
撫。行據司府縣結報詳題。請將趙恒甸世襲八品官
奉祀等因到部。具題。奉
旨准行。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昨至浙江省城。禮部奏請遣祭已故大學
士徐本。諭其故則以未入賢良祠例不致祭爲對。徐
本歷事
兩朝。宣力多年。勤慎懋著。即如前者過常州時。已故

巡撫潘思榘禮部尚書奏請。徐本潘思榘爲何如耶。朕巡幸所經郡縣。名臣舊輔皆即致祭。乃國家念舊酬功之典。該部自當慎重辦理。何得膠柱鼓瑟乃爾。徐本著入本省賢良祠。並著該部奏請遣官致祭。欽此。仰見

國家眷念舊臣有加無已之至意。凡在臣工。宜如何感激奮興耶。

乾隆十六年

聖駕南巡。進治河方畧之生員俞埥。

賞緞一疋貂皮二張大荷包一對。進詩賦之吳楷顧于觀姜掄元王世球于堯臣。各賞緞一疋大荷包一對。其餘王新銘等十五人各賞大荷包一對。原任太僕寺卿張映辰編修梁敏心。各賞緞一疋貂皮二張。續進詩賦之魏迺愚等二十名。各賞緞一疋荷包一對。嚴長明等五十二名。各賞荷包一對。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進獻詩賦書畫人員。進一冊者

賞緞一疋。進二冊者

賞緞二疋。其進

萬壽生字圖之羅學旦。進叢詩補註之查開。各

賞緞四疋。二十七年

聖駕南巡。進獻詩冊之胡紹鼎、李宗袁、王誠、吳燦英。

各

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進獻黃山圖之員外郎

許蔭材。進獻龍井見聞錄之舉人汪孟鋗。各

賞緞二疋。進獻畫冊之監生朱方藹。童生呂師說言
世泰。各
賞緞一疋。進獻唐詩之李清馥
賞緞二疋。三十年
聖駕南巡。進獻詩賦之湯世昌等三十人。各
賞緞一疋。承辦金山墨刻之程堂。姚思康。各
賞緞二疋。江廣達
賞貂皮四張。大小荷包各一對。以上俱見
南巡盛典。後自庚子至甲辰。

轡軫經臨。行慶施惠。不勝殫述。
乾隆二十七年。李鶴峯因培督學江蘇。按試淮郡。方唱名時。地忽震。西風大作。轅門外旗竿被風刮入雲中。不知所往。時河湖盛漲。水與高家堰平。西風加勁。淮揚危在頃刻。河督以下各官面色如土。方恐懼間。忽轉東風。天低若蓋。見有黑龍在雲中。修尾下垂。湖水上吸。一炊許。邏兵來報。消水三尺。衆心大安。與試諸生歡聲雷動。有棣縣教諭沈公目擊其事。
紀文達公昀。中乾隆丁卯順天解元。二場表題擬乾

隆十一年

上特召宗室廷臣。分日

賜宴瀛臺。賦詩聯句。賞花釣魚。

賜賚有差。羣臣謝表。紀作高華典貴。進呈

御覽。其詞曰。伏以

皇慈霧洽。雅叶夾酒醴笙簧。

聖渥天浮。道契大賡歌颺拜。秋深桂苑。蓼蕭湛露之華。日麗緗棻。葵藿依太陽之照。集公姓公族以式燕。玉牒生光。合大臣小臣以分榮。冰銜動色。靈槎入

月。其同海宇之遊。賡樂九成。似返鈞天之夢。屏藩有
慶。簪組騰歡。臣
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世
道昇平。著太和於有象。朝廷清暇。敷愷樂以無疆。鼓
吹休明。必有詠歌之作。潤色鴻業。考申燕樂之文。故
象協鳳梧。誌卷阿之雅會。與傳魚藻。留鎬邑之遺風。
鹿鳴以下。共六詩。君歌臣答。白華而後為一什。謳美
恩明。天王燕則諸侯。毛司儀夙傳其職掌。正歌備而
太師告。禮縱亦皆為典章。在先王皆具有明徵。及後
世乃別名曲宴。柏梁臺上。滿封以迨於郎官。葡萄宮

中。宗勅兼贍以學士。五王共宴。花萼樓頭。三等分評。曲江亭畔。咸亨之會。二王同太子俱從。麗正之筵。兩相暨禮官咸在。情契荊枝之句。輿慶移鑾。詩吟花樹之天。樂遊置酒。莫不燕衍於暇豫。用以視頌夫太平。然而大陵亭神。歸藏既誕。洞庭張樂。莊叟尤夸。汾水新詞。不入西山之錄。瑤池舊事。浪傳汲冢之書。雖有其文。蓋無足道。至於寧哥噴帝。黃旛綽於以解嘲。旋見評詩。宋之問竊其警句。稱光帽小。汝陽旋舞以誓花。飛白書成。常侍登牀而乞字。無嫌輕薄。豈曰風流。

未有沐浴深仁。醉以酒而飽以德。昭宣盛典。禮同節而樂同和。如今日者也。茲盖伏遇皇帝陛下。虹璧當陽。龍圖啓運。澤洽四表。薰風入舜帝之琴。德訖八荒。瑞露浮高辛之鼎。雲生牖。松生棟。無爲半萬化之原。樂爲御。德爲車。行道識一人之慶。周已民康物阜。不殊華胥之遊。遠又邇安。宛似春臺之樂。九年耕而三年食。世登含哺鼓腹之天。十日雨而五日風。人識位育中和之化。史官載筆於玉署。塡登大有之書。

天顏有喜於璘陛。爰下推恩之典。用相交於上下。務兼備夫情文。乃移法駕之清塵。焚香灑酒。聿舉趣陂之高會。鼓瑟吹笙。乘泰運者百三年。再行曠禮。適中秋者十一日。先及懿親。或慶衍於螽斯。或派分於麟趾。文昭武穆。謹周家子姓之班。東平河間。皆漢室宗盟之望。昔年故事。曾裁桐葉以分圭。此際遭逢。更叶棣華以待宴。未央二十萬之賜。方此未多。唐皇十六宅之榮。覺其尚陋。迨乎翼日。遂及羣臣。落望後之仙蓂。尚餘兩葉。間重陽之瑞菊。尚隔十朝。則有輔弼依

垣列三台以拱極卿士惟月分九道以從星鵷鸞集
鳳閣之英鰲峯日曉獬廌頭柏臺之繡烏署霜寒官
司鹽梅俱陪嘉會班聯槐棘咸預鴛行職盡清華鄰
鮮之未豁啟事人兼風憲李栖筠亦得從遊儀肅冠
裳列分左右時乃仙車九九降來五色雲中玉佩雙
雙隨過百花橋上參差貝闕疑浮弱水之三千隱見
珠樓似見崑崙之十二滄洲曉氣化爲宮闕之形閶
闔秋風吹入金銀之樹舟浮太液駕黃鵠以翻飛帳
啟昆明凌石鯨而問渡指天河之牛女路接銀潢擎

秋水之芙蓉。域開香國。尋芳曲徑。挹花氣於露中。垂釣清波。起潛鱗於荷下。檀林瑤草。似開金谷之郁芬。桂餌翠綸。若有銀盤之撥刺。大官賜膳。圖雲刻雷之尊。光祿傳餐。漬桂釀花之酒。青龍布席。白虎執鼎。四瑱作杯。五嶽爲豆。琳琅法曲。舜韶奏而鳳凰儀。渾穆元音。軒樂張而鳥獸駭。紅牙碧管。飛遏韻以干雲。羽衣霓裳。驚仙遊之入月。莫不神飛色舞。共酌太和。咸覺心曠神怡。同饗元氣。遂乃策枚馬。呼應劉。歌詠清平。揄揚盛美。

天章首煥落一串之驪珠。
御筆高標。扛百斛之龍鼎。葛天浩唱。不推羲繩以前。叢雲奧詞。漫道媧簧而後。固之句成七字。仿漢事以聯吟。人賦五言。分唐詩而探韻。宮鳴商應。俱協和聲。璧合璋分。細裁麗製。歌叶八佾。盈廷依亂禮之華。頌出九如。聯袂上岡陵之祝。當此颺言以拜手。彌增嘉慰於
宸衷。鶯篇七襄。摘仙縣於香草。絲綫十色。分妙製於桃花。織天女之金梭。名高蜀郡。研吳都之銀粉。價壓

膠東。玉井波巢。灌瓜桃於懸圃。鐵艇渡遠。分蓮藕於華山。帶去歸藏。香拂青犀之籠。傳來中使。光搖赤玉之盤。皆得攜出人間。爭識來從天上。西苑賜遊之佳話。曾何足云。北門侍宴之恩榮。無能過此。笑貞觀豐年之慶。筵啟丙辰。陋開元麥秋之登。樽移端午。千秋曠禮。萬古奇逢。洵哉遊豫之風。允矣泰交之象。臣等才同樗櫟。器謝棟梁。藻有愧於撥天。賦求堪以擲地。遥列金章之寵。叨分玉局之班。簪白筆而莫效涓埃。侍黃門而多慚獻替。六鼇雙鳳。

知黏穡之難工。九几五筵。屬遭逢之有素。得與虞莘之會。彌增兢業之思。伏願化洽郅隆。治超皇古。無逸而乃可以逸。常軫夫康功田功。已安而益求其安。存惕夫一日二日。撫泄臺之勝槩。則思靈囿之子來。對魚鳥之親人。則思娛王之成若。覩九族之燕笑。則思自親睦以至平章。嚴千官之肅雍。則思正朝廷以及邦國。賞花而念貢花之非禮。勿信其小忠。垂餌而知食餌之不倩。務察其大僞。供來芳饌。豈忘東作之耕人。捧出霜綃。當慮西江之浣女。樂諧節奏。致戒夫琴

藝之事。詩被管絃。務親夫風雅之正。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音有五而協氣長調。肅時雨文時暘哲時燠謀時寒聖時風。疇次八而休徵咸應。銀繩玉檢。不數夫七十二君。玉燭金甌。永固於百千萬世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按文達公其時年甫弱冠。場屋中乃有此贍麗之文。洵不媿一代作手。

蔡葛山相國奉
敕校四庫全書時。其幼孫誤吞鐵釘。醫家以朴硝等藥攻之不下。奄奄就斃。適校至蘇沈良方。見有誤吞鐵物方云。剝新炭皮爲末。調粥三碗與食。其鐵自下。依方試之。果炭屑裹鐵釘而出。乃知方技雜書俱有用處。蘇沈者蘇東坡沈存中也。宋人集其所論爲此書云。

曹來殷仁虎由
召試中書登乾隆辛巳進士。在京師時。晝寢夢一偉

丈夫來拜。自稱黃崑圃。偕至一處。宮殿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著本朝衣冠。請曹入見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門官。只行後輩禮。不行僚屬禮。坐定。目曹曰。卿十一歲時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職。卿可即來。曹茫然不記幼所行何事。惟力陳家寒子幼。不願來。尊神意不懌。向黃曰。再勸掖之。語畢而入。黃笑謂曹曰。翰林衙門甚苦。何戀戀不肯來耶。曹又哀求至再。黃曰。我姑為卿說情。或者可免。但卿以後逢火日不可

出門。愼無忘也。曹唯唯。因問尊神何人。曰張京江相國。問此間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驚寤。後每出門必避火日。雖慶弔亦不往。數年後漸不記憶。乾隆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嚴舍人長明邀曹至程太史晉芳家作詩會。俗以此日祀竈。遂以爲題。席間酒數巡曹伏案睡去。搖之不醒。客大驚。疑詩中有侮竈神語。故神示之譴。乃羣向竈神禮拜祈請。至三鼓。曹始蘇。自言恍惚出門。如行泥沙中。身不知所泊。亦了無懼怖。忽見黑袍神迎面攔阻去路。因送之歸。次日取時

憲書閱之。二十三日乃火日也。曹後官至侍讀學士。
卒無他異。

乾隆甲寅。四川解元黃多益。場前夢人示以題爲益者三友章。因改名應之。榜發果得榜首。

乾隆三十年。
高宗純皇帝巡幸江浙。訓導王世芳接
駕。時年一百七歲。奉
旨賞給扁額並
賞緞二疋。三十六年入都恭祝

皇太后萬壽。時世芳年一百十三歲。賜翰林院侍講銜。還鄉與第三子同行。白髮飄蕭。背轉傴僂。不似乃翁之矍鑠。問其年。曰八十五歲。又乾隆辛未。

聖駕南巡。有湖南湯老人來接

駕。年一百四十歲。

上賜扁額云古稀再度。皆

熙朝人瑞也。

無錫王晉川會汾。乾隆丁巳翰林。官至吏部侍郎。家

故貧。刻厲讀書。館選後猶鍵戶下帷。勤讀無間。人以爲難。癸亥

御試翰詹第一。一歲三遷。洊陟卿貳。立

朝蹇蹇。有古大臣風。

上方倚重。將畀中樞。會京察自陳。舉侍講學士齊召南自代。推賢讓能。朝野重之。

南豐李恭毅公湖。乾隆己未進士。由知縣累官至廣東巡撫。時番禺茭塘灣爲盜藪。出沒數百人。劫掠官民無數。大吏不敢問。恭毅下車。即躬詣方得實。商之巴

總督延三委汪臬使新廣州李知府大培率兵千餘人捕之。門面設伏。夜半鼓譟而入。直搗其巢。巢名老鼠山。三面臨海。其賊首梁亞香。聞風即率其醜類拒捕。官兵踴躍爭先。擒其賊百餘人。亞香見勢不敵。即遁至海邊。扳倒枯樹擲之海中。騰身抱樹而逃。汪命善泅者駕小舟追至海中擒之。奏聞。

上嘉之。

命嚴鞫其黨。匝月獄成。共審得首從一百八十人。所刼數百案。磔於市。令鑄大鐵猫於老鼠山以鎮之。盜

風始息。粵人爲之歌曰。廣東眞樂土。來了李巡撫。聖眷正隆。而積勞成疾。遂卒於官。斂時見其面目手足作黃金色。光耀照人。亦一奇也。

劉文定公爲相時。王司寇遜庵以公事詣邸第商酌。時夜半。天寒甚。公呼三公子具消脯。而厨傳已空。僅得白棗數枚以侑酒。公自愧其陋。然儉德如此。不可及也。

丙辰徵士武林桑弢甫之父文侯。家貧。性至孝。父病痢。醫者云須羊脂和粥以爲餌。文侯每日侵晨市脂

煮粥以供父。父歿。文侯抱鐺以哭。若孺子然。里人爲繪抱鐺圖。作詩紀其事。萬光泰一首最悲切。云羊脂數合米一升。病父在牀惟啜粥。父能啜粥子亦甘。粒米勝於五鼎肉。升屋臯某無歸魂。束薪斷火鐺負恩。牀前呼父鐺畔哭。抱鐺三日鐺猶溫。嗚呼恨身不作鐺中米。臨歿猶能進一匕。謂鐺不聞鐺有耳。

高郵夏醴谷之蓉。雍正癸丑進士。由教諭應薦舉入翰林。典試閩中。督學粵東。於治經外。亦以古文之學。兩省文風因此蒸蒸日上。星軺所至。綜所見聞。撰諸

篇什。著有馳征集。歸田後仍日事丹鉛。手不釋卷。耆德盛名。學者以爲矜式。

會稽周學士長發。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尋改教職。乾隆初由薦舉重入詞館。奉
命祭告嵩華江淮吳山等處。乞假省母。
恩賜內緞豐貂。令歸爲母壽。極儒臣之榮。

華亭王嬪齋祖庚。爲相國文恭公長孫。幼穎異。公愛其類己。且生同甲。故名曰祖庚。字曰生同。雍正丙午丁未聯捷。榜下選山西聞喜縣。調興縣。歲旱。申請開

倉平糶。不待報。即令民赴倉買穀。民賴以安。乾隆丙
辰薦舉應
召試不售。尋奉
旨纂修經史。出知隰州。卓薦陞順德府。調保定府。恭
逢
聖駕巡幸及秋獮木蘭諸大典。屢荷
召見奏對悉稱。在任八年。卓薦者再。然終以未得入
詞館爲歉。附子紹曾顯曾。皆膺館選。而意終不樂。亦
見文人結習未忘也。

山陰胡稚威天游。兩中副榜。乾隆丙辰薦舉
召試。因持服未與。次年補試。文以污卷見遺。居京師
館任宗伯蘭枝第。晨夕商榷讀書。未嘗投一刺以干
公卿。公卿慕其名者。欲一見而不可得。每廣座作文。
落紙輒數千言。見者嘆服。駢體文得唐燕許二公之
遺。會一統志成。當進
御。鄂文端張文和兩相國。屬齊檢討召南作表。咸推
稚威。文端欲招之。卒不至。其任氣不肯下人如是。
桐城張文和公七十壽辰。

高宗賜對聯云。濟國匪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常恨陳文恭公薨。
賜對聯云。執笏無慚眞宰相。蓋棺還是老書生。
錢唐梁文莊公乞假養親。
賜詩云。翻亟還朝晚。鄉家慶更深。
天語之肫摯如此。知明良之契合深矣。
吳縣陶部郎篠之妻李氏。年二十四而寡。撫所生子望潛甫彌月。教養成人。爲之授室。媳陳氏育娠六月。而望潛又歿。時陳氏年甫十七。痛不欲生。勉從姑命。

以待生男延宗祀也。已而舉一女。孀姑恐傷寡媳心。亟請於族黨。公議以猶子繼禮爲嗣。又十年而李氏卒。計守節二十九年。陳氏命繼禮循例請旌。建坊墓道。綽楔巍然。工費不貲。典質籌助殆盡。親族賢之。乾隆壬子。陳氏年四十一歲。西鄰不戒於火。延爇將及臥室。舉家徙避。陳氏守伯姬之戒。端坐不出。時西風大作。火勢忽迎風返轉。闔門得免於危。天之厚待苦節。此其顯而易見者也。聞繼禮之子亮采。已有聲庠序。陳氏猶及見其孫之成名。食報正未有

艾貳。

長洲蔣董光女。有至性。父病瀕日久。女隨生母晨夕侍。會天暑。蚊集曝偏體。婢媼輩欲揮之。女不可。曰。蚊得一飽。便絕他嚙。寧使嚙吾膚。毋令再嚙吾親也。婢媼爲之泣下。其感人如此。女年十四。字同里陳珏。未娶而夭。女誓不再字。父母不忍奪其志。遂歸於陳。持服如制。立嗣娶媳。而嗣子又歿。乃與孀媳撫遺腹孫廷椒。以養以敎。守節三十餘年而卒。廷椒呈請旌題。得

旌典焉。按爾世哲節撫遺腹成立，此貞節中所最難者。集中所載，如錢塘徐、吳縣陶及蔣貞女事，凡三則。今孫節母之子承恩業已貴顯，吾願世之爲貞節後裔者，咸誦清芬，而賢令名也。

程香巖壺貴，中乾隆己卯舉人，授四川大竹令，有政聲。公餘以詩書自娛。翩翩一書生，絕不料其有幹濟才也。金川用兵，上官察其能，委辦南路科多站。程以其子烈隨行。西軍失守，賊勢方張，漸及科多。程下令籍隸役兵夫盡力死守。數月，賊不得逞。黠者教以火攻。賊乃積薪縱火。既熾，程身先出戰，手刃二賊，遂遇害。其子亦不屈死事。

間。贈道衡。祭葬隆貲如例。若程君父子。可謂忠孝萃於一門矣。

熙朝新語卷十五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壽㝢宏開。篤生人瑞。各直省奏報耆民五世同堂。親見七代八代者。屢見疊抄。然未有如長洲蔣氏之盛者。乾隆丙寅春。內閣中書應焆之祖文源年九十。配張氏年八十九。翰林院編修元益之祖文涵年八十九。配顧氏年八十八。俱五世同堂。親見八代。應焆元益同日給假。回籍祝壽。海內榮之。時徐雨峯士林爲

巡撫錢聯稱祝云。登甲登科。五代兒孫繞膝。難兄難弟。九旬夫婦齊眉。洵爲
熙朝盛事。
乾隆庚戌。恭逢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先期有
詔。以戊申鄉試己酉會試爲正科。己酉鄉試庚戌會試爲
恩科。己酉典江南試者胡閣學高望贊考功賢志。選士公明。闈中向例於

萬壽節將各房考首先呈薦之卷。取中一名。名曰
恩卷。然間有二三場𥱊冪或事故不到。不能入彀者。
是科金山令奉天于滄來蘥圖房中首薦一卷。主司
亟加稱賞。卽時批中。及填榜。拆閣彌封姓名。乃知是
卷為元和王壽祺。主司監臨及監試簾官輩。無不額
手稱慶。
聖天子壽考作人。髦士嘉名適符瑞應也。
長洲錢宮聲中諧。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官翰林院
編修。時湯文正公為江蘇巡撫。贈以題額曰玺壁凝

暉。乾隆己亥宮聲元孫棨。以第一人舉於鄉。辛丑公車北上時。夢五色雲自空飛下。中有蒼龍直前蟠舞。因以左手持龍角。右手取筆。大書坐壁凝暉四字於龍頭上。龍即騰空去。尋中會狀。自前明正統商文毅公輅後。三百三十六年來一人。自唐元和張公又新至是。九百七十六年中第八人也。

高宗純皇帝御製三元詩

賜之。有王曾如可繼。遹弼我心存之句。草茅薪進。而

簡在

帝心如此。豈非厚幸與。

乾隆甲辰。余在四川成都府城隍廟。見一道士清癯如鶴。髮半白。問其年。曰不知也。因言今歲聖駕南巡。惜未得瞻仰天顏。余異其言。因問吾師曾至江浙否。道士備述聖祖六幸江浙諸慶典。並沿途景亭名勝所在。歷歷如繪。非躬逢其盛者不能道。殆一二百歲人也。

崇化屯屬之甲耳巖。為大金川要道。蜿蜒幾棧。約長三里。山巖如削。石壁嶙峋。俯聳作欲墜狀。下視大江。

蒼茫無際。濤聲雷動。往來者捫壁附石。轉側傴僂。勢與俱傾。苟一瞑眩。顚隮無底。王師平定噶拉依。循巖築石爲欄。行人過此。咸誦阿文成公之偉烈。北行七十里。名龍登碉。即福貝子駐兵處。

福貝子康安後追封郡王。大學士傅忠勇公次子。年十九。以頭等侍衛統兵隨定西將軍福征大金川叛酋莎羅奔。進駐龍登碉。木果木兵潰。貝子以衆寡不敵。且戰且退。行至剛耳巖。猝墜馬。家人恐懼。委

之而遁。董夔營戰兵王貴見貝子呻吟草中。奇其狀貌。負而疾馳七十里。抵沃什站。適阿文成公自西路撤兵至沃。一面飭令隨營太醫診視。立遣將備以安輿送入關。五十年貝子節制全蜀。閱兵至渝。憶及王貴刮耳鼠之功。立諭鎮將查訪。時王貴辭糧已久。孑然一身。補履爲業以自給。貝子旣憫其遇。又感其勞。欲官于夫長以酬之。王因年老力辭。貝子知其性躭麴蘖。爲置千金之產。俾得酣飽終其身。蜀人咸稱王之淳樸。而多貝子之勇於報德也。

乾隆辛未四月。
聖駕南巡至山東。撫臣准泰奏稱。山東之沂州府。舊爲瑯琊郡地。嗣號臨沂。
本朝因之曰沂州。尋陞爲郡。考之通志。該地爲漢臣諸葛亮及晉臣王祥王覽唐臣顏杲卿顏眞卿故里。是以城内舊有景賢祠。爲合祀亮與祥覽及杲卿眞卿等五臣之所。及忠孝祠專祀亮祥於內。今各祠宇雖皆年久堙圮。而志乘載之。里民思之。並有諸葛城孝感河諸遺蹟存焉。此五臣者。如諸葛亮之鞠躬盡

粹彈忠藎。宣偉業懋功。史冊炳然。至如王祥之純孝格天。王覽之友于感母。洵皆至性出於際篤。非僅為一代名臣已也。若夫顏杲卿顏眞卿之節烈萃於一門。孤忠標於千古。尤為正氣藥然。是亮等不獨學術事功。炳耀載籍。且其忠孝友悌。實為千古人倫坊表。今事遠年湮。各蹟幽沈榛莽。然里民之懷想芳徽。猶昭昭可考。茲當我

皇上翠華巡狩。丰修

廩典。可否俯懇

天恩。將此五臣。或
賜扁額。或
賜詩章。一經
聖主褒嘉。則五臣之忠孝亮節。既得上隨
奎藻天章。永垂不朽。而
聖主表忠教孝之化。益覺光昭萬禩矣。奏上。蒙
賜七言詩一首。曠典也。
浙江蕭山張氏觀五采五昆仲。俱以貲入爲郎。出宦山東福建。乾隆丁未歲。其家後園荒地上。忽出大竹

兩竿。枝葉淒響。詫為奇事。是年秋。觀五權東昌府知府。采五權汀州府知府。

乾隆辛丑十月。蕭山陸敬軒為承城尉。署中舊有柳樹一株。年久半槁。命工伐之。鋸板見天然畫一幅。如淡墨寫成。左右峯石峻削。嶙峋上有松一株老樹一株。枝葉倒垂。松上藤蘿絫絫。下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長袖。鬚眉宛然。左手納袖中著胷前。右脚前行。露其舄。左脚隱衣下。回顧若聽泉狀。雖妙手寫生不是過也。造物之巧。真有不可思議者。

畢秋帆沅爲陝西巡撫時。嘗上華山頂宿僧舍。夢有人長身玉立。著古衣冠。拜之曰。某居此山中已及千年。近有僧人以大銅鐘挂吾左臂。吾甚苦之。乞爲解釋。明日入寺。果見有鐘一口挂大銀杏樹上。因命山僧移鐘別置他所。

秋帆先生生平於古人中最服膺蘇文忠公。每於十二月十九日輒爲文忠作生日會。懸明人陳老蓮所畫文忠小像於堂上。命伶人吹玉簫鐵笛。自製迎神送神之曲。率幕士及屬吏門生衣冠趨拜。拜罷張宴

設樂師席賦詩。秋帆首唱。和者積至千餘家。當時傳爲盛事。

浙江金華吳紫庭鳳來。乾隆庚辰進士。任廣西象州知州。境內有山。山上有龍潭。旱時祈雨甚靈。吳不信。嘗帶從役數十人入山禱雨。初見潭水甚清。一無纖介。俄頃忽見有紅白魚數頭出沒其間。從者羅拜曰。龍神見矣。吳不信。引弓射之。一魚血淋漓帶箭去。衆惶懼不知所爲。吳大言曰。果係龍神。當現眞相。吾始信耳。言未畢。四山昏黑作雲霧。對面不辨人。潭水决

起數丈。龍頭仰浮水面。其狀如牛。雙角有鬚。兩眼若漆。而所射之箭仍帶箭游泳於龍之左右。若侍從然。吳始信服。再拜謝過。未幾大雨如注。

琵琶亭在江西九江府潯陽江畔。題詠甚多。乾隆間唐蝸寄英司榷九江。置紙筆於亭上。賈客能詩者輒令賦詩。開列姓名。交關吏投進。唐讀其詩。分高下以酬之。投贈無虛日。坐是虧累。變產以償。怡然絕不介意。去官後過客思之。爲建白太傅祠。肖唐公像於亭。至今尚存。

江陰李芥軒樹德隱居不仕。與其配薛素儀唱隨和。有前明趙凡夫陸卿子之風。一日夫婦對酌。偶以瓜子仁排作數行。芥軒云。細剝瓜仁排雁陣。素儀應聲云。輕移杯盞印連環。一時傳為佳話。

歙縣程道平坦少習制舉業。不售。去而學賈。生平敬惜字紙。每行街市。輒注目四顧。恐有字紙棄地也。人以為癡。程樂此不疲。得惜字會。雇人拾剔。砌爐焚之。灰則附客舟載至江而洗之。如是者五十年。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歿後旬日。示夢于其子曰。我前身乃文

帝坐下白驥也。夙根不昧。惜字一生。今往浙江託生爲士人。早掇科第。食其報矣。此乾隆五十九年事。

常州孫氏祖塋。在府城西門外十里。乾隆間塋上忽生連理木二本。上合爲一。枝幹拳曲。人所罕見。至丁未科。裔孫星衍中進士第二人。由翰林累官至山東督糧道。曾作記刻石墓間。

乾隆己丑殿試。進呈十卷中。吳縣潘榕臯奕雋名列第七。以得信遲誤。

保和殿

御試不到。改爲內閣中書。一日劉文正公指潘笑謂同列曰。此天子呼來不上船者。

吳縣潘芝軒世恩。生於乾隆己丑十二月。誕生前一夕。其祖貢湖贈公夢一玉麒麟自空降於庭。贈公取置掌中。宛轉化爲嬰兒。比長。天姿聰穎。器宇端凝。中癸丑進士第一人。歷踐清華。年四十官至尚書。

乾隆癸酉。太倉王生赴省試。有同鄉友三人託預定寓屋。恐臨期倉猝也。王因爲之稅屋三椽。而已下榻

於其旁屋內越數日。王臥病。恍惚見呂祖入門。手持香圓三枚。王起迎之。呂祖搖首微笑曰。到戶乃可吞耳。王不解所謂。翌日三人來。王亦病瘧。場事畢。三人皆捷。一解元吳溶。一第八名吳一桂。一十一名吳錫也。

長洲蔣氏族最繁衍。其先世光祿公可竹墓在婁門外塡某橋。五年合族會祭。於舟次肆筵宴劇。觀者如堵。乾隆壬辰二月。屆會祭之期。黎明有一白鶴舞於墓前。旋繞者再四。圍喜鵲結隊相隨。逾時始散。是年

少司馬元益膺

覃恩一品封誥。四世俱仙鶴補服闋二年。奉

命典浙江鄉試。撤闈後得

旨給假回籍省墓。里人榮之。

將參議祠在虎邱。祀明天津兵備參議燦。孫贈兵部

右侍郎之遴配焉。乾隆乙酉

高宗南巡至虎邱。見參議祠前斗標林立。

上曰。這是那一家。時扈

蹕大臣以山東學政蔣元益家祠對。

上曰。原來是金書人家。勝國名臣重邀
溫諭。尤爲異數。迄今里人尙呼爲旗杆場云。
蔣侯國驊公舊第。在郡城福濟觀西。門首貞節坊。爲
驊公繼母盛太夫人建。自康熙初至今。綽楔巍然。左
右屢遭回祿。坊獨保全。乾隆五十年間。鄰近大火。太
夫人元孫媳陳氏。亦節婦也。居第內後樓。望見火勢
方熾。一星冠羽衣人凌空指揮。若保護此坊也者。因
得無恙。陳氏夜夢太夫人語曰。上帝嘉我生前貞節。
故臨災之際。神明庇佑。今吳縣節孝祠中。木主首列

者郎大夫人也後兩成進士者十二人登賢書者三十餘人其食報如此

高郵州廨東有朕元墩祀文昌神神前有一騎裕呼曰白特甚著靈顯王文肅安國夏蔣莊之夢夏禮谷之孝三公爲諸生時會文於此文肅嘗夜入文昌祠祠前故有一小橋履橋上軟如綿初不覺也既至祠僧驚曰橋圮矣君何從來文肅茫然次早見祠前白特四足泥淖尚津津然疑夜所履者即此也後三人皆成進士入翰林惟文肅官至尚書

俞貞女名杏貞。金匱人。翰林肯堂女弟也。許字高郵明經金蘭。未嫁而蘭卒。女聞絕食死。女能詩。嘗過露筋祠作詩曰。遺烈傳千古。聞名似讀銘。噫嘻空幻相。屹石護貞靈。未見野蓮白。惟傷沙草青。崇祠留砥柱。多少女郎經。時人以爲詩讖。所著有杏軒集。

蘇州周景齋明德。官劉中最久。嘗隨福郡王入西藏。見唐古忒風俗。人死即臠割以喂鷹犬。謂之天葬地葬。又割天靈蓋作盂。貯酥油供佛。明德乃稟駐藏大臣。出示禁止。其略云。

欽差駐藏大臣示。爲禁止剮割死屍。以重人倫。以厚風俗事。照得天地至大。凡一切知覺運動之類。惟人最靈。惟人最貴。無論山陬海澨。但係人類。莫不有父母焉。但有人性。莫不有不忍之心焉。既有此心。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俱至親至愛之人。生時團聚歡樂。死後哀戚悲慟。人有同心。理固然也。乃唐古忒俗祟佛教。賦性愚頑。積習相沿。無情無理之事。不可枚舉。即如人死殘割。與鷹犬搶食。謂爲天葬地葬。竟與禽獸無異。本部堂奉

命駐藏。治理斯民。蒿目救心。不忍不廣爲訓誨。俾佛
地番民。共曉
聖教而遵
王法。從此養生送死。倫紀無乖。乃至顛焉。查律載笞
杖徒流斬五等。所以治罪人也。至於剉尸梟首。尤爲
極重之刑。其謀反叛逆。弑父殺兄。妻殺夫。亂倫常
之人。方予凌遲處死。今唐古忒民人。各有父母兄弟
妻子。在生極其憐愛。迨其死後。即將尸碎割以喂鷹
犬。其子其弟其婦在旁觀瞻。不以爲慘。反謂得受好

處有是理乎。試思爾之父母。生而獲罪。爲王法所加。
或斬或剮。其子尙爲哀痛。或爾之父兄。爲仇人殘害。
其子弟尙欲報復。焉有一生無罪。幸得善終。反被自
己妻子營葬。忍心凶惡。一至於此。雖日夜誦經懺悔。
何能消罪于萬一耶。爾將父母屍身殘毀。喂鷹喂犬。
故爾之子孫。亦將爾屍照樣割裂。此即明示報應。可
不猛然省悟乎。嗣後人死。概不許殘毀以喂鷹犬。自
己有莊田者。于莊田內埋葬。如無莊田之貧民。現由
達賴喇嘛撥出荒山。立爲義塚公地。報官即與掩埋。

倘有無知番民。仍不遵奉。即治以不孝之罪。凌遲處死。毋貽後悔。特示。自示之後。唐古忒民人感化禀遵。頓改惡俗。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山東庠生張大美。素奉關帝甚虔。乾隆乙亥。張患病甚劇。恍惚間夢至關帝廟。見帝方坐殿理事。著本朝衣冠。威儀嚴肅。張怵息不敢仰視。有頃聞呼張名。張匍匐至階下。帝在殿上語之曰。吾廟中楹柱對聯。膚泛俚俗。甚不愜意。爾與吾有香火緣。其爲吾改之。張跪誦一聯云。數定三分。扶漢室削魏伐吳。辛苦

備嘗求了平生事業志存一統位
熙朝伏冠陞靡感靈不振只完當日精忠帝深加歎
賞曰此四十二字爾來歲當知好處也張叩謝出遂
縣不解來歲何云次年鄉試首場張坐號屋中構思
未就倦而假寐夢帝所之日起起爾忘對聯字數乎
張驚醒文思沛然援筆立成三藝如宿構然是科中
式第四十二名

蘇州府城圓妙觀之東爲臨頓里有錢某者以賣藥
爲業謹愿性成市價不二里人重之一日錢方據櫃

板修治藥料。忽有一癩道士。抱一臃腫幼童。置櫃上。撫弄之間。三遺其矢。店夥大恚。將加訶詬。錢諭止之。道士曰。居士善人。吾今吾徒自己收拾可耳。即呼童俯拾所遺矢納口中。錢察其異。亟奪之。道士已肩此童去。步如飛。遙望之。所負非幼童。乃一葫蘆耳。因悟此道士必呂祖也。櫃上遺矢之處。異香經月不散。人有異疾不能瘳者。試刮板屑少許。和藥以進。病良已。不逾月。櫃板洞焉。時人咸以錢家藥店呂祖曾到。利市三倍云。

溪俞蓉汀大鴻。幼警悟。嗜學工詩畫。得唐宋人意。及長。循例入太學肄業。歲需膏火。自顧弗逮也。有吉水某。與俞素相善。遊學至都。遘疾不起。俞經紀其喪。盡瘁已資。且撫育其十歲孤兒。延師課讀數年。學大就。適俞以考職發河工。將出都。以某尚未歸葬。其子不能獨留都下。急託其鄉人。給資令扶櫬同歸。其子旋遊庠食餼。感俞高義。至今尸祝之。俞年四十九。無疾卒。著有蓉湖吟草。

定州唐河近村。爲西山衆水所歸。縣長丈許。依阜而

居者時遭水厄。有王某者耕於田。見水忽至。急趨至家。適妻在戶。即負之走。妻大聲呼止之曰。母在內。何先顧我也。某舍而負母。置之阜。歸救妻。則水已及丈。居毁而妻無跡矣。奔告母。母痛甚。望水泣不已。尋見一屍浮近阜。某力挽出之。即妻也。母益痛。撫屍大慟。某亦視而泣。妻忽蘇。張目如夢醒然。形氣無恙。母子告以故。始覺再生。未幾水落。仍安居如故。蓋造物嘉其孝。特活之數外也。

容城張進士南州。父某以歲貢銓恆山學博。食俸十

二年。積金八十。孺人以公年屆六旬。已年亦五十有七。子嗣無望。力勸歸田。公從之。乞休返。行裝蕭索。不及一肩。次保陽旅邸。聞鄰婦老少相泣。異而詢之。知老婦有子。爲僱科役。虧官糧三十餘金。限甚迫。其妻計無所出。將自鬻以償。是以悲耳。公惻然欲解囊以濟。顧孺人中沮。太息不止。孺人先亦詢知始末。亦以力薄。斂容不敢請。公會其意。以告孺人。慨然如數代償。全其骨肉焉。次早車過西城舊石坊下。聞空中云。該死者至矣。又有人云。昨以積善免。且有一子登第。

語甫畢。石坊崩。去車尾僅尺許。既歸。孺人以車中所聞語告公曰。一念感天。君或者其有後乎。勸之置妾。不可。未幾。孺人信水復至。居然生子。即南川也。遠近聞而異之。南川幼聰穎。年十七成進士。出宰百里。二老人就養任所。俱享大年。積善之報也。

江北張某。爲人經紀。收債於江寧。歲暮將歸。黎明肩行李出城。門未啟。立市簷以待。倦甚。以置金之布搭坐身下。方閉目。城遽啟。忘攜身上布搭。僅肩行李趨出。行里許始覺。急返覓舊所。已各肆俱張。人如雲集。

而布擔不知去向矣。於此愁眉覲望。徘徊不已。一老者詢故。以實告。邀張入曰。今早啟門。得有遺物。未識相符否。張曰。爲東人歸者兩大封。其小封則己物也。錠數分量各若干。老者驗係原物。即還之。張感泣。願以己金奉。老者笑曰。吾果愛財。頃刻不言矣。君何不辭也。張不敢強。因拜謝。各道姓名而別。張抵江待渡。而風大作。渡舟多覆。溺人無算。張惻然曰。吾所攜之金失而復得。吾命亦屬再生矣。悉出己金。貿救生者操舟往救。立拯數十人。皆感謝。彼此通姓氏。中有一

少年。江寧人。往江北貿易。回家度歲。即還金老者之子也。張異而告以故。聞者莫不歎息。後二氏結婚姻焉。可見濟人即自濟也。

元和施季子滙。性至孝。父病目翳。以舌舐之二十日盡去。目復明。母病痢。五月不止。割臂肉和藥以進。病立起。母思食梨。時尚未有。忽來一老嫗遺之。滙上有三兄。伯早卒。仲叔常客遊。滙奉父母。索逋于東昌。一夕夢黃衣老人曰。爾父病亟。滙驚起。即刻束裝歸。至江口。陰雲四合。將有大風。舟人相戒無渡。滙湧泣叩

頭。一老篙工哀其誠。渡之。中流舡幾覆。忽聞空中語云。護義施孝子。厥後其孫文靖舉於鄉。請旌如制。

熙朝新語卷十五

熙朝新語卷十六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歙縣洪桐生梧。乾隆庚子。恭應
南巡召試。
欽賜舉人。後由庚戌科進士。散館授職編修。嘉慶元
年正月。
太上皇帝授寶禮成。羣臣上表稱賀。翰苑諸臣各進
詩賦詞章。俱蒙
睿賞。

領齊有差。桐生獨出機杼。敬攄
萬全韻頌進呈。洋洋萬餘言。導揚
盛軌。無一膚泛語。
聖心嘉悅。拜蟒袍文綺之
賜。是年冬。
簡授山東沂州府知府。先是桐生之兄名模名懋者。
俱以
召試遭
遇。歷官至知府。後先接踵。若合符節。亦見文人遭際

之暨也。

嘉慶九年八月奉

上諭。朕兄成親王。自幼精專書法。深得古人用筆之意。博涉諸家。兼工各體。數十年來。臨池無間。近日朝臣文士之工書者。罕出其右。早應墨勒貞珉。俾廣流傳。而王撝謙自矢。不肯遽付鎸鐫。昨特命軍機大臣傳旨。諭令將平日所書各種。自行選擇刻石。始據王具摺陳謝。遵旨於回京後覓工摹刻。著照所請。以詒晉齋名額其卷帙。王即繕朕此旨。勒冠簡端。以當製

序。本日王所奏之摺。亦著另書一通。附刊於後。以誌一時翰墨欣賞之盛。欽此。王遵旨勒石壽世。藝林寶貴。珍若球琳。洵熙朝盛事也。

錢唐錢聲谷槐。弱冠遊庠。屢困場屋。嘗祈夢于忠肅祠。夢忠肅示一紙。大書十六字曰。尚早尚早。來不湊巧。若問功名。綠衣人小。醒而不樂。謂中期尚遠也。然綠衣句不解所謂。嘉慶甲子。潘芝軒司農典浙江試。聲谷始領薦。年已六旬。謁見座主。詢及入學年歲。具

以實對。衡拱手致敬曰。前輩前讖。是年寅大人入學。某尚未生也。因悟夢兆之巧。此事與劉子壯夢出朱之寓房中相似。

嘉慶辛酉。余縣天后宮紫檀花盛開。花類蜀葵。有小鳥翔鳴其間。丹喙金距。文彩徧體。形似鳳而小。羣鳥隨之。不可勝數。居人以得見為祥。不能比歲然也。有門額斷亦遂。

嘉慶乙丑三月。簡州徐刺史鼎。准檄赴嘉定催餉。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何時回

送。自過年者皆燈旁同。後徐回省。適見瘟疫流行。燈及所費。告之總督。分府縣出諭民間。以五月朔大張燈火。如元宵故事。自鎮江門以達鹽市口。金鼓震地。燈火燭天。花炮煙火徹夜不絕。各官復捐俸。延僧道設壇誦經。如是者五日。時疫遂平。豈厲鬼亦可以術紿之耶。或曰是良有司痌瘝在抱。是以感召祥而消沴氣也。

播州老瀛山之白瀛觀。志稱老君修煉於此山。門前石梯百餘級。水經石竇中。淙淙可聽。崖上鑴梯步鳴

琴四大字筆力蒼勁。山門之左。瀑布千尺從崖瀉下。彷彿廬山面目。觀之南。兩峯夾峙處跨以石橋。勢若飛虹。下臨絕壑。名曰飛仙橋。橋南石筍一株。峻削直上。石下一洞。內供大士像。題曰臥雲枕月。石筍稍南有玉井焉。甃以白石。覆以松檜。相傳飲此者多壽。碁盤崖石几石椅。狀皆極肖。遠望之如懸峭壁間。崖路後。緣援而上。山上奇異頗多。不能殫述。其最奇者莫如香爐。削壁萬仞。崖際忽吐一石如香形。大似三間屋。周以石欄。有碑嵌石壁上。字類古篆文。模糊不

甚可辨。遊人以絹拭之攜歸。其香經月不散。從玉井左轉。以鐵鍊承木架浮梁。以達香碑。余於甲子春過播州。遊白瀛觀。見一老道士。類百餘歲人。操秦音。著高腳木屐。其行甚捷。問其年。笑而不答。或曰明季避流寇時即居此。國初時尚與鄉先生賦詩贈答。年來益與世俗相遠。觀中住持即其徒孫。年亦九旬矣。蓋道士皆飲玉井泉者。故多壽云。

邛州火井。槽產鹽而乏柴草。竈戶全賴井火以煎熬。

色類螢火以豬尿胞吸其氣能攜之遠方用大鍼刺一孔以火爇之即然光大如豆終夜不滅余過邛州時曾親試之。

余幼時讀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鵬。其翼若垂天之雲。以爲莊叟寓言。未必實有是物也。後閱南滙縣志載。國初時有大魚過海口。其高如山。蠕蠕而行。過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嘉慶甲子。山東登州府蓬萊縣濱海處。一日忽有大鳥從空飛過。兩翮垂天。晝爲

之嘆。城內外人觀者倍蓰。咸恐懼羅拜。逾時始不見。豈即莊子所謂鯤鵬耶。

嘉慶丙子十月。江蘇海州。撈獲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剜去。計長三十六丈。闊背脊至腹。高七丈有餘。居民咸臠食之。其肋甚厚。掰不可開。較諸南滙縣志所載。渺乎小矣。

嘉慶乙巳。南康謝蘊山啟昆爲浙江布政使。購吾市園居。得永平磚八塊。大喜。以爲稽思當時物。遂名其室曰八磚書舫。賦詩紀之。一時和者百餘人。或以爲

明永平廠所造，非晉磚也。方伯曰：區區瓦礫，何足深究。嘗見鑒古家每得一物，斷斷聚訟，甚至穿鑿附會，何不如方伯之見超也。

無錫唐孝女素，少有至性，慕北宮女之爲人，居惠山之麓，賣書畫以養父母，至老不字。士大夫重其人，往往函金購尺幅，視若奇珍。嘉慶初，邑紳請於有司，詳題待旌典。閱今尙健在，年近七十矣。

長洲張孝女壽姑，居滸墅關，有殊色，尤精女工。暮年

義母。其父爲之擇壻某。言狹邪遊。染惡瘡。潰爛無人理。舅姑不得已。央原媒退婚。女父本寠人。心竊喜。盍闗部丁胥豔女久。爭欲聘之。千金可立致也。女持不可。曰兒一人寧字爾姓耶。父曰。吾小家何所忌。女曰。家有大小。禮無大小也。兒願終身事父。十指足以供甘旨矣。父憫而從之。後父病。奉侍四十餘日。目盡腫。夜禱天。願以身代。刲臂肉以進。病良已。閱三年。父又病。奉侍饘鬻如昔。仍刲肉以進。愈踰月而發。女出衣飾。盡鬻之以治喪具。既葬歸。自沈於宅後井。家人誤時

六月盛暑殮之日面色如生異香噴溢閭里咸爲歎息。嘉慶甲戌得旌如制。

嘉慶甲戌春。潞河白洗馬鎔。督學安徽。幕士吳秋舫潮。訪知青陽徐孝子事。聞於使者。使者曰。表微勵俗余之責也。按試日。諭諸生。皆曰信。遂表其廬曰至性感人。并爲之傳。其略曰。孝子姓徐氏。名守仁。世業農。孝子四歲而孤。未嘗讀書。事母孝。晨昏視問悉如禮。爲人傭。得值則市酒肉歸奉母。母呼孝子共食。輒以

持齋謝。蓋不忍分其甘也。母年七十六而終。孝子哀慕若孺子。既葬。孝子露處墓側。號泣十餘日。蛇虺附體不顧也。鄉人憐而爲之廬。且飲食之。孝子乃聽奉其父木主以居。有吊問者。饋糈外悉不受。既免喪。或勸之歸。孝子曰。必俟母過八十壽而後歸。於是守墓凡四十有二月。歸時則鬢髮垂一尺許矣。使者聞而歎曰。吾人自束髮受書。少而習焉。長而服官。大抵委親之日少。而逮親之日多。及抱恨終天。又或牽於塵累。求如孝子之盡禮者終不可得。乃致文。母有富貴

子不如有貧賤子。可勝痛哉。

崑山徐孝子者。軼其名。大司寇乾學之元孫也。父某爲邑諸生。放誕不善治生。家貲蕩然。生徒亦散盡。孝子年十三。學未竟。即爲縣胥鈔寫。得值以養父母。父故嗜酒。每飯無二爵不能舉箸。孝子力不給。賃於肆。人之不能償。逋市儈之怒之也。日過肆中學柳敬亭。抵掌談三國隋唐演義。聲色俱肖。市人悅之。竟不問酒值。已而遂佯狂歌唱。藉此易酒肉。甘旨幸無闕。父殁。母病。孝子又苦目翳。不能作書。居然抱絃索彈唱

詞。以爲故業矣。昆邑於雍正十年分設新縣。曰新陽。另建城隍廟於城東之羅漢橋。即葉文敏家半繭園故址也。孝子每日歌於斯。聽者雲集。日將午輒告歸。强留之則泣下。衆異之。或尾之去。則以所得金錢市飲饍歸。母食已飽而後復來。率以爲常。或詢其家世。則僞爲戇狀。憨笑而已。蓋以操術既卑。不欲汚先人門閥也。其母死。孝子遂不見。或曰自沈於河矣。衆呼之曰徐癡。嗚呼。是眞癡也耶。是孝子也。盍書之以儆世之不癡而癡者。

嘉慶庚申
恩科。浙江解元崔懋馴。嘉興人。江南解元崔錫華。荆溪人。係近族分居。占籍兩省。同時領解首。次年辛酉正科。江南解元崔暄。即錫華一家。同族兩科三解元。古所未有。

山東諸城劉文芳尚書。祖母顏太夫人。前相國文正公之繼配。文清公之母也。嘉慶辛未。尚書督學江南。迎養太夫人於江陰使署。値太夫人九十誕辰。文清
公恭奉

恩命。前赴江南爲母介壽。

天章炳燿。

錫予便蕃。朝野榮之。公卿大夫各有掇辭聯句贈行。

記其一聯云。

帝祝期頤。婺朝祝期頤。合三代之門生。亦共祝期頤。

八座

恩榮昭海內。夫爲宰相。哲嗣爲宰相。備六官之女孫。

又將爲宰相。九旬福曜蔭江南。一時傳誦。洵古今所

罕有也。

嘉慶丁巳沂州崔西山映辰令山東蘭山時署中有老民池姓者。擔水夫也。相傳自康熙間受雇供役。其時年已四旬。生平無所嗜好。亦未有室家。所得傭值。輒分給其曹偶。人咸暱之。歷任縣令亦知其愿且勤。令督率諸夫。儼然頤指氣使。不徒恃力作矣。乾隆三十年。年逾九十。循例宜邀粟帛之

賜。令欲爲之請。池堅辭曰。小人薄福相。天特予之壽。一旦謬膺

恩錫。恐折將來壽算。盍少留之。以餘未盡之年乎。令奇矣。

題其言。事遂寢。蓋是西山為之詳請題咨。蒙賞六品頂帶。時年一百二十六歲。余在蘭山親見其人。體癯而神清。聲嘹嘹如嬰兒。隆冬常科首。汗氣蒸蒸上騰。庶幾其能葆真者。

四川松茂河水湍急。力如勁弩。不宜舟楫。乃施石柱於兩岸。繩亙其中。上繫木箭。其名曰橦。欲渡者以繩自縛於橦。兩手緣索而進。即至彼岸。復自解之。嘉慶甲子。蜀人張遠峯。言其曾祖某弱冠時過此河。縛兩竟輒解。身已離橦。暈眩欲墮。恍惚中似有人為之維

繫。又從而推挽之者。因得渡。後生八子二十孫。及見曾孫十一人。而叟壽八十有九。諺云。大難不死。必有大福。不其然乎。

嘉慶庚午四月。高郵州西門外。臨湖石隄傾圮。河師委員修築。有州署幕友夏友蓉者。督工役往來於隄上。日將暮矣。忽見湖中城市顯然。林木繁茂。斷岸一帶小橋亘之。橋旁有斥堠。列柵拒馬咸備。橋上有人持破傘。作迎風急走勢。而柳陰之下。一驢龁艸於其間。其時落日沉山。暮靄四起。適當湖中城門闠處。金

碧萬道。沿堤水紋如縠。與夕陽相激蕩。尤怪陸離。不可名狀。城中炊烟縷縷。人影幢幢。傑閣嵯峨。浮圖高聳。鐘聲如在耳也。晚風乍起。而所謂城市林木橋亭斥堠者。漸淡漸遠。然已數刻矣。嘗聞山東登州萊州有海市。四川青城縣有山市。今高郵更有湖市。亦奇觀也。

長洲蔣竹浦封翁。以厚德推重鄉里。督課子姪。期望甚殷。嘉慶戊午八月初八日。封翁長子雲甚名泰堦。赴秋闈。封翁詣關帝廟祈籤。得四句云。萬人叢裡選

英豪。便欲飛騰霄漢高。爭奈承流風未便。青燈黃卷且勤勞。是科雲巖中式第四名。首句之驗。己巳捷南宮入藏者。次句之驗。中間三薦春闈。一取謄錄。一挑教職。三四句之驗。雲巖座師爲萬和圃侍郎。名承風。姓名悉見于籤。尤奇。

嘉慶戊辰七月望日。蔣竹浦封翁詣關帝廟祈籤。首句羨君兄弟好名聲。末句巍巍科甲兩同登。是科鄉試。封翁仲子琴史名慶均與堂弟蓴汀名廷芝同榜。闈六年甲戌會試。琴史又與堂兄建堂名元封同捷。

甲戌
殿試前。封翁詣呂祖廟祈籤。有衣冠身惹御爐香之句。琴史果館選。又琴史公車至都。在正陽門關帝廟求籤。有彼此懷疑不相信之句。果以提塘報條錯悞家中遲報十日。又琴史祈籤。有豈棠快樂未渠央之句。時封翁母陳太恭人尚在堂。親見兩孫聯登館閣。一時稱為盛事。

封翁宅在郡城西花橋巷之東。巷西有張氏旗杆。年久潰爛倒地。嘉慶癸酉秋大雨。積潦盈尺。旗杆順流

浮搆蔣氏門首而止。明年琴史入翰林。益已爲之兆矣。

濆西藍禪善繪事。年一百四十四歲。猶能畫大幅人物。嘉慶初

恩賜六品頂帶。壬申年錢唐梁侍講同書。得其所贈壽星一幅。爲之題識勒石。時梁亦年至九十矣。國探人瑞。此之謂與。

吳縣城西北有桃花塢。方志稱爲宋樞密章粢別業。唐解元寅築居於此。有夢墨亭。有祠祀六如居士及

祝京兆允明文待詔徵明。天啓時楊端孝大洪改爲準提庵。

國初宋中丞犖重加修葺。增建才子亭。有數十年來行就隳廢。嘉慶六年。善化唐觀察仲冕知吳縣事。因拓庵東別室。移祀唐祝文三君像。顏其室曰桃花仙館。且訪得六如居士墓在胥門外橫塘王家村。封植而題識焉。并賦七律八首。一時和者如雲。不可勝記。記其原唱云。綺羅絲管總成塵。一種才華閱世新。縱酒地爲澆酒地。看花人是種花人。可憐謝客無遺宅。

何必道仙有後身。燕麥兎葵芟剔盡。緋桃依舊占芳春。第一風流肖愛名。佯狂獨得聖之清。奏書不逐嚴夫子。撾鼓與同禰正平。半偈悟禪空電逝。小樓讀畫向花明。饒他文酒求餘韻。三百年來識此生。吾宗衛後數尤奇。牢落悲深曠代知。司馬青衫同灑淚。尚書紅杏舊題詞。謂宋商邱中丞衛碑士近要離冢。拾翠人歸短簿祠。千古英豪齊下馬。況傳華省備官司。荒烟蔓草贖寒燈。仙館重開問寺僧。五十步分樵采路。三千界埽辟支乘。乞花好句留楹帖。近得居士真蹟一聯。刻之祠楹夢墨遺

編付剞劂。表墓式閭吾豈敢。名流好事屬韓陵。白玉攜成隔兩塵。水村山郭幾番新。未知若箇眠雲處。想見當年荷鍤人。蘭若舊藏題後碣。菰蘆雅稱夢中身。橫塘十里秋聲館。合與芳園一例春。荒邱寘瀫不書名。訪到山橋澗水清。指點青燐孤月出。侵尋黃壤亂雲平。一抔馬鬣新封大。三尺雞碑小記明。過客莫歌蒿里曲。早歸兜率悟無生。菱芡重重壟嚮徂奇。橫阡設祭墓誰知。唐風剩有毛萇傳。楚些曾無宋玉詞。崇禎甲申毛子晉嘗封表之。置墓田兩畝。親以碑今蕪然無存。惜商邱中丞未得議及。地以瘞桑沈

斷礎。人於伏臘走叢祠。秋來雁稅從新占。憑仗村翁祝媪司。文人肄業照元燈。墓前碑仍題明唐解元煙穗前生記老僧。花隝吟榭延客賞。石湖釣艇沛吾乘。城開更注千年漆。松茂長寒百尺藤。疑冢卻嗤銅雀伎。空教賣履望西陵。

新進士釋褐後謁國子師。大司成例得坐受。無少遜。且當新貴展拜時。戒不得動。若頭動。則於一甲第一名不利。左右手動。則於一甲二三名不利。俗說如此。然輒有奇驗。嘉慶辛未。天門蔣丹林祥墀爲祭酒。一

甲一名蔣修撰立鏞。即祭酒子也。父子行此大典。茲
不讓其遭際。有朝士贈詩云。回憶趨庭學禮時。
國恩家慶喜難支。阿翁不敢撚鬚笑。怪底郎君拜起
遲。詩近諧。亦佳話也。
蘇州府城東史家巷蔣氏。有二第。門首俱豎旗杆。一
爲肅德堂。乾隆癸巳夏。雷震旗杆木。明年甲午。肯雝
明府甚。順天中式。乙未聯捷會魁。一爲亦政堂。嘉慶
丁巳除夕。鄰家祀神。爆竹火爇旗杆上。光燭通衢。明
年戊午。雲甚主事泰階中鄉魁。己巳

恩科成進士。識者以爲雷震火炎。皆文光騰上之徵也。

蘇州府城閶門外。南濠之黃家巷。古名雁宕里。相傳郗少卿讀書燈。即其地也。明時尚係近城曠地。廛戶甚稀。至

國朝生齒日繁。人物殷富。爾閭日千。鱗次櫛比矣。巷內何姓。素稱積善。數十年來耆瑞屢徵。天之所以待之者亦厚也。乾隆壬午。何厚齋名麟之妻周氏。年八十八。以五世同堂。有司上其事於

朝。得
旌如制。乾隆壬寅。原齋之子何疊暉永鉅。年八十二。又以五世同堂得
旌典。至嘉慶丙寅。疊暉之子何勉耘瀍。年八十四。又以五世同堂請
旌。邀
恩賜八葉衍祥扁額。閭里榮之。祖孫相繼二次以五世同堂得
旌。世所罕有。

淮安太守趙公名璠。因公赴徐州。途次見推小車者。將客人行李拋擲路旁。怒形於色。不顧推送。客錯愕無所措。趙停車問之。車夫乃言曰。小人自徐州受雇。推送此客。行三日矣。尚不知其姓。今日偶問及。知伊姓秦。小人姓岳。安能爲仇家作僕御耶。趙大笑。因諭之曰。秦岳之仇。乃六百年前事爾。何憾於客耶。車夫乃悟。趙與之錢一二千文。命仍送客往。此與皮匠殺秦檜事相類。眞赤子之心也。

乾隆甲辰歲。潘樹庭世榮與其弟芝軒世恩同遊於

庠。有梅溪居士者。爲作棣萼聯芳圖以賀之。三十年來。芝軒官至尚書。樹庭以中書引疾歸里。嘉慶丁丑。樹庭兩子曾彥、曾錡亦同遊泮宮。居士又作紫薇雙照圖爲贈。系以詩云。棣萼才名本出羣。一枝先發上蒼雯。惟君獨享山林福。不作人間出岫雲。三十年前事偶同。秀才原是舊家風。春來第一開心事。又見雙雙入泮宮。可添入玉堂佳話。

元和俞冠三廉。於乾隆戊寅年入學時。有白鶴翔於庭。咸以爲瑞。至嘉慶丁丑。冠三年已八十。矍鑠異常。

又見白鶴來翔。擬於戊寅。秋應
恩科鄉試。是冬循例應得重遊泮宫。亦
熙朝人瑞也。

熙朝新語卷十六終